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1n1412

古林清茂禪師語錄

(小師) 元浩・清欲・應槐 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412-A 古林和尚語錄序
  - 古林和尚語錄目次
  - 初住平江府天平山白雲禪寺語錄
  - 平江府開元禪寺語錄
  - 再住開元禪寺語錄
  - 饒州永福禪寺語錄
  - 重拈雪竇舉古一百則
  - 法語
    - 示海首座省母
    - 示機侍者
    - 示性上人
    - 示本禪人
    - 示慧禪人
    - 示念禪人
    - 示與禪人
    - 示見侍者
    - 珍藏主自菴說
    - 重刊汾陽和尚語錄疏
    - 示梵藏主
    - 示巖維那
    - 楞嚴經授天錫郭山長
    - 示啟侍者
    - 示侍侍者
    - 示俊禪人
  - 小參普說
  - 真讚
    - 釋迦文佛出山相讚
    - 無量壽佛像讚
    - 維摩居士贊
    - 又
    -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讚
    - 唐宣宗皇帝畫像嘉禾資聖言可長老請讚

        - 六代祖師遺像雲南禪講主請贊
        - 龐居士贊
        - 百丈大智祖師贊
        - 趙州和尚贊
        - 臨濟祖師贊
        - 法昌遇禪師贊
        - 大惠禪師贊
        - 先育王和尚贊
        - 天目中峰和尚壽像贊
    - 自讚
        - 妙果南楚和尚寫師真同幀請贊
        - 營藏主請贊
        - 猷首座寫山行請贊
        - 西山崇報槐長老請贊
        - 茂首座請讚
        - 小師元浩首座請讚
        - 悟理都寺寫澤山和尚遺像與師同幀請贊
        - 澤藏主請贊
        - 思侍侍者請讚
        - 蕭藏主請讚
    - 頌古
    - 偈頌
        - 送供萬佛會化主
        - 送堯禪人之永嘉
        - 送淨慈侍者再參
        - 示檗禪人
        - 寄淨慈斷江首座
        - 寄淨慈笑隱書記
        - 送雲藏主歸舊隱
        - 示禪人
        - 送源禪人之江西
        - 送懋侍書之徑山
        - 送禪人
        - 題一擊軒
        - 送旨首座
        - 贈宣藏主
        - 送則侍者歸江西
        - 示億維那

- 送堅知客之永嘉
- 哲藏主請益圓悟問東山佛身無為不墮諸數示以偈
- 送仲侍者再參徑山
- 送靜侍者省師
- 贈芳藏主
- 送懷藏主省親游湘潭福建歸台溫
- 送天童瑞首座之仰山
- 示禪人
- 送禪之台鴈
- 自牧歌示謙禪人
- 送超侍者歸鄉
- 次韻送照禪人再參仰山虛谷和尚
- 示東禪道禪人
- 送宜首座西川省母
- 送嘉藏主歸永嘉
- 送圓通瑞藏主
- 送雲居祐藏主
- 演福仕座主號行可求偈
- 送坡禪人之南山
- 送湛禪人
- 送安侍者再參徑山
- 飯不足歌四首
- 示小師道綱
- 送性首座
- 送梵藏主之南華禮祖
- 悟首座扁所居之室曰真照求偈并序
- 送學侍者歸受業
- 送丹侍者省師
- 送全侍者省師
- 送因侍者歸澍
- 題船子和尚圖
- 贈則明陳居士
- 示觀侍者
- 贈祿首座
- 送宜首座之仰山
- 送篪首座回浙
- 送營藏主回浙
- 贈舟山此堂長老

- 示教禪人
- 示李居士并序
- 示與禪人
- 示小師永元維那
- 悼嶽林栴堂和尚并序
- 送溈山材藏主歸四明
- 禪人携澤山和尚閑人歌求和
- 贈興藏主
- 送禪人之南華禮祖
- 送禪人之永嘉禮師塔
- 次虎丘東州和尚韻贈陳居士建接待
- 寄斷江西堂
- 題一色軒
- 悼東州和尚二首
- 送禪人之徑山
- 送禪人游江西禮祖
- 楊提舉見訪
- 送禪人歸永嘉省親
- 送實禪人之徑山
- 送逢維那之東林
- 送道侍者再參徑山
- 寄商隱西堂
- 高麗送藏經至
- 懷諸路化主
- 觀僧坐化
- 承天虎巖和尚臥疾
- 擬汾陽十偈并序
- 辨邪正
- 恐瞞頇
- 巧辯不真
- 得用全
- 擬將來
- 辨作家
- 識機鋒
- 句內明真
- 顯宗用
- 贊師機
- 總頌

        - 悼承天庸叟和尚
        - 送小師元浩參方
        - 辭天平檀越
        - 覺鐵觜與趙州和尚同祖堂
        - 禮翠峰明覺顯禪師遺像
        - 寄密菴大師遺像與天平斷江和尚
        - 寄鳳山別流和尚
        - 贈達心陳星學
        - 白雲松下
        - 悼崇福良巖和尚
        - 析仰山晦機和尚送僧歸永福偈四首
        - 示禪人
    - No. 1412-B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12-A 古林和尚語錄序

前集賢待　制承事郎馮子振　述

希音徐疾，要假谷傳；觸影悟迷，須憑鏡了。鏡尋頭而谷接響，谷有口而鏡無心。聲不可以屐而追，影不可以迹而躡。若夫以意捉摸而邈然形似之覩，以境酌酢而冥然去住之非，驟呼而立應，西倡而東和，夫非谷之傳耶？愛不加貌之妍，憎不加貌之不妍，夫非鏡之了耶？

金陵保寧古林禪師，四坐道場，饒益一切。五方英衲頴笠，均膝行側足，而交屨四馳。出則有語，語則有錄。音之赴也如谷，影之徹也如鏡。竅啟籟發，萬壑齊撼。垢盡明復，纖埃弗棲。譬之雪山藥樹，根欲鼴而鼻觀春迴。天竺酥陀，鉢擬盛而頂門香溢。捷鋒掣電，晴漢霹靂。神鍤裂瀑，平逵淵潭。北白嵓上花開，焉用別峰之相見。大庾嶺南梅熟，咸觀彼岸之競登。竇古重拈後箭，頓驚嚙鏃。統宗再續前驂，少待速鞭。漚滄海而粟粒全潮，塊須彌而藕絲億劫。是以簪紳改腐爛之觀，裨錫服澡祓之膺。雪松自青，霜草亦碧。黃檗心要，裴休盍序其肺肝。丹霞願遙，老我欠鋤於鬚髮。姑述鳳臺之見在，尚覘鹿苑之緒聞。江吸龐衡陽，未害嘗親。馬祖石供元長老，鈍機失笑。蘇公粗引其端，作如是禮。旹泰定乙丑冬至日。

古林和尚語錄目次

卷第一
　馮子振序
　平江府天平山白雲禪寺語錄
　平江府開元禪寺語錄
　再住開元禪寺語錄
卷第二
　饒州永福寺語錄
卷第三
　承宣集序
　重拈雪竇舉古一百則
　自跋
卷第四
　法語

小參
普說
卷第五
真讚
自讚
偈頌
跋
卷第六
梵僊序
拾遺偈頌
卷第七
拾遺偈頌
行實
碑
友梅撰拾遺偈頌上梓募緣疏

No. 1412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一

初住平江府天平山白雲禪寺語錄

平江路永壽禪寺住持小師　元浩　編

師於大德二年二月初三日就承天能仁禪寺前堂首座寮受請入寺，指山門云：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據室，云：一槌便就，塞壑填溝；不假一槌，撐天拄地。無鼻孔底，不要聞香；有咽喉底，教他出氣。离婁行處浪滔天，大洋海底無滴水。喝一喝。
指法座云：此座若謂高廣不過七尺八尺，自是諸人用力太過，不能陞得，于它須彌燈王甚麼事？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陛下，恭願堯仁廣被，湯德彌新，齊壽筭于芥子之城，樹丕圖於拂石之劫。次拈香云：諸佛出世，以心傳心；祖師西來，將法付法。心法無二，通貫十方。後來叢林凋弊，佛法澆漓，諸方長老出世，各各以香為信，香何信之有？當知信不在香而在法也。天平今日此香爇向爐中，奉為先住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楊岐第十世橫川大和尚但陳供養，夫復何言？
遂就座。上首白槌罷，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云：更與十劫始得。進云：有意氣時添

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切忌從它覓，迢迢與我疎。進云：只如昔日世尊出世，釋梵引隨，和尚今日開堂，畢竟有何祥瑞？師云：須彌山在你脚下。進云：與麼則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師云：且喜天下大平。　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云：蛇無頭不行。進云：三聖云：與麼為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主丈，便歸方丈，又作麼生？師云：七棒對十三。進云：和尚未離雙峨，早聞有此機要。師云：到者裏因甚却無？進云：退己讓人，萬中無一。師云：明日來與你棒喫。僧禮拜，　師乃云：問話且住，須知未入門來，皇恩、佛恩一時報畢。擊拂子，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天之南、地之北，日月星辰、墻壁瓦礫，離四句、絕百非，是時人知有，始從鹿野苑，終至跋踶河，畢竟明甚麼邊事？所謂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一句當陽，十方坐斷。正恁麼時如何？千峰朝華嶽，萬派肅滄浪。

復舉達磨大師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卓主丈云：雲行雨施，三草二木。

上堂：萬法本閑，惟人自鬧。放過臨濟德山，打殺雲門雪嶠。盡大地是金剛眼睛即不問，拈却糞箕荅帚，寒山子為甚麼拍手大咲？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上堂，舉雪竇和尚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師云：好大眾，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誠不虛也。有底道，雪竇和麩粜麪，貴在一時。殊不知，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流泉兮涓涓，白石兮鑿鑿。雲片片兮朝出而暮歸，日暉暉兮東上而西落。擊拂子一下。

佛誕上堂，驀拈主丈云：從生至死只是者箇，釋迦老子是甚麼乾屎橛？下座。

上堂，僧問：一不成，二不是，三級浪高魚化龍，痴人猶戽夜塘水。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進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師云：緊峭草鞋。僧禮拜，　師乃云：古者道：若論此事，直須揮劍；若不揮劒，漁父棲巢。是故，從上若佛、若祖，拈一機、示一境，莫不洞微淵奧，所謂抽釘拔楔、解粘去縛，知之者直是恩大難酬，不知者何異鏤氷琢雪？山僧者裏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師子峯，定在太湖裏，是汝諸人脚跟下七穿八穴，甚處得來？喝一喝。

上堂。烹却露地牛，日輪正卓午，無為實性門，開却通天路。通天路既開，普請諸人從者裏入。所以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枯竭。咄！咄！咄！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上堂，舉鹽官問僧：甚處來？僧云：道場。官云：者裏是甚麼所在？僧云：賊不打貧兒家。汾陽代云：但和聲便打。師云：賊不打貧兒家，因甚却打者裏？著得隻眼，方知古人箭不虛發。
上堂。聞鍾聲，披起七條；見日出，曬眼皮草。日用事尋常，何須別尋討？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脩不知。拈起主丈，云：主丈子三昧，諸人不知。卓主丈，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上堂，舉金牛和尚凡自做飯供養眾僧，每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云：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咲。雪竇拈云：雖然如是，金牛不是好心。師云：雪竇錯下名言，當時金牛豈不是義出豐年？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鬱鬱黃花，不可不喚作般若；青青翠竹，不可不喚作法身。所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是汝諸人信也好？不信也好？三十年後遇著本色道流，莫道白雲門風峭峻，卒摸索不著。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道：拈起也，天迴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云：草裏無三日藏。進云：只見白雲飛散盡，不知明月落誰家？師云：[祝/土]著你鼻孔。　又，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早朝有粥，齋時有飯。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喫則從它喫，不喫任東西。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灯籠吞却露柱。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厨庫恰對僧堂。僧禮拜，　師乃云：雞啼白晝，海水騰波；犬吠黃昏，須彌岌嶪。拽取占 波國共新羅額額即不問，山禽聚集、牛動尾巴、釋迦老子三百法會之中，那一會中曾說此法？到者裏，若非智眼洞明，便見失之千里。雖然，山僧與麼道，也是抑而為之。
上堂，舉：盤山和尚云：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劒刃非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師云：東頭賣貴，西頭賣賤。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賓頭盧尊者亦預其數。下座。
上堂。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東頭來，東頭打；西頭來，西頭打；四方八面來，連架打。且道古人還有為人處也無？瞎漢莫妄想。我昔聞是法，未嘗妄宣說。德山斫牌於鬧市，誰家竈裏無烟？赤土畫簸箕，事因叮囑。起，下座。
上堂，舉：雲門云：法身喫飯。幻化空身即法身，乾坤大地何處有也？物物不可得，以空噇空。若約檢點將來，將謂合有與麼說話。師云：是即是，要且無佛法道理。幻化空身即法身，乾坤大地豈不是法身？物物不可得，以空噇空，空亦不可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
上堂。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竪起拂子，云：人人盡有，者箇因甚麼用不著？是以，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無非要

人向生佛未具已前識取是箇非箇，麻三斤、乾屎橛，杖林山下竹筋鞭，開口不在舌頭上。喝一喝，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覃舉心，塵勞先起。若向者裏識得，釋迦老子乘本願力示現閻浮提，拔四生梯航，九有人人契證本地風光，作箇人天眼目。良久，又喝一喝，云：放兩拋三，坐一走七，渾家送上渡頭船，九九依然八十一。下座。

上堂。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卓主丈，云：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下座。

上堂，舉：船子和尚云：千尺絲輪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師云：好大眾！如今商量，盡道古人勞而無功，殊不知烟波萬頃意在鯤鯨，片甲纖鱗徒勞上釣。白雲與麼告報，是汝諸人還知落處麼？舉古舉今，阿誰不會？動絃別曲，罕遇知音。擊拂子，下座。

上堂。祖師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當生即不生。三十三天、二十八宿、五千四十八卷教理行果，還有者箇道理也無？灯籠起舞，露柱掀眉。兩箇金剛神發咲，一雙紅杏換消梨。

上堂。大智洞明，如珠在盤，不撥自轉，通人分上一點也用不著。所以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古人與麼道，雖則托上梵天，點檢將來，大似以鰕為目。驀拈主丈，云：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是箇甚麼？喝一喝，云：須彌山上[跳-兆+孛]跳，拍手呵呵大咲，人人鼻孔遼天，只為目前不了。卓主丈一下。

上堂：好大眾，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老妙喜向者裏[祝/土]著磕著，豈為分外？白雲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短者自短，長者自長，本無迷悟，豈涉思量？無限扁舟何處去？夜深元不在瀟湘。

為覃到生侍者秉炬云：生如著衫，死如脫袴，侍者參得禪，何曾有分付？在途路不離家舍，在家舍不離途路，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

上堂，僧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時如何？師云：除却面前壏[土*(天/韭)]著。進云：恁麼則西天此土任性優游去也。師云：還我草鞋錢來。僧禮拜，　師乃云：三日前，五日後，若不揮劒，漁父棲巢。與麼說話，大似擔水河頭賣，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大慧和尚云：千年常住一朝僧。卓主丈云：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一切法即是佛法，燈籠自灯籠，露柱自露柱；一切法不是佛法，蝦蟇吞却大象，蚯蚓咬殺麒麟，辨龍蛇，擒虎兕。穿却天下衲

僧鼻孔即不問，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一句作麼生道？以主丈畫一畫，云：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
上堂：金風扇野，玉露垂珠。葉墮林間，蛩吟砌畔。解脫門宏開八字，真實義綿亘十方。諸人眼見耳聞，一一超今邁古。向上一路，別有諝訛。槌折你腰，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禿却你舌。壁立萬仞沒商量，打刀須是邠州鐵。
謝道舊，上堂。敲空作響，罕遇知音；擊木無聲，難為作者。興化見同參，打下法堂；高亭訪德山，見剎竿便去。是皆金砂不辨，玉石俱焚，邪正不分，過由鞭影。是汝諸人還知白雲落處麼？拍禪床，下座。
上堂。迦葉糞掃衣，價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寶，不直半文錢。大眾！古人與麼道，可謂恩大難酬。下座。
中秋，上堂。今朝八月十五，正是中秋時節，天上月圓，人間月缺。吞却三箇四箇，眼裏無筋；吐却七箇八箇，口裏無舌。如今諸方商量，總道靈山話月，曹溪指月，馬祖、百丈、南泉翫月，殊不知正是第二月。忽有箇漢出來道：如何是第一月？只向它道：誠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上堂，舉：洞山和尚云：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諸禪德！作麼生是活句？到者裏實難得人。又有道：參禪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堪與人天為師；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臨濟大師云：我者裏是活祖師意。所以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若不參活句，焉能如此？古人與麼，如今即不然，死句即是活句，活句即是死句。其活也，羅籠不肯住，呼喚不迴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其死也，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自己，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喝一喝，云：明眼衲僧會不得。
上堂：竪四橫三，拈一放七。掣電奔雷，崩崖裂石。稽首金剛神，盡力道不出。因甚如此？識法者懼。
達磨祖師忌，拈香云：來不本分來，去不本分去，兩手揑空拳，開口落第二。咄！咄！咄！力圍希熊耳，峰頭花開鐵樹。
上堂：如來禪、祖師禪，會則紅塵堆裏七出八沒，不會則黑山鬼窟下且待驢年。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釋迦老子因甚麼打失鼻孔？達磨大師從西竺國來，為傳上乘心印，諸人還識上乘人麼？擲下主丈，云：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
冬至，上堂。僧問：不逐陰陽消長，不隨四序推遷，是甚麼人？師云：老僧在你脚下。進云：與麼則學人罪過。師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僧禮拜，　師乃云：群陰剝盡，罷三玄戈甲於百草頭邊；一氣

潛回，列五位君臣於千聖那畔。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一舉四十九。
上堂。開口即錯，擬心即差。瑯琊覺和尚云：蘇武不受單于拜。大眾會麼？瑯琊與麼道，也是口是心非。下座。
上堂，舉：五祖和尚云：世有一物，不屬凡，不屬聖，不屬邪，不屬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師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
上堂。古者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白雲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各自修行。若教汝念佛是謗佛，若教汝念法是謗法，若教汝念僧是謗僧。謗佛、謗法、謗僧，合入無間地獄。雖然白雲與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
上堂，舉：雲門云：有解問話者，置將一問來。僧出禮拜，云：請師鑑。門云：拋鉤釣鯤鯨，釣得箇蝦蟇。師云：雲門雖則見兔放鷹，撿點將來，失利不少。山僧即不然，有解問話者，置將一問來，若有僧出，即向它道：三生六十劫。
上堂。好日多同，一彩兩賽，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趙州狗子無佛性話拈却了也，喫粥了洗鉢盂去。諸人作麼生會？若也不會，孤負趙州。
歲旦，上堂。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拈起主丈，云：者箇是主丈子，作麼生是無為法？良久，云：鏡清道有，明教道無，空中石臼，水上葫蘆。
上堂：雲門道：我有一句語，不敢望汝會。作麼生舉？白雲道：我有一句語，不敢望汝舉。作麼生會？坐一走七，拈向一邊。竪四橫三，置之一處。東去西去，似井覷驢。南山北山，如牛拽磨。喝一喝。
上堂。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文殊師甚麼佛？師云：一槌兩當。進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放你三十棒。　乃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除却左眼八兩，拈却右眼半斤。無擡巨靈之手，難以擘太華之蒼翠；有竭滄溟之力，方可扶驪龍頷下之珍。良久，云：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
佛誕，上堂。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山河大地作大獅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拈主丈，云：看！看！又入鹿野苑中去也。
上堂，舉：雲門云：古佛與露柱交參是第幾機？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五祖和尚拈云：大小雲門元來小膽。四面即不然，古佛與露柱交參是第四機。師云：將長補短，不無雲門；買帽相頭，還它五祖。白雲即不然，古佛與露柱交參是第幾機？一二三四五。又云：一二三四五，打動震天鼓。達磨老臊胡，剛然不是祖。喝一喝，下座。

先育王法衣至，上堂。正法眼，破砂盆，一言該萬象，一句定乾坤，行佛祖不傳之令，廓人天未證之門。黃檗棒頭豈足以發明臨濟大事？巴陵三句焉能報雲門莫大之恩？豈不見僧問大梅和尚：見馬大師得个甚麼便住此山？大梅云：我見它向我道：即心即佛。便向者裏住。僧云：近日大師佛法又別了也。梅云：道甚麼？僧云：非心非佛。梅云：者老漢惑亂人家男女未有了日在。它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老大梅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非深辨來風，未免遭它惑亂。白雲者裏幸是先育王過去了也，直是羚羊挂角，蹤跡全無。是汝諸人三十年後且莫惑亂人好。

上堂。不與一法作對，便是無諍三昧。萬象不能覆藏，何妨獨步大方。據虎頭，收虎尾，沒回互，絕承當。良久，云：果然今夜月，無處不清光。

解夏，上堂。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屈指數將來，恰恰九十日。驀拈主丈，云：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如是之法本自現成，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七縱八橫，無往不可。好大眾！結也如是、解也如是，如是之法善自護持，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卓主丈一下。

朝廷看藏經滿散，上堂：以字不成，八字不是。一大藏教，盡在目前。未離兜率，已降王宮。諸佛法身，常時顯現。便乃以虛空無邊之體為正體，以金剛不壞之山為壽山。巍巍乎彰舜德於九疇，蕩蕩乎播皇風於八極。林下無為之士，均承雨露之恩；老幼孤弱之民，悉稟隆平之治。典章大備，文物一新。堯日與佛日並明，金輪與法輪常轉。卓主丈，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　復舉：僧問睦州：一氣轉一大藏教時如何？州云：有甚饁羅饅子？快下將來。師云：者僧有奔流度刃之機。睦州雖則窮急計生，要且無佛法道理。白雲：者裏二十日為頭看念藏經，二十六日滿散。一百七十衲僧，人人具足；五千四十八卷，字字周圓。翻性海之波瀾，揭義天之日月。且道與睦州是同是別？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

上堂。心眼既相同，一見即便見，舉古復舉今，由來少方便。獨掌不浪鳴，單絲不成線，拈起一毛頭，獅子全身現。下座。

施主請上堂，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今日檀信臨筵，請師提唱。師云：春無三日晴。進云：可謂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火裏蜘蟟三隻眼。進云：此事且止，只如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墻外底。意旨如何？師云：仰面見天，低頭見地。進云：僧云：我不問者箇道。州云：你問甚麼道？僧云：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又作麼生？師云：海裏使風山上船。進云：只如

學人今日問和尚：如何是道？未審將何祇對？師云：直下覷。進云：昔日趙州，今日和尚。師云：且莫詐明頭。僧禮拜，　師乃云：佛佛授手，無邊剎境，自它不隔於豪端；祖祖相傳，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直饒坐斷報化佛頭，未免墮在聲色堆裏，更向威音那畔獨振玄風，空劫已前單明自己，大似隔[革*(華-(十*亻　*十)+(人*亻　*人))]用拳頭抓痒，有甚快活處？所以道：羣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百姓日用而不知，諸佛常知而獨用。以獨用無私之旨，常居乎有象之先；以日用不知之心，迥出乎真諦之表。無前無後，無古無今，彼我混同，聖凡不異。正與麼時如何？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擊拂子，下座。

上堂，僧問：孟夏漸熱，仲夏酷熱，學人上來，願聞法要。師云：孟夏漸熱，仲夏酷熱。僧禮拜，　師乃云：孟夏漸熱，仲夏酷熱，巖房夜冷如氷，雨做黃梅時節。雪峰項上百二十斤鐵枷，何不脫却秤尾無星？南泉自小養一頭水牯牛，道：我純熟了也，針頭覓鐵。下座。

結夏，上堂。時臨首夏，三月安居，西天此土，慶無不宜。拈主丈，云：釋迦老子只今在白雲主丈頭上放大光明，演說摩訶大般若，其間若有一字一句不與諸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我誓不成正覺。然雖如是，也祇道得一半。如何是那一半？卓主丈，云：天闊地闊。

謝供萬佛。化主，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桑樹上著箭，柳樹上出汁，鮎魚上竹竿，俊鶻趁不及。竪起拂子，云：看！看！有世界以香飯為佛事，有世界以音聲為佛事，有世界以一切處為佛事。以香飯為佛事，則諸人決定不得食；以音聲為佛事，則諸人決定不得聞；以一切處為佛事，帶累白雲，眉鬚墮落。畢竟如何？秤不如尺。

供萬佛，施主請陞座。佛不遠人，即心而證，甚處得者消息？法無所著，仗境方生，切忌坐在者裏。伶俐漢纔聞舉著，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塵塵爾、念念爾，全體與麼來、全體如是住。豈不見昔日波斯匿王問佛云：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云：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釋迦老子於微塵數劫成就此無上法王陀羅尼門，被波斯匿王一擊百雜碎，至今二千餘年，直是收拾不上。今日悲濟場開、檀信會集，雖無如是問答，其勝義諦廓爾現前，事無不周、理無不備，所謂無量殊勝併集、解脫知見普薰。雖然如是，明眼人前放過即不可，如是即易、不如是即難，如是即

難、不如是即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盡大地是王。老師檀越即不瞞汝諸人，龐居士未見馬祖時，鼻孔索頭落在甚處？良久，擊拂子，云：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供萬佛會，上堂。出中近時以來，荷諸兄弟營建供萬佛道場，無非顯揚佛事、利益有情，盡十方虛空、徧法界三世一切諸佛悉皆應供而去，唯有釋迦老子作是念言：不易，不易。寧可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寧可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大眾，既是釋迦老子，因甚作者般見解？者箇說話如鬧市裏踢毬相似，須是眼親手辨、未舉先知，迅速如風、捷疾如電，若擬議思量即沒交涉也。古人云：聲前一路，從汝洞明；句後不來，猶虧一半。纖塵不透，如隔鐵圍。奇特相逢，將何詰對？拍禪床，云：閃電爍開千聖眼，好山多在最高層。

上堂。今朝五月十五，打起南泉破鼓，人人眼見耳聞，露柱灯籠起舞。只如南泉道：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汝諸人作麼生商量？如今人聞得，往往道：為甚麼不打者般漢？喚作劫粥飯禿兵，有甚用處？白雲若也放過，不免諸方檢責，以主丈一時打散。

解夏，上堂。昨日也與麼，今日也與麼，一夏九十日，是甚麼熱大？敗壁虫始鳴，秋林葉方墮，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烟火。擊拂子，下座。

上堂。拈主丈，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粒大，古人到者裏著甚死急？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火向西流，水朝東去。卓主丈，云：萬般施設不如常，如常恰似秋風至。下座。

天壽節，上堂。一言用祝無疆壽，大地山河為舉揚。昨夜祝融峯頂望，老松枝上又添長。

上堂，舉中邑因仰山謝戒，邑於禪床上以手拍口云：和和，山從西過東。邑又拍口云：和和，山從東過西。却於中間而立，然後謝戒。邑云：甚處得此三昧？山云：曹溪脫印子舉來。邑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甚麼人？山云：接一宿覺。山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邑云：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師云：中邑拍口和和，且不是馬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山從西過東、從東過西，且不是曹溪處得此三昧。既然不是，且道從什麼處得此三昧？古人決定言不虛發，諸人也須自悟始得。

開爐，上堂。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日不待火而熱，月不待風而凉。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火爐闊一丈。佛大泥多，舡高水漲。下座。

上堂，僧問：七十三、八十四時如何？師云：釋迦老子入你鼻孔裏去也。僧禮拜，　師乃云：七十三、八十四即不問，釋迦老子無端入你鼻孔裏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海水不生氷。下座。

上堂，舉：興化在三聖處常謂人曰：我在南方行脚一遭，主丈頭不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你在者裏作甚麼？聖聞得，乃問化云：你具甚麼眼？化便喝，聖云：須是你始得。化便休去。大覺聞云：作歷生得業風吹入大覺門來。化後到大覺充院主，覺一日喚云：院主！我聞你道在南方行脚一遭，主丈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具甚麼眼？化便喝，覺拈棒，化擬議，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次日，化從法堂前過，覺喚云：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兩喝，你試說看。化云：某甲在三聖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云：者瞎漢來者裏納敗闕。卸下衲衣，痛打一頓。化於棒下徹見臨濟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云：興化氣宇如王，因甚麼向大覺棒頭方見臨濟在黃檗喫棒底道理？山僧主丈子走遍四天下，撥著一箇便是會佛法底，它時後日免得遞相鈍置。

歲旦，上堂。僧問：年新、月新、日新，萬事無不重新，正與麼時，請師祝聖。師云：天左旋，地右轉。進云：看取目前新號令，大家齊賀萬年歡。師云：誰是知音？進云：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明教道無，意旨如何？師云：築著鼻孔。進云：只如鏡清道有又作麼生？師云：爛却舌頭。進云：一人道有，一人道無，為復是同音共調，別有商量？師云：總不恁麼。進云：如是則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師云：多少人坐在者裏？進云：明眼宗師天然有在。師云：也不消得。僧禮拜，　師乃云：今日新年頭，昨日舊年尾，一年復一年，只麼隨它去。但得身心安樂，佛法無有不是，然出家人無有不安樂者，每日起居飲食、折旋俯仰，豈不是安樂田地？鴉鳴雀噪可契真源，風動塵飛皆明佛事。以主丈敲香臺，云：三世諸佛總在者裏，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

寶藏主、曇藏主至，上堂：枯木逢春，便見花開五葉；寒灰發焰，自然至於燎原。觀勝負，豈假運籌？跂大方，不勞駿足。眷茲泉石，叢社蕭條，若非達士相逢，爭見金聲玉振？雲門放洞山三頓棒，臨濟正法眼向瞎驢邊滅，德山背法堂著草鞋便行，茱萸訪趙州靠主丈即去。至於從上，若佛若祖，撩鉤搭索，莫不自謂龍驤虎驟，逞盡威獰，敵勝全鋒，要且未見毫髮事在。正與麼時如何？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翱翔。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摘楊花，衲僧鼻孔大頭向下。驀拈主丈云：阿剌剌，阿剌剌，春無三日晴，陌上行人少。

上堂。千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風和日暖、柳綠花紅，是什麼人境界？拈主丈，云：是汝諸人穿紅塵、入聚落，肩橫日月、背負須彌，三十年後不得孤負人好。卓主丈，下座。

結夏，上堂。本無修證，有甚長期？應時納祐，三月安居。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鶴脛自長，鳧脛自短。卓主丈，喝一喝。
滿散藏經。上堂。教中道：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言教，皆名為文。離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說，是名為義。又云：若諸經中文句廣博，能令眾生心意踊躍，名不了義。若能宣說文句及心皆同灰燼，是名了義。大眾！既令眾生心意踊躍，必能離諸妄緣。妄緣既離，即如如佛。因甚麼名不了義？文句及心即同灰燼，畢竟了箇甚麼？白雲山中一七日內披閱大藏經文，總五千四十八卷，一句一字不作句想、不作字想、不作文想、不作說想、不作佛想、不作非佛想、不作了義不了義想。上來講贊無限良因，端為祝延聖壽萬安者。

平江府開元禪寺語錄

參學　清欲　編

入寺，指山門云：入門見額，上馬見路。大用現前，丹霄獨步。
拈宣政院疏，云：西天付囑，東土流通，懷藏日月，氣吐長虹。言詮不及處，萬里清風。
指法座云：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眾生，中不見有自己，方可陞于此座。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革*(華-(十*丬　*十)+(人*丬　*人))]。遂陞座。祝聖畢，萬壽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
師乃云：第一義諦作麼生觀？古者道：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既不可覩，又不可分，則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皆是影子邊事，於第一義諦了無交涉。倘能直下承當，新長老今日開堂，一期事畢；其或未然，有疑請問。時有僧問：三通鼓罷，大眾咸臻，學人上來，請師祝聖。師云：雲靜日月正，雪晴天地春。進云：與麼則四海盡歸皇化裏，萬靈何處不沾恩？師云：也少上座一分不得。進云：只如古人道：撲落非它物，縱橫不是塵，山河併大地，全露法王身。意旨如何？師云：透頂透底。進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師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僧禮拜，師云：元來只在者裏。　乃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談一字。大眾！釋迦老子與麼道，是說耶？不說耶？說與不說且置，只如它與麼道，還當得宗門中向上事也無？驀拈主丈，云：舉

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天高地厚，水闊山遙，一句全提，風恬浪靜。卓主丈，云：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好箇無事衲僧。應菴和尚道：明暗雙忘，何異流俗阿師？是汝諸人若識得流俗阿師，便是箇無事衲僧；若是箇無事衲僧，便識得流俗阿師。是以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無箇是、个非个，天左旋、地右轉，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天下老和尚口挂壁上。下座。
上堂。舉：僧問南院：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與麼道？院云：是。僧便掀倒禪床。院云：你看者瞎漢亂做。僧擬議，院便打。師云：南院大似平地喫交，者僧雖得便宜，也是乞兒見小利。應菴和尚云：若非者僧敢捋虎鬚，爭見南院汗馬功高？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謝冬齋，秉拂，上堂。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所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楊岐金剛圈、栗棘蓬不可不平等，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不可不平等，金將石試，玉將火試。卓主丈，云：曾聞一飽忘百飢，今日山僧身便是。下座。
上堂，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云：駟不及舌。進云：學人不會。師云：頭長三尺。進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胡孫繫露柱。僧禮拜，　師乃云：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眾！依而行之，有箇分付處。還會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佛成道，上堂。一月在天，影含眾水；一翳在眼，空花亂墜。釋迦老子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所以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拍禪牀，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上堂。今朝臘月十五，正好爭先快覩。夜來雪暗長空，早起日輪卓午。添多減少，有放有收。換斗移星，超今邁古。只將此箇當宗乘，誰道黃金如糞土。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臘月二十，正好移寬就急，莫教歲盡年窮，事事商量不及。衲僧家要行但行、要坐但坐，有甚麼商量？卓主丈，云：鰕跳不出斗。
請維那上堂：一槌便就，闡揚古佛家風；不假一槌，顯示衲僧巴鼻。興化打克賓，臨濟辭黃檗，較之今日雖相去四五百年，而全機出沒，妙用縱橫，寸刃不施，橫屍萬里，直是不隔一絲毫許。畢竟如何？李廣不封侯。
上堂：凡夫寔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上堂。空手把鋤頭，三更過汴州，步行騎水牛，深深海底遊。人從橋上過，牽牛去拽魔，橋流水不流，樹上挂燈毬。下座。
上堂。山僧未陞此座已前，迦葉佛已與諸人舉話了也。且道說甚麼法？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若作一二會，永劫受沈淪。驀拈主丈云：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再住開元禪寺語錄

參學　清欲　編

皇慶元年六月十二日，欽奉聖旨入寺，開堂祝聖罷，就座。僧問：天垂寶盖，地涌金蓮。三世諸佛，轉大法輪。大地眾生，咸成正覺。靈山一會，今日儼然。學人上來，願聞祝贊。師云：皇基磅礴三千界，聖德延鴻億萬年。進云：一人端拱無為化，五葉花開遍界香。師云：盡力道不出。　僧問：記得同光帝問興化：朕收中原，獲得一寶，至今無人酬價。意旨如何？師云：日照天臨。進云：興化云：借陛下寶看。又作麼生？師云：丹山生鸑鷟，金殿奏簫韶。進云：帝以兩手托起幞頭脚，為復當陽顯露？為復盖覆將來？師云：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切忌亂針錐。進云：只如興化道：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又作麼生？師云：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僧禮拜，　師乃云：聖人立極，光破萬邦。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是以先聖後聖，同聖德以照臨；古佛今佛，總一心而明妙。重光末運，再轉法輪。闡揚舊日家風，不墮今時途轍。直得雲行雨施，水到渠成。非惟泉石增輝，抑亦人天欣悅。一句該通，五千餘卷。萬機頓赴，八面玲瓏。清風匝地，杲日當空。一道虛凝，迥然光彩。正與麼時如何？域中日月縱橫挂，方外乾坤任卷舒。　復舉黃龍和尚城中歸偈云：去日一溪流水送，歸來滿谷白雲迎。一身去住非去住，二物無情似有情。師云：大眾還會麼？但行平等事，何用問前程？珍重。
上堂，舉：五祖和尚云：末後最殷勤，儂家隨處新，大千沙界裏，不免箇中人。且道：那箇是箇中人？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師云：五祖老人雖則和泥合水，就中緇素極是分明。山僧則不然，相見即殷勤，無故亦無新，千年桃核破，渾是舊時人。與麼說話，且道：是同？是別？下座。
上堂。心心不相知，法法不相到；一句定乾坤，千差俱坐斷。豈不見龐居士云：本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體本是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

如只者是，何慮菩提道不成？雖然如是，檢點將來猶欠悟在。山僧亦有一偈：於一切處常用心，目前萬象盡平沈；當門獅子正哮吼，達磨面皮三寸厚。手擒隻履西天去，軒知無著渾身處；葱嶺那畔逢宋雲，唵摩尼達哩吽鉢吒。

請頭首上堂，僧問：人天眼目即不問，大藏、小藏從什麼處得來？師云：無根主丈有底草鞋。僧禮拜，　師乃云：開人天眼目，展衲僧巴鼻，演出一大藏，闡無邊妙義。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黃河三千年，一度清人間，五百年彼天為一晝夜。且道彌勒為五百億天子說甚麼法，便證無生法忍？不見道：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上堂，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云：鰕跳不出斗。進云：與麼則勞而無功也。師云：截耳臥街。進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不勞懸石鏡，天曉自分明。僧禮拜，　師乃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坐斷千差，丁一卓二。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劒刃非虧，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卓主丈，下座。

上堂，僧問：記得僧問香嚴：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携。意旨如何？師云：海闊魚龍少，山深異類多。進云：疎山為甚麼不肯香嚴？師云：錦衣公子醉，林下道人悲。進云：只如疎山道：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携亦從人得。又作麼生？師云：頭長三尺。進云：香嚴云：師叔莫道得麼？疎山云：道得。香嚴理前問，山云：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又作麼生？師云：脚下泥深。進云：香嚴云：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阿誰？疎山云：肯則肯它諸聖，諾則諾自己靈。為什麼不契香嚴？師云：牛頭南，馬頭北。進云：香嚴云：饒汝恁麼，也須倒屙三十年。為復言中有響？為復法爾如然？師云：舌上茅生。進云：疎山後果招嘔病至二十七年。乃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屙，今得二十七年，尚有三年，乃以手抉口中食，用符其記。又作麼生？師云：劒斬甑人頭，波斯腰不屈。進云：只如今日忽有人問和尚：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未審和尚將何祗對？師云：主丈不在。進云：不向句中求的旨，從今識得截流機。師云：也須倒屙始得。僧禮拜，　師乃云：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祖師道：若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祝/土]著磕著。開元有條活路，與汝諸人共行。拍禪牀，云：西風一陳來，落葉兩三片。

解夏，上堂。今朝七月十五，以主丈畫一畫，云：畫斷葛藤路布，從教天下橫行，免致拋沙撒土。因甚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上堂。於一豪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金剛神合掌，踏碎破砂盆。下座。

請後堂首座上堂，拈主丈云：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擘開臨濟三玄，突出衲僧巴鼻。摩訶演法，離四句，絕百非。卓主丈云：動容揚古路，不墮峭然機。

上堂，舉：僧問地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藏云：看取下註脚。師云：好大眾！古人如風吹水，自然成文。若是今時，只向正文裏看，有甚交涉？只如山僧與麼告報又作麼生？良久，云：好本天下同。

為寧知客秉炬？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眾生眼。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左邊是馬面阿旁，右邊是牛頭獄卒。火焰在中間，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若也會得，主賓互換，凡聖交參，生死去來，如遊園觀。若也不會，破屋無人住，從教野火燒。

上堂：今朝九月十五，多少禪和莽鹵，只知自古自今，豈解成佛作祖？山僧忍俊不禁，指出西天此土，盡乾坤大地撮來安你諸人眼睫上即不問，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又作麼生？清貧常樂，濁富多憂。

上堂：說佛說祖，有甚麼事？說長說短，便有諸訛。雖然如是，風不來，樹不動。久立，珍重！

冬至，上堂。僧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至節斯臨，願聞法要。師云：入水見長人。進云：少年翫盡天邊月，潦倒來看眼界花。師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進云：佛祖未生前，難分清濁句。師云：重關易度，鳥道難行。進云：與麼則把斷要津，不通水泄去也。師云：深山藏猛虎，淺草露群蛇。僧禮拜，　師乃云：一即三，三即一，石筍暗抽條，葭灰回暖律，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卓主丈，云：歸依佛、法、僧。

上堂，舉：雲門云：古來老宿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隨語識人。若是出草之談即不恁麼，若恁麼便有重話會語。師云：浮佛即不然，有一句到你，眉鬚墮落；無一句到你，[祝/土]著磕著。兔馬有角，牛羊無角，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

上堂。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超今古。不如唱起太平歌，萬象森羅齊起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覩。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大眾將謂是太平歌，元來是參同契。

歲旦，上堂。舉：五祖和尚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去年乞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晷運推移，日南長至，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孟春猶寒，共惟首座、大眾起居萬福。蘇武牧羊海畔，累日欣然；李陵望漢臺邊，終朝笑發。落在甚處？人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富門多。師云：五祖老人雖則應時納祐，其奈事上偏枯。山僧即不然，元正啟祚，萬物咸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

逢春。晷運推移，日南長至，門上釘桃符，小妹不敢入。孟春猶寒，共惟首座、大眾各各起居萬福。宜入新年，百事大吉。下座。
佛涅槃，上堂。佛身無為，不墮諸數。釋迦老子入般涅槃了也，尼連河中火發，燒著須彌帝釋。天惡發將無邊身菩薩打一摑，云：你為甚麼不見如來頂相？良久，拍禪床，云：抑逼人作麼？
虎丘東州和尚訃至，上堂。千聖頂[寧*頁]一著，萬靈捫摸無門，斬釘截鐵震乾坤，迅步踏翻生死窟。此是虎丘堂上東州和尚五十八年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受用不盡底句子。鋒鋩未露處，文彩全彰；黑白不分時，臨機獨脫。以故五處住山，法周沙界；六會說法，聲播叢林。能事既畢，奄爾真歸，末後牢關，不通水泄。所以道：拈起也，電掣雷轟；放下也，空澄海湛。不拈不放時如何？良久，云：三十年後。
上堂，舉：松源和尚云：敗壞多年苫帚樁，等閑拈起定宗綱，者般標格天然別，不比諸方孟八郎。師云：此事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雖然，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上堂：撲碎明月珠，驪龍無遁形之地；掣斷黃金鎖，麒麟絕蹤跡之方。衲僧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也？眼看東南意西北，不知誰後復誰先？
上堂，僧問：記得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云：早天多雨意。進云：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又作麼生？師云：斫額望扶桑。進云：後來法眼問覺鐵觜：曾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覺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又且如何？師云：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進云：莫恠相逢不拈出，它家曾踏上頭關。師云：勘過了打。僧禮拜，　師乃云：祖師道：單提是大過患，說佛說祖是大過患。山僧即不然，單提是為汝諸人，說佛說祖是為汝諸人。世尊云：若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如幻。下座。
皇慶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再受聖旨，上堂，拈香云：此香蟠根於大千沙界之中，受性於五分法身之內，不比人間薰陸，豈同海岸旃檀？拈來八表馨香，爇處萬邦和氣。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道高堯舜，德邁羲軒，永鎮山河，長垂雨露，立生民之大本，悟般若之正因，等金剛堅固之色身，證虛空無邊之壽量。就座，僧出問：天上人間不可陪，好音端自日邊來，展開浮佛堂前看，無限清風徧九垓。時節因緣，願聞祝贊。師云：大眾盡霑恩。進云：合郡官僚同增祿位。師云：你分上作麼生？進云：七九六十三。師云：引不著。進云：一言纔脫口，萬古落人間。師云：千聞不如一見。進云：祝贊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

何？師云：臨濟在黃檗三度喫棒。進云：與麼則人天有賴也。師云：日月昭彰。僧禮拜，　乃云：皇恩遠降，睿澤霑流。大地山河，咸資欣慰。等乾坤之覆載，同日月以照臨。澄澄光彩，瑩徹十虛。落落神機，高超今古。揭示靈山奧旨，闡揚少室真風。且非向外馳求，總是自家寶藏。所以道：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由，方勿妄宣傳。況茲寺乃梁朝浮佛之降神，列聖有國之靈鎮。若不存誠至教，仰報洪恩，曷由如此風雲際會，道契宸衷？聖德既隆，撫躬知愧。陞于寶座，舉唱宗乘。集茲不盡功勛，用祝無疆睿算。雲龍風虎，道泰時清。纘至治於唐虞，保功成於文武。在座郡縣官僚、諸山教禪師德，並願股肱王室，柱石教門。政升二品之榮，共協四方之慶。無任虔禱之至。下座。

上堂，舉：僧問五祖云：佛未出世時如何？祖云：大憨不如小憨。僧云：出世後如何？祖云：小憨不如大憨。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下座。

上堂。釋迦老子是大過患，歷代祖師是大過患，天下老和尚是大過患。玄沙問鏡清：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鏡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箇法麼？玄沙云：浙中清水白米許汝喫，若是佛法，未夢見在。卓主丈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舉：疎山云：咸通年已前會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法身向上事。雲門問云：舉：聞和尚咸通年已前會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法身向上事，是否？山云：是。門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椿。門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山云：許。門云：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云：是。門云：法身還該一切否？山云：作麼生不該？門指淨瓶云：還該者箇麼？山云：闍黎莫向淨餅邊會。門便禮拜。師云：雲門氣宇如王，動便該天括地，及乎對疎山面前，也只說得法身邊事，法身向上事未夢見在。疎山云：枯椿非枯椿。者个教中喚作攬真成立，色相宛然，一切法不遷義。雲門云：法身還該一切麼？亦知有不該處。踈山云：作麼生不該？是什麼心行？雲門指淨餅云：法身還該者箇麼？死水裏浸却。踈山云：闍黎莫向淨餅邊會，三生六十劫。雲門便禮拜，也未是法身向上事在。是汝諸人即今要會法身向上事麼？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卓主丈，下座。

橫川和尚忌辰，拈香云：者老漢生前莽鹵，天下人不柰渠何；死後顛頇，一切處神號鬼泣。所以道：生也如是，死也如是，截鐵斬釘，有甚忌諱？今朝特地一鑪香，聽得驢鳴也斷腸。

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相見即殷勤。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騎驢入鬧市。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滿面是埃

塵。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東西無伴侶。　僧問：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和尚見僧入門如何指示？師云：三斤麻，一疋布。僧無語，師云：語不投機，徒勞啗啄。僧云：留與和尚道。師云：聾人遠聽。僧禮拜，　師乃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蹔舉心，塵勞先起。看看，釋迦老子千門萬戶一時打開了也，碍處非墻壁，通處勿虛空。透得過，獨步丹霄；透不過，死水裏浸却。所以道：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剎竿頭上翻筋斗，萬仞崖前衮繡毬。有意氣時添意氣，得風流處且風流。

上堂。南閻浮提眾生有三種苦，所謂貪愛、嗔恚、愚癡。捨身、受身，出此、沒彼，妄認緣塵，種種煩惱。三世諸佛慈、悲、喜、捨，究竟方便，離兜率、降王宮，於塵勞中現殊勝事。雲門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忘知於覺，覺即佛性，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正與麼時如何？在舍只言為容易，臨筌方覺取魚難。　復舉：五祖和尚云：一抽三，二添四，黃牛角指天，八脚垂過鼻。乃云：急！急！師云：無人過價，打與三百。下座。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一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二

饒州永福禪寺語錄

饒州路崇報禪寺住持嗣法小師應槐編

師於延祐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就平江路天平松下受請陞座，僧問：干木隨身，逢場作戲。學人上來，請師答話。師云：七九六十三。進云：如是則一言該萬象，無處不流通。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進云：昔日汾陽禪師不肯出世，石門聰和尚排闥而起，此意如何？師云：傾盡此時心。進云：可謂無心行樂易，荷法得人難。師云：三日後看取。進云：今日和尚韜光晦迹，松下閑房，永福專使三請，畢竟與古人是同是別？師云：它家得自由。進云：恁麼則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去也。師云：天闊地闊。進云：臨行一句還許學人道也無？師云：何不領話？進云：摘楊花，摘楊花。師云：緊峭草鞋。僧禮拜，　師乃云：無心是道，道本無心；捨妄求真，真元是妄。以虛空為正體，法法全彰；將大地作禪床，頭頭合轍。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主丈橫分世界，草鞵踏斷乾坤。明明百草頭邊，突出衲僧巴鼻。一不得有，二不得無。摘楊花，摘楊花，三千里外無人會，種豆何曾得稻麻？　復舉：雪峰一日訪涌泉欣和尚，別次，欣指轎云：者箇四人舁，那箇幾人舁？峰起身云：道甚麼？欣再舉：峰云：行行，它不會我語。欣云：知即知，只是道不得。師云：欣和尚重關大啟，不妨力敵勢均。老雪峰雖則縱奪可觀，大似因行掉臂。山僧即不然，忽有人問：者箇四人舁，那箇幾人舁？只向它道：一任添取。畢竟如何？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入寺，指山門云：一見便見，有甚諱訛？龍門客少，閙市人多。

祖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渡水不穿靴，黃昏候日出。

據室云：從上來事不異，如今開口不在舌頭上，大力量人擡脚不起，明眼人落井，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

拈山門疏，云：屋裏生涯，有甚難見？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拈路疏云：若論此事，向文彩未發已前一印印定，方為好手，點出金剛眼睛，試聽獅子哮吼。

指法座，云：無路莫行，有路便上，須彌頂上浪激千尋，日月天人面前地平如掌。遂陞座，拈香祝聖罷，就座。僧問：三幅天機錦帳春，江東叢席又重新，自從瞶祖提綱後，百有餘年少見聞。祝聖開堂，願聞提唱。師云：家家門前赫日月。進云：楊岐一笛超今古，

四海從茲樂太平。師云：恩無重報。進云：記得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意旨如何？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進云：趙州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又作麼生？師云：鎮州蘿蔔。進云：學人今日亦如是問，未審師還答否？師云：問箇甚麼？進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山門頭，佛殿裏。進云：只如適來道：十字街頭石敢當。與七斤衫相去多少？師云：鐵作秤錘。僧禮拜。　僧問：適來禪客已涉繁詞，學人不啟一言，請師答話。師云：答汝了也。進云：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峰頭始得玄。師云：亂統禪和，如麻似粟。僧禮拜，　師乃云：番城古郡，澹水名藍，塔聳雲霄，門連市井。大檀越揮金布地，革律為禪；名尊宿建立法幢，廣延儔侶。淨緣際會，正在斯時，拓開無上妙門，顯示真實義諦。有佛處不得住，天高地厚；無佛處急走過，水闊山遙。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百法會，撒向諸人面前，便請一時證入，直得天垂甘露、地涌金蓮，人人頂門上輝大寶光、箇箇脚跟下徹證生佛未具已前奇特大事。然雖如是，只如世尊拈花、迦葉微咲，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所謂靈山密付，少室親傳，爝火不息，至於燎原。是汝諸人到者裏作麼生話會？若也道得，古迦釋不先、今彌勒不後，驅逐文殊、普賢，走使觀音、勢至，然後安其家、樂其業，耕而食、鑿而食，熙熙然如登春臺，不知帝力於我何有？其或未然，山僧捩轉面皮與諸人露箇消息。擊拂子，云：不向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檀越請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還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不動本際，現諸威儀，與它眾魔同作佛事。插枝竹建梵剎竟，會人天為說法之場；乘願力現宰官身，活疲民享太平之治。功資九有，德協二儀。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不動纖毫修證心，一超直入如來地。　復說偈云：善哉最勝大丈夫，能作世間希有事。住大解脫不思議，盡諸所有悉能捨。翦除荊棘建伽藍，殊勝莊嚴極完美。毗盧遮那大樓閣，寶華湧現千如來。交光相羅帝絲網，具足勝妙諸功德。於中安住僧伽耶，善能信受第一義。身心清淨如蓮花，性地圓明無與等。譬如虛空含眾像，於諸境界無分別。於無分別境界中，種種幻化悉充滿。願力如山不動搖，佛功德海亦無盡。證此金剛不壞身，永為山門作依怙。

上堂。睦州云：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不得孤負老僧。所以，山僧尋常將諸人頂在額角上，諸人行，山僧亦行；諸人坐，山僧亦坐；諸人有沒量罪過，山僧亦有沒量罪過。下座。

上堂。春日融和，景物明媚。慕道高人，起居輕利。長連牀上，粥足飯足。三文錢買箇黑老婆，頭不梳，面不洗。且腦後一句是第幾

機？下座。
上堂：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皆黑。百草頭薦取老僧，閙市裏識取自己。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卓主丈，下座。
上堂，舉：鵝湖示眾云：莫道未了底人浮逼逼地，直饒了得底人明見自己去處，亦乃浮逼逼地。時雲門在眾中問首座云：適來堂頭道：未了底人浮逼逼地。固是，因甚麼了得底人也浮逼逼地？首座云：浮逼逼地。門云：首座頭白齒黃，作者箇見解。座云：上座莫道得麼？門云：道則不難，會則便會，若不會，莫亂統。座云：只如堂頭意作麼生？門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座云：恁麼則無佛法也。門云：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師云：首座橫身為物，雲門觸處孤危，直饒八面四方未免浮逼逼地。只如頭上著枷、脚下著杻又作麼生？牙齒一具骨。下座。
上堂，拈主丈云：一大藏教只說者箇，有底道不說。坐深井者不知太虛之寬廣，忘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豈不見僧問五祖云：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甚麼？祖云：鉢羅娘。卓主丈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
佛誕，上堂：釋迦不曾生，今朝四月八，白牯與狸奴，稱念摩訶薩。老雲門，休打殺，留與兒孫作話端，千古萬古活鱍鱍。
上堂，僧問：古人道：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還端的也無？師云：目前無闍黎，座上無老僧。進云：恁麼則空盡世界去也。師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僧禮拜，師云：好不惺惺。　乃云：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千年常住一朝僧，蘇武不受單于拜。下座。
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永嘉大師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真淨和尚云：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還知二大老落處麼？若也不知，山僧更說道理一遍：於心所生，即名為色；即色空故，當生不生。拈主丈云：主丈子走入灯籠裏去也。
青苗上堂：南無佛陀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斗充佛座，功德難量。珓子燒香，紫雲靉靆。豈不見祖師道：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得見道。便恁麼去，三乘十二分教、菩提涅槃、真如解脫，無不透頂透底。其或不然，山僧開方便門，向第二義與諸人露箇消息。言言，祖師心印任它傳；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管取今年勝去年，大家記取波羅蜜。　復說偈云：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楊廣山前事，今朝喜再論。應真機不借，轉物道常存。湖水添新綠，苔階長舊痕。更看今夜月，和影落前村。

上堂，舉楊岐示眾云：雲盖不會禪，一味要噇眠，打動震天皷，不直半文錢。師云：兀兀癡癡，愛討便宜，傍觀者哂，天下楊岐。
上堂，舉：僧問瑯琊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琊厲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於言下大悟。松源和尚拈云：晝長夜短，諸人還猛省麼？青天復青天，打失髑髏前，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師云：老松源大似看鋼鐳著鐵，直教盡大地人著手脚不辨。山僧即不然，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人悟也好，不悟也好。下座。
請頭首上堂：首座也有了，藏主也有了，維那也有了，獅子窟中獅子，旃檀林裏旃檀，爪牙未備已見英靈，枝葉纔敷爭看馥郁？且道侍者還有長處也無？寸不如尺。
上堂。收來放去，妙在無私。減少添多，當機有準。若要千差合轍，直須草偃風行。更言向上提持，直是徹骨徹髓。正與麼時如何？竚看汗血八駿駒，何啻日馳三萬里。卓主丈，喝一喝。
中秋，上堂。十五日已前，掘地覓青天。十五日已後，擔籃盛水走。正當十五日，天明日頭出。待得黃昏月到窻，無限清光滿虛空。豈不見寒山子曾有言：巖前獨靜坐，圓月當空耀。萬象影現中，一輪本無照。若謂中秋分外圓，墮它光影何時了？下座。
上堂：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買帽相頭，長人入水。
上堂。今朝九月初一。次第寒風凜慄。衲僧主丈化龍。吞却青天白日。江東西湖南北即不問。笠子下拶破洛浦。遍參底不勞拈出。因甚如此。玄沙道底。
散藏經，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去此二途，有箇商量處。舉拂子，云：看，看！有情之本，依智海以還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處處全彰寶印，頭頭普現威權，明明生佛以前，一一風行草偃，金波自涌，性海無虧，佛日高懸，義天長朗。以此報國，則君聖臣賢；以此安民，則民康物阜。囚無宿禁，路不賣粮，一人端拱無為，萬國咸歸至化。正與麼時如何？劫石有消日，君恩無盡時。
復舉：雲門和尚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師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重陽，上堂。舉：真淨和尚云：九日無白醪，飽飡黃栗糕；十日有黃菊，催人打禾穀；五更鍾未鳴，隣雞已數聲；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師云：右軍筆畫，入石三分；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山僧亦賡一偈舉似諸人：九日無白醪，免得醉陶陶；十日有黃菊，喚人垂廊屋；五更鍾未鳴，簷前雨滴聲；思量無限事，斫起佛前燈。雖然，若要扶竪宗乘，更須別資一路。時節不相饒，今朝九月九，滿

城風雨寒，相逢懶攆手。籬下黃花開，路傍人送酒，悠然見南山，急急向東走。
上堂。盡大地是你自己，只是可惜許。然爐韛之所，鈍鐵尤多。若是伶俐漢，便見築著磕著。拍禪床，云：常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上堂：五日陞堂，三八念誦，老大少蔟林，一味要打閧。雖然動靜無妨，未免勞煩大眾，三十年後話行，也是一番賣弄。
謝，秉拂。上堂：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摳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舉一豪現無邊寶王剎海，納太虛於一豪之中；洒一滴遍滿三千大千，置巨壑於一滴之內。可以津濟四生，可以梯航九有，可以開衲僧頂門正眼，可以翦邪魔異見稠林。然後改禾莖為粟柄，變瓦礫作黃金，換北斗作南辰，轉金烏為玉兔。所以道：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由方，勿妄宣傳。首座藏主，斯其人乎？久參先德，已足見聞。後學初機，宜加敬信。
上堂，舉雲門云：十五日已前即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云：大小雲門，巧盡拙出。山僧即不然，十五日已前既不問，十五日已後何用繁辭？正當十五日，好本天下同，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翁。
上堂。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脚跟下浮逼逼地。七十三，八十四，癩馬繫枯樁，黑牛臥死水。三十年後，覓一个舉話底也難得。下座。
進退兩班，上堂。楊岐輔慈明，三十年風行草偃；仰山夢說法，五百眾膽顫魂驚。年來世殊事異，名存實亡，無本可據。澹湖者裏不比諸方，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非截鐵斬釘不施其用。當進退行藏之際，是全機出沒之時，道箇如龍如虎、如鳳如麟，早是相埋沒了也。良久，召侍者，云：三十年後不得忘却者話。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師云：會得雲門一曲，便會臘月二十五；會得臘月二十五，便會雲門一曲。有底道：臘月二十五便是雲門一曲。錯了也。僧又問：唱者如何？且緩緩，依稀越國，彷彿揚州。
上堂：新年頭有佛法，也瞞你諸人不得。新年頭無佛法，也瞞你諸人不得。因甚如此？日日是好日。
請都寺，上堂。拈却漏燈盞，放出自己光明；踏碎破砂盆，突出衲僧巴鼻。颺下從前活計，斬新舊日規模。同心同德，翊贊蔟林；利己利人，荷檐佛祖。所以道：化育之本，物我同途；離相離名，古今不易。正與麼時，出格一句作麼生道？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它獅子兒。

上堂，舉雪竇和尚云：春力不到處，枯樹亦開花。九年人不識，幾度過流沙。師云：日不待火而熱，月不待風而凉。雖然，志士苦日短，愁人知夜長。

謝覺非、鄧山長上堂，舉郭功甫請東山演和尚陞座，於法座前燒香云：此一瓣香爇向鑪中，為光明雲遍法界供養堂頭禪師，伏願於此雲中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諸人描貌。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鑪香散白蓮風。五祖遂云：曩謨薩怛陀鉢怛囉，恁麼恁麼，幾度白雲溪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條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略彷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師云：大凡是過量人、明過量事，於過量境界中顯過量機、發過量用，直下如平地上險崖、坦夷處孤峻。然美則美矣，其奈五祖老人有打破虛空、回互不犯底手段，所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如珠走盤，不留影跡。山僧與覺非山長三十年吳門交遊之舊，知其出處大節，任重斯道，有古君子之風，又能留心佛祖奧妙之學，至目擊道存處，亦不在楊大年、郭功甫之下。二千里水陸之遙，不易來此相訪，擊鼓陞堂，聊伸敘謝。因舉郭功甫見五祖機緣，效顰一偈舉似大眾：恁麼，恁麼，三載泮宮名已播，塵勞世事合忘言，百歲光陰等閑過。不恁麼，不恁麼，話別還吳誠未可，三千里外既相逢，一室寥寥且同坐。休論世俗文章，說甚馬師龐大？侏儒自古飽死，方朔依然受餓，不如一種平懷，形迹相忘彼我。詩書自有家傳，孫丁已添兩箇，聖明天子求賢，傳說更教誰做？擊拂子，云：急急如律令勑。下座。

上堂，僧問：睦州見僧來參，便喝云：上座因甚麼偷常住菓子？且道有指示也無？師云：金將火試。進云：那僧道：某甲方來。因甚麼道偷常住菓子？是會睦州意？不會睦州意？師云：路貧愁殺人。進云：睦州道：贓物見在。畢竟如何？師云：面赤不如語直。進云：只如松源和尚頌云：傾盡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皇兒，不向那邊討。還契他睦州意也無？師云：矢上更加尖。進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師云：早是千里萬里。　乃云：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即非諸佛意。只如杜順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且道是同？是異？點石化為金即易，勸人除却是非難。下座。

謝監收，上堂。舉：五祖和尚云：四五百檐麥，二三千石稻，好箇休粮方，耆婆不得妙。師云：老東山家法森嚴，不通水泄。有底道：神仙妙訣，父子不傳。殊不知正是隨語生解。澹湖者裏鞭長不及馬腹，索短不勾深泉，三莊盡數收來，都盧不滿一千。道是監收

失職，豐凶又屬天年，窮廝炒、餓廝煎，攪得身心一團麻線。下座。
上堂，舉：溈山問仰山：甚處來？仰山云：田中來。溈山云：田中多少人？仰山插鍬而立。溈山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山拔鍬便去。師云：插鍬而立，拔鍬便去，數目甚分明，幾箇知來處？大眾會麼？金輪天子敕，草舍家風別。
佛涅槃，上堂。淨法界，身水無出沒。好事大家知，跳出無明窟。豈不見僧問汾陽云：佛身無為，因甚向雙林示滅？汾陽和尚云：示。汾陽示，太容易。涅槃心，祖師意。上上人，須薦取。擬思量，失却鼻。灯籠嗔，露柱喜，疥狗泥猪逞唇觜。盡道今年勝去年，落花依舊隨流水。
上堂。三春景暮，萬物敷榮。梁間紫燕呢喃，枝上黃鸝睨睆。處處全彰海印，頭頭示現真機。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三家村裏。李翁子醉倒街頭，呵呵大笑。且道咲箇甚麼？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橫川和尚忌辰，拈香云：巴陵報雲門之恩，垂三轉語，石中有玉；楊岐為慈明設齋，作女人拜，沙裏無油。楚江東畔，澹水湖頭，慚愧絲無繫蟦，等閑賣弄風流。打瓦鼓，唱村田樂，奏清廟朱絃之韻；燒榾柮，蒸尖米飯，薦純陀酥酪之羞。會醫少病，知分無愁，遺劒在此，刻舟奚求？
浴佛，上堂。大眾道：釋迦如來今日降生，是瞎眾生眼。道：釋迦如來今日不降生，是瞎眾生眼。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眾生眼。
上堂，舉：僧問同安察和尚云：如何是向去底人？答云：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問：如何是却來底人？答云：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問：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答云：石羊遇石虎，相逢早晚休。松源和尚拈云：入理深談，隨機應物，還它同安老人。若是衲僧門下，未免漏逗。何故？只解須水張帆，不能逆風把柂。有問冶父：如何是向去底人？云：眼睛突出。如何是却來底人？云：天闊地闊。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云：明月照幽谷，寒濤響夜砧。師云：老同安和盤托出，爭奈袖短臂長，埋沒它洞上宗風不少。松源和尚雖則向斬釘截鐵處略露鋒鋩，檢點將來，未免隨語生解。有問澹湖：如何是向去底人？築著磕著。如何是却來底人？口似匾檐。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觀音買胡餅，笑倒金剛神。
上堂：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喚取瞎驢來趁隊，明朝依樣舞三臺。
上堂。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迹所不能迹。文殊請世尊再轉法輪，世尊云：吾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汝請吾再轉法

輪，是吾曾轉法輪耶？此釋迦老子言所不能言也。六祖大師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時有荷澤神會出云：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六祖打一棒云：者饒舌沙彌，我喚作一物尚不中，何況本源佛性乎？此子設有把茅盖頭，只成箇知解宗徒。此六祖大師迹所不能迹也，更有幾箇老凍膿不能盡舉？下座。

上堂，拈主丈云：多不添，水不減，卓主丈，舌是斬身之本。

重陽，上堂。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纔逢此日重陽，又見冬行春令。一九二九，三九二十七，九九八十一。數目甚分明，超過百千億。此時若不究根源，更待當來問彌勒。

上堂，舉古者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如存若亡，下士聞道而大咲之。師云：澹湖即不然，上士聞道大笑，中士聞道大笑，下士聞道大笑。畢竟如何？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開爐，上堂。火爐頭，無賓主。非即言非，是即言是。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正是者箇道理。忽有箇漢出來道：是甚麼道理？只向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上堂。古人道：天寒人寒，大家在者裏。山僧道：天寒人寒，各自歸寮歇去。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下座。

冬節，上堂。時復時，日復日，捱到陰極陽生，依舊寒風凜慄。一逕直，二周遮，九年人不識，幾度過流沙。

謝秉拂，上堂。一句語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首座也與麼道，藏主也與麼道，只有山僧不與麼道。何也？若與麼道，是汝諸人決定不會三玄三要底道理。豈不見雲門大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與我拈針鋒說底道理來看。菩提涅槃，真如解脫，三九二十七，喝一喝，洎錯下注脚。

上堂，舉：古人道：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師云：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黃河三千年一清，蟠桃三千年結實。五祖和尚云：牛角長三寸，兔角長八尺，四溟東海流，般若波羅蜜。下座。

為珣首座秉炬。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輪迴？開人天眼目是死句，瞎人天眼目是死句，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是死句，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是死句。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火裏迸出青蓮花，水中驚起泥牛吼。

元宵，上堂。燈燈相續，物我俱忘，一句無私，當陽顯示。竪起拂子，云：看，看！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古佛與露柱交參，猫兒咬殺老鼠。

上堂，拈主丈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只說者箇，不說那箇。有底道：山河大地不碍眼光，者箇那箇摠在裏許。雖然，且道馬大師自從胡亂後，因甚麼三十年不少鹽醬？卓主丈云：大家齊著力。
佛涅槃，上堂，召大眾云：釋迦老子有五種過患，至今二千餘年無人破口說著。山僧不惜口業，今日為諸人說破：乘自象降王宮，是一；出王宮入雪山，是二；覩明星成正覺，是三；起道樹詣鹿苑，是四；乃至摩訶告眾入般涅槃，是五。雖然，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上堂。三日前，五日後，祖祖相傳，佛佛授手。分開泰華，裂破黃河。薩怛阿竭二千年，摩醯首羅三隻眼。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時如何？師云：天闊地闊。進云：又有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築著磕著。又作麼生？師云：碍塞殺人。
乃云：今朝五月二十五，不說從前佛與祖，炎暑蒸人汗似湯，荷風拂拂來庭戶。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認得大哥妻，元來是阿嫂。喝一喝。
青苗會，上堂。風以時，雨以時，麥穎呈祥，嘉禾秀穗，樵叟盡謳歌，農夫極歡喜，惟有衲僧家，從來沒巴鼻，飯罷便噇眠，看經先瞌睡，南無主百穀苗稼大神，切不得忘却靈山授記。下座。
上堂：四大本空，佛依何住？是汝諸人十二時中還曾夢見也未？東廊上，西廊下，三家村裏破草鞋甚麼處著？下座。
上堂，舉五祖和尚上堂，顧視大眾云：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時無為泰和尚在會，欣然出眾云：和尚試輥看。祖乃以手作打杖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云：投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属玄武。無為以手掩祖口云：和尚只消念到者裏。祖乃大咲。師云：五祖老人有迴乾轉坤、移星換斗底作略，惜乎當時不遇其人。若是山僧見它作打杖鼓勢，則以手約住云：低聲低聲，墻壁有耳。
謝後堂首座，上堂：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是同是別？前三三，後三三，摩訶演法，離四句，絕百非，是第二句，還我第一句來。
上藍客至，上堂：須彌山突出諸人額角邊，大海水在諸人脚跟底。昨日有人從江西來，却往徑山去。馬大師接八十員善知識，正是上藍寺裏卓主丈。喝一喝。
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法堂前淨潔打疊了也，是汝諸人正好踏步向前。雖然，更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忽有箇漢出來道：如何是異類中行？只向它道：行畜生行者是。更問：如何是行畜生行？入水見長人。畢竟如何？猫兒偏解捉老鼠。

定慧和尚至，上堂：至人應世，如月行空。燭昏衢之不夜，闡定慧之真宗。闢三玄之要路，開異見之盲聾。高亭訪德山，望剎竿便去，聞時富貴。興化遇同參，打下法堂，見後貧窮。澹湖將長補短，不躡前蹤。二十年前道伴，三千里外相逢。阿呵呵，庭前黃葉落，聽我話西東。

達磨祖師忌辰，拈香云：來東土不識梁王，坐少林瞞殺神光，兩處牢關把斷，至今道絕人荒，不覩惡而生嫌，不觀善而勤措，不捨智而近愚，不拋迷而就悟，水闊山高，雲開月露。

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衲僧家知甚麼茄子、瓠子？豈不見黃帝失玄珠於赤水，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乃使罔象索之。五祖和尚云：直饒罔象得之，也未是好手。大眾會麼？歸堂向火。

謝，秉拂，上堂。記得首座垂語云：向上一路，千聖不言。痛惜今時，翻成戲論。今夜禪客不請相見。好兄弟！如是，則禪客無問、首座藏主無答，無問、無答，賓主歷然。既無問、無答，賓主歷然；有問、有答，不可無賓主也。賓主既定，尊卑自分。所以，山僧二十年來據此曲彔棚，不知戲了多多少少，就中覓一箇頭對，直是難得。豈不見劉宜翁問真淨和尚云：長老寫戲來得幾年？真淨云：專候樂官來。翁云：我不入這保社。淨云：爭奈即今在這場子裏。又不見五祖和尚舉：雲門示眾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五祖即不然，以手作打杖鼓勢，云：彭八剌扎二大老神頭鬼面，雖則聳動傍觀，檢點將來，也只做得棚前走使。若是掌樂司官，未夢見在。山僧即不然，以手作相撲勢，召大眾，云：看。忽若五祖真淨出來道：長老，長老，我戲你也戲。只向它道：齊之以禮。

上堂。鍾聲咬破七條，梁燕深談實義，可憐拾得寒山，借它鼻孔出氣。只如達磨面壁九年，二祖立雪斷臂，又明甚麼邊事？一花五葉無分付，幾箇男兒是丈夫？喝一喝，下座。

進退兩班，上堂。今古何人道可齊？主山高又按山低，澹湖出處渾相似，前是東兮後是西。所以道：行藏取舍各有其時，動靜去來無非緣斷。到者裏，是非杳絕、凡聖兩忘，自然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知事自知事、頭首自頭首。豈不見石頭和尚云：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驀拈主丈，云：主丈子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故？不見道：賓主歷然。

上堂，舉：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屎天，剎竿頭上煎餶飿子，三箇胡孫夜簸錢。石霜云：風吹石臼爭哮吼，泥捏金剛水裏走，踏翻海月亂波生，驚起土星犯牛斗。道吾云：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牛拏烟，戴冠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保寧勇

云：此三頌，一頌堪與佛祖為師、一頌堪作人天榜樣、一頌驗衲僧眼目，有眼者辨取。師云：大小保寧譬如畫蛇，只知添足，不知露出尾巴。山僧別下一著，非唯勦絕保寧葛藤，且要與石霜、洞山、道吾兩得相見，我不我、渠不渠、是不是、非不非，三更半夜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金剛神惡發打落帝釋鼻。大眾！試下一轉語看。

上堂：雷動雲興，冬行春令。三草二木，一雨普滋。麻三斤殿裏底是甚麼？拭不淨故紙。喝一喝。

上堂。今朝二月初一，門外寒風凜慄。雪消定是春來，天曉還看日出。釋迦老子三七日中思惟是事，啟口無門。達磨大師盡力提持，也只道得箇不識。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澹湖寺裏。德山棒教甚麼人喫？喝一喝。

上堂。入林不動草，入鳥不亂羣，說醋口不酸，過水脚不濕。雖然是箇沒量大人，若到澹湖門下，未免鈍置。且道澹湖有甚長處？當斷不斷，不招其亂。下座。

佛誕，上堂。釋迦老子曠大劫來未嘗入滅，四月八日何曾降生？若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地、指天作獅子吼，正是瞞你諸人。豈不見？遵布衲在藥山浴佛次，山云：汝只浴得者箇，不浴得那箇。衲云：把將那箇來。山便休去。藥山釣頭有餌，不妨擲去拋來；遵布衲脚下泥深，未免東撐西柱。檢點將來，一人浴得者箇、不浴得那箇，一人浴得那箇、不浴得者箇。澹湖即不然，者箇、那箇總與一杓惡水。何故？功不浪施。

上堂，舉：松源和尚舉：馬祖入室罷，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祖云：正當恁麼時如何？堂云：正好供養。源云：望梅林止渴。丈云：正好修行。源云：金不博金。泉拂袖便行，源云：只得一橛。祖云：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源云：唵摩尼嗹哩吽潑吒。這一火落，鼻孔摠被穿了也，你諸人向甚麼處出氣？擊拂子，下座。師云：一轉語，看樓打樓；一轉語，泥裏洗土；一轉語，草繩自縛；一轉語，隔[革*(華-(十*亅　*十)+(人*亅　*人))]用拳頭抓痒；更有一轉語，山僧不敢自瞞。何故？也怕被它穿却鼻孔。下座。

謝西蜀講主首座上堂，舉：應菴和尚云：大宋國裏只有兩箇僧：川僧、浙僧，其餘盡是子：淮南子、福建子、江西子。不見道：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師云：老應菴如將折箸擬探滄溟，雖然用力不多，直是窮教到底。澹湖則不然，大元國裏能有幾人？周金剛、陳尊宿若不墮泥犂，決定入地獄，五千餘卷沒商量，斷絃須是鸞膠續。

上堂。釋迦老子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塵勞既起，業識茫茫。所以祖師道：汝若坐時我須立，我若坐時汝須立。然即一期方便，爭奈土曠人稀？拍禪床，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出鄉歸，上堂。一出經旬，拋離大眾，此日歸來，不勝慶愜。然則動是靜之體，靜是動之用，動靜俱忘，體用雙泯。如是，則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便與麼去，入理深談即不無，祖師門下未夢見在。豈不見雪峰問僧：甚處去來？僧云：識得即知去處。峯云：你是了事人，亂走作什麼？僧云：和尚莫塗污人好。峰云：我不塗污你。古人吹起布毛又作麼生？僧云：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峰休去。後來雲門別前語云：築著便作屎臭氣。又別後語云：將謂是鑽天鷂子，元來是死水蝦蟇。者僧既知去處，雪峰只合便休。雲門忍俊不禁，未免為蛇畫足。古人且置，只如今日又作麼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上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和底盡掀翻，面南看北斗。驀拈主丈云：看！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下座。

上堂，僧問：朕兆未分已前消息，請和尚指示。師云：兔馬有角，牛羊無角。　乃云：三乘十二分教、五千四十八卷，不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不說月之大小、歲之餘閏，不說晝明夜暗、日上月下、火是柴燒、飯是米做。因甚如此？衲僧家百不知、百不會，便是箇無事人。忽若有箇漢出來道：長老說了也。只向它道：我也知你親。下座。

達磨祖師忌辰，拈香云：度流沙，腳廋鞋寬；坐少林，頭童齒豁。槌不殺，打不殺，罵不殺，此土西天，君子可八。

進退兩班，上堂。僧問：今朝十二月半，衲僧有則公案，不屬歲序推迁，不被陰陽轉換，正與麼時，請師提唱。師云：冬不寒，臘後看。進云：與麼則括地該天，騰今耀古去也。師云：大似不知時。進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是同？是別？師云：總沒交涉。進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說甚麼有物先天地？師云：正要與麼。進云：天地凜然，萬象樅然，因甚麼道無形本寂寥？師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進云：無名無字，無背無面，作麼生能為萬象主？師云：今古歷然。進云：劫火洞然，大千俱壞，為甚麼不逐四時凋？師云：天上天下。進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師云：只恐勞而無功。進云：大眾沾恩，學人禮謝。師云：果然。乃舉：五祖和尚示眾云：趙州道箇柏樹子，廬陵隨後雪白米，中間有箇白蓮峰，一口吸盡西江水。喜美囉囉哩，我自我，你自你，深村有箇白額蟲，吒腮鬣頷九條尾。良久，云：咦！好怕人。師云：五祖老人將頭作尾，將尾

作頭，不落宮商，自成曲調，較之村歌社舞，一時非不美觀，若是黃鍾大呂、白雪陽春，大欠音律在。山僧今日舉似東班知事，使其知有楊岐直下家法森嚴，不比諸方和泥合水，首座、藏主全身奉重，別有生涯，同心同德，翊贊蔡林，逸格超宗，光揚祖道。噁！洎乎錯下注脚。

上堂：一即三，三即一，黃河輥底流，日輪海中出。還會麼？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下座。

初三日，賀正，上堂：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今日是初三，前日是初一。新年頭佛法，不属有與無；明教與鏡清，盡力道不出。因甚如此？王令稍嚴。

上堂：新年已過十日，堪嘆時光易失。看看便是清明，虼蚤蚊蟲又出。雖然自古自今，且要一朝事畢。古人云：不登泰山，不知太虛之寬廣；不探滄海，不知滄溟之淺深。與麼說話，平地上險崖，坦夷處孤峻。山僧有條活路，要與諸人共行。拍禪床云：看。

元宵，上堂。上八不見參星，下八不見紅燈，唯有衲僧正眼，常時赫赫明明，風吹不入，雨洒不濕，雪珠床上跳，欲言言不及，只將此景做元宵，千聖從教下風立。

上堂，謝黃龍首座拈主丈云：白額爪牙，黃龍頭角，拈起也霧卷長空，放下也風生萬壑。佛手驢脚生緣，突出神光閃爍，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門外春光已半過，落花幾度隨流水。卓主丈，下座。

佛涅槃，上堂：心不是佛，心與佛俱非。智不是道，智與道俱遣。今日即有，明日即無。蒼天蒼天，波旬失途。

上堂：雪竇道：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山僧道：只者喚不迴頭，三世諸佛、六代祖師是他同參。與麼說話，雖則向上提持，未免循途守轍。畢竟如何？不是弄潮人，莫入洪波裏。

結制，上堂。今朝四月十五，大好一塲莽鹵，人人禁足護生，未免殺佛殺祖。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悔？雲門云：露大小雲門，也是看窟籠著榻。

上堂。黃檗打臨濟，興化打克賓，古今商量，咸謂事有多途，理無二致。然則明大機、顯大用，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澹湖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敢謂天下宗師箇箇眼橫鼻直，只是不曾向頂門上下者一槌。所以，不知古人赤心片片畢竟如何？關羽斬顏良。下座。

上堂，舉：白雲端和尚示眾云：此事如萬仞崖頭，摠知道放著手便一撲，到底只是捨命不得。山僧不動毫頭，教汝諸人到底去。乃擲下主丈。師云：者箇說話諸方錯會者多，且道那裏是他錯會處？捨

命不得便是錯會。端和尚雖則力盡烏江，檢點將來也是按牛頭喫草。畢竟如何？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下座。
上堂：今朝七月初一，九夏相將告畢，衲僧正眼豁開，徹見青天白日。趙州和尚道：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脫籠頭，卸角馱，一丸消眾病，不假藥方多。
上堂，拈主丈云：衲僧家秋初夏末，東去西去，且道主丈子還肯它也無？若肯它，隨例顛倒；若不肯它，有甚長處？不顛倒，沒長處，放在臥床頭，準備打老鼠。
開爐，上堂：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面赤不如語直。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入水見長人。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然常住之法，非目前萬象森羅，四聖六凡各安其住，是謂常住。何也？不見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云：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阿呵呵，也大奇。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上堂。天道久不雨，大地盡焦枯。衲子終朝打坐，園丁引水澆蔬。鉢裏飯，桶裏水，四七二三難下觜。舉起手云：蘇嚧蘇嚧。
上堂。十五日已前，珠回玉轉，拈放一邊；十五日已後，截鐵斬釘，置之一處；正當十五日，天寒人寒，地爐頻著火，收足上蒲團。驀拈主丈，云：祖師鼻孔在這裏。卓主丈，云：長三尺。
上堂。孟冬薄寒，仲冬嚴寒，江上霜風凜凜，天邊紅日團團，動即影現，覺即氷生，九年人不識，今古競頭爭。卓主丈，云：關。
為開監寺，秉炬開示。悟入常樂我淨生死，到來增益重病。坐斷上頭關，顯出毗盧印。如大火聚，近之燎却面門。如百千燈，攝之入大圓鏡。楊岐一頭驢，頭正尾亦正。
歲旦，上堂。舉：雲門喫茶次，擎起盞子，云：三世諸佛聽法了，鑽入盞子裏去也。你諸人若也不知，向多年曆日裏會取。師云：雲門一代宗師，只認得箇盞子。山僧道：三世諸佛在多年曆日裏。諸人若也不知，不免又從頭起。
上堂。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待到天晴日頭出，不妨同步上高臺。三世諸佛眼覷不及，歷代祖師口說不到。拈主丈云：諸人識得主丈子，許你入阿字法門。
佛涅槃，上堂：拘尸水邊，雙林樹下，摩訶告眾，入般涅槃，釋迦孝子面皮厚三寸。東震旦國，鄱陽城裏，證法界身，示生滅法，釋迦孝子面皮厚三寸。只者兩處面皮，共厚六寸。我輩沙門釋子，聞與麼道，慚惶殺人。若是外道波旬，又爭恠得？
上堂。釋迦、彌勒猶是它奴，文殊、普賢泥猪疥狗，麻三斤殿裏底總是非時語。且道同心同德、者邊那邊、通古通今、全殺全活一句作麼生道？卓主丈，云：煩惱海中為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

青苗會，上堂。看經不識字，字義常炳然。禮拜不低頭，功德難比況。所以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有底便道，畢竟此經從甚處出？恁麼說話，勞而無功。澹湖即不然，薩達阿竭二千年，一句該通五千卷。十風五雨樂升平，慚愧水賤米亦賤。

槐首座赴西山崇報請，上堂。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人人頂門上輝大寶光，箇箇脚跟下縱橫十字，不在聲前句後，自然八面玲瓏。迨乎靈山會上、少室峰前，赤手持來，橫身荷負，便有祖翁田地契券分明，的的相承，安家樂業。山僧三十年來亦在裏許，深耕淺種，帶水拖泥，挈挈波波，因誰致得？今日人天眾前分付崇報長老：西山那畔、古佛塲中，放兩拋三，貴買賤賣，所謂驅耕夫牛、奪飢人食。若不如是，影響奚為？豈不見五祖和尚道：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買來還自賣，為憐松竹引清風。卓主丈，云：更有破砂盆一隻，盡情書在契憑中。

上堂：一夏九十日，今朝又過半，一句沒商量，大家著眼看。南斗七，北斗八，凫脛長，鶴脛短。會麼？從來驀直為人，不比諸方擔板。

上堂，僧問：兩劒交鋒時如何？師云：險。進云：如是則一塵不立，鼓腹謳歌去也。師云：且喜天下太平。　乃云：一夏九十日，尚有十五日。報汝參玄人，光陰莫虛擲。天高高不窮，地厚厚無極。開單展鉢時，札札用心力。忽若寒山子騎牛入你鼻孔裏去，又作麼生直得額頭汗出？

師一日云：紅爐焰上雪花飛。僧擬進語，師云：退後，退後。

上堂，舉臨濟栽松次，黃檗問云：深山中栽許多松作甚麼？濟云：一為山門作境致，二為後人作標榜。道了，以钁钁地三下，檗云：雖然，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濟又钁地一下，檗云：吾宗到汝大興于世。溈山問仰山云：黃檗只囑臨濟一人，別更有麼？山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山云：我也要知，汝但舉看。山云：有一人令行吳越，遇大風則止。師云：後來諸方咸謂讖風穴和尚大行臨濟之道於江南兩浙之間，是皆己見不明，妄生穿鑿。應菴和尚云：當時何止遇大風則止？直得虛空界盡，此話方始大行。喝一喝：聽事不真，喚鍾作甕。

重陽，上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古人言教，本自現成。後學商量，徒增話會。說翠竹着翠竹，說黃花着黃花。殊不知三年一閏，九日重陽。時節不相饒，總是自家底。卓主丈喝一喝。

師一日坐次，僧纔入，師云：適來上座亂統打出了也，你因甚麼也亂統？僧擬議，即喝出。次有僧入，師云：適來那僧不曾開口，因

甚麼道他亂統？僧云：某甲是某州某縣人氏 。師云：却是你亂統。便打出。
為常菴主秉炬。常光現前，壁立萬仞。生死涅槃，本來清淨。貧窮孤露，是真道場。如火宅中，示以清凉。菴內不知菴外事，一堆紅焰藕花香。
上堂，舉：五祖和尚因白雲忌日上堂，云：去年正當恁麼時，多前年三件事；今年正當恁麼時，多去年七件事。者十件事數不過者甚多。何也？去却七三存一事，是去年說是今日。急如箭，黑似漆，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足仙人劈胸踢。良久，云：交。師云：五祖老人與麼說話，也是靈龜曳尾。者十件事有甚麼難數？前年底、去年底、今年底，牛頭南、馬頭北，和底盡掀翻，從來沒蹤跡。二由一有，一亦莫守，前三後三，烏飛兔走。今朝天氣嚴寒，不出頭是好手，暖處商量也未然，須知不在口皮邊。展兩手，云：了。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眼覷不到時，填溝塞壑；言思不及處，天寬地寬。卓主丈，云：剛被賣油翁發笑，忙者自忙閑者閑。下座。
佛涅槃，上堂：涅槃無自性，自性無涅槃。諸佛無涅槃，亦無涅槃佛。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餶飿子，三箇胡孫夜簸錢。
上堂：古人道：明知只是者箇，只是用不着。山僧道：明知只是者箇，入地獄如箭射。牛角長，兔角短，減少與添多，大家着眼看。卓主丈一下。
上堂，僧問：陞堂久，不問話，今朝放過，不可拈來，一句無私，便請當陽剖破。師云：道甚麼？進云：與麼則騰今耀古去也。師云：何處不稱尊？進云：記得羅漢琛禪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花，慶云：好一朵花。福云：莫眼花。漢云：可惜一朵花。且道明箇甚麼邊事？師云：好一朵花。進云：且道三大老還有優劣也無？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學人敢道三大老說則不無，要且不曾見牡丹花在。師云：可惜一朵花。進云：學人只與麼，和尚作麼生？師云：我不與麼。進云：既不與麼，畢竟如何？師云：矢上更如尖。進云：末後一句也要大眾共知。師云：無你下口處。進云：一等共行山下路，眼頭各自看風烟。師云：莫眼花。　乃云：未舉先知，未言先領，廓人天未證之門，行佛祖不傳之令，鳥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會麼？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師因浴佛次，問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今日九龍吐水沐个甚麼？僧云：渡水不乘槎。師云：你因甚麼打失鼻孔？僧無語，師云：笑殺土地。

結夏，上堂。舉：五祖和尚云：結夏無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云：囉囉招，囉囉搖，囉囉送，莫恠空踈，伏惟珍重。師云：五祖老人將無作有，固有飽歸湖海之心，若是明窻下安排，大欠事在。澹湖即不然，鉢裏飯，桶裏水，塞斷咽喉不唇齒。下座。

上堂。洞明生佛未具已前一段奇特大事。只在如今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置之不問。輕如鴻毛重如泰山。伶俐漢到者裏七縱八橫。管取粥足飯足。卓主丈云。三十年後。

上堂，僧問：淺聞深悟則固是，既深聞因甚麼不悟？師云：海水不生氷。僧禮拜，　師乃云：淺聞深悟，深聞不悟，截斷葛藤，掀翻露布，一句恰相當，東西沒分付。卓主丈云：啄破瑠璃海上鳥，挨開碧落天邊兔。下座。

謝道舊上堂，舉慈明和尚云：颯颯凉風景，同人訪寂寥。煑茶山下水，燒鼎洞中樵。師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上堂。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遠之則打失鼻孔。不近不遠，正是開眼尿床。直饒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如水上葫蘆，也是杓卜 聽虗聲。總不與麼時如何？卓主丈云：放過一着。

開爐，上堂。古人道：風頭稍硬，且歸暖處商量。大眾！且道商量箇甚麼？纔到煖處，便見瞌睡，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蒲團上火爐頭，突出無賓主話，直得額頭汗流。

上堂，舉：雲門大師云：北鬱單越人見諸人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汝更為念般若經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時有僧出問：如何是一切智智清淨？門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師云：雲門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者僧忍俊不禁，墮在漆桶隊裏，竪起拂子云：看！看！北鬱單越人即今在山僧拂子頭上，見汝諸人在者裏立地。乃呵呵大笑云：奇哉！奇哉！南閻浮提人一箇箇盡是會佛法底，較之西天九十六種大段不同。因甚如此？垂手不過膝。

上堂，舉：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善財遍觀大地無不是藥者，乃白文殊云：盡大地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示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師云：善財熟處難忘，文殊將錯就錯，諸人若善參詳，救取靈山一會。久立。

上堂。念念遷謝，新新不停，如汲井輪，無有休息。與麼說話，大似惡水驀頭澆。殊不知，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沈昏醉之鄉，動靜雙泯則落空亡，動靜雙行則瞞頇佛性，將長補短，捨重從輕。卓主丈，云：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鉼。

上堂，僧問：乾峰和尚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此意如何？師云：須彌安鼻孔。進云：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為復啐啄同時？為復別有道理？師云：脚跟下黑洞洞地。進云：乾峰云：典座來日不得普請。是肯他？不肯它？師云：始末一時收。進云：只如昨日有人從江西來，却往浙西去，又作麼生？師云：與雲門鼻孔一般。進云：五湖四海春風裏，千古蔡林正令行。師云：斫額有分。僧禮拜，　師乃云：道可道，非常道，是甚麼道？名可名，非常名，是甚麼名？名不得、狀不得，不屬有、不屬無，不屬玄、不屬妙，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到者裏，三世諸佛只可自知、六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直饒與麼，衲僧門下正是就地彈雀，有甚麼共語處？豈不見首山和尚云：我若坐時你須立，你若坐時我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箇事如隔窓看馬騎，擬議即沒交涉。大眾還會麼？拈得便用、把得便撲，一句定綱宗，青天飛雪雹。卓主丈，下座。

上堂：如來非智巧，智者必以如來為宗；祖師非妙得，得者必以祖師為旨。宗旨既定，清濁自分。一句全提，當陽顯示。聞無聞而聞盡，見無見而見忘。重重鐵壁銀山，處處通天活路。所以道：九霄絕翳，何用穿通？一道神光，未嘗昏昧。正與麼時如何？萬緣脫去輕浮世，一性常來看落花。

劉總領入山齋僧，上堂，舉：朱行軍一日入寺齋僧，行瞬次，有云：直下是，直下是？一僧云：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僧云：幸是佛法中人，惡發作麼？行軍云：喚作惡發得麼？僧便喝，行軍云：鉤在不疑之地。師云：朱行軍廣陳供養，功不浪施，者僧不肯承當，遂成虐設。應菴和尚云：行軍拈出倚天長劒，者僧披襟敢衝雪刃。雖然兩不相傷，爭奈二俱弄險？與麼說話，曲為當時。忽若劉總領今日堂中行瞬，道箇直下是，直下是，是汝諸人作麼生酬對？若也道得，恩無重報；其或未然，三十年後不得忘却。下座。

上堂，召大眾云：日來好雨，且道雨作何色？有底便道：點點不落別處。與麼說話，還契得從上宗乘也無？山僧即不然，日來好雨，且道雨作何色？是青？是黃？是白？是黑？豈不見五祖和尚云：投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下座。

上堂，舉：夾山示眾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自己。保寧勇和尚云：百草頭邊明明顯露，因甚麼不薦？鬧市門頭終日相逢，因甚麼不識？未開眼底且莫錯恠夾山。雖然，干保寧甚麼事？師云：百草頭上只為明明顯露，所以不薦；鬧市門頭只為終日相

逢，所以不識。澹湖與麼道，較它保寧三千里。雖然，且道夾山具甚麼眼？
師一日云：舌是斬身之本，須菩提巖間宴坐，因甚麼天雨四花？
又云：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因甚麼入者皮袋裏？　又云：喫粥了也，洗鉢盂去，衲僧家因甚麼口挂壁上？
師因僧參次，師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以竹篦指香爐云：在者裏你作麼生會？僧無語，師云：者裏也不識。
師問僧：一切處不明，是面前有物，拈却了也，作麼生會？僧云：[祝/土]著，磕著。師云：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僧禮拜，師云：七棒對十三。
師一日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佛殿上蚩吻因甚麼不濕？僧下語俱不契，師代云：今古歷然。
師問僧：七十三、八十四，明明向汝道了也，切忌與麼會。僧云：與麼會又爭得？師云：伎死禪和。僧云：某甲只與麼，和尚又如何？師云：只與麼也難得。僧禮拜，師休去。
端午，上堂。若論此事，如競渡一般，眼眼相看，心心相屬，呈橈舞棹，不觸波瀾，出沒卷舒，爭先快覩，錦標獨奪，滿路歌謠，撥轉船頭，歸家穩坐。所以龍牙和尚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休休，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游。
上堂：大智非明，真空絕迹。二百箇衲僧阿轆轤地，其間一箇半箇不受人瞞。澹湖一夏也不枉與諸人東語西語。畢竟如何？南泉斬猫兒。
赴保寧辭眾上堂：去住本無情，官舟迫去程。風清甘露室，潮滿石頭城。祖道如天遠，皇恩似海平。擬將肝膽瀝，葵藿向陽傾。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二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三

重拈雪竇舉古一百則

溫陵比丘　承宣　集序

至大己酉冬，師謝事浮佛。明年春，雲巖東州禪師闢隆祖塔西之室，以延高致。予得為左右侍，夤夕咨扣，誠有啟於心者。一日請曰：宗門大事，自南嶽馬祖以來，臨濟德山之後，超宗越格，萬別千差，玉轉珠回，具存方冊。而雪竇禪師廓天然之智眼，肆格外之玄談，至於代別拈徵，卷舒縱奪，古今以之為最。而學者徒知宗仰，未能鞠其旨歸。苟非垂慈開發，昭著厥猷，後學何由洞曉？師曰：宗師家不得已，垂一言半句，貴圖直下知歸。豈有知解玄妙，許汝領略？學者自無妙悟，不能洞徹見元，承言失宗，滯句迷旨，依他作解，守轍循途，以致臨機罔知所措。然鏡無照像之功，空淨而已。吾素病密室傳授，裨販古人，不本宗乘，殊為虛誑。子之所請，殆非苟然，第蕪陋不足以攀先哲勝軌耳。由是師遂重拈雪竇舉古一百則，隨得隨錄。既成巨編，不敢私藏，用廣聞見，實予之志也。爰述其由，冠于卷首。至大三年解制日。

舉：德山示眾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山云：你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在。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師云：者僧話也未問，德山因甚便打？然則禍不入慎家之門，若是伶俐漢，便見髑髏遍野。雪竇云：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不是射鵰手，徒說李將軍。

舉雪峰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峰便拋下，僧方擬取，峯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者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師云：見義不為，何勇之有？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床角頭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爾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雪竇云：奇哉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

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爾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百丈竪起拂子，為復如蟲禦木？為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師云：鏗金戛玉，換斗移星，高高峯頂橫行，深深海底闊步。不無雪竇老人要見百丈於喝下大悟則未可在，且刁刀相似，魚魯參差，飯籮裏還著得屎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勾在不疑之地。卓主丈云：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舉，崇壽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雪竇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師云：黑牛臥死水。

舉：永嘉大師到六祖，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六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雪竇喝云：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免見龍頭蛇尾。又再舉：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代祖師云：未到曹溪，與爾三十棒了也。

師云：永嘉未到曹溪時，甚生意氣，及乎到來，大似泥裏推車，步步區區。雪竇雖則向主賓互換處露出向上爪牙，檢點將來，未免填溝塞壑。以主丈劃一劃，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雪竇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

師云：推倒扶起，有賓有主。買帽相頭，長人入水。

舉：香嚴垂語云：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枝，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有虎頭上座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嚴呵呵大笑。雪竇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師云：山僧即不然，樹上樹下總道不難。且道扶香嚴？扶虎頭？

舉：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爾口在什麼處？僧云：某甲無口。祖云：將什麼喫飯？僧無語。雪竇云：好劈脊便棒。者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師云：無口喫什麼飯？雪竇云：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僧舉到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聞舉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雪竇云：眾中總道雪峰不出者

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為作者。

師云：是則草偃風行，不是則畫蛇添足。山僧道：雪峰、趙州總被者僧穿却了也。何以見得？雪峰從此不答話。

舉僧問西堂和尚：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堂云：怕爛却去那？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雪竇云：何不與本分草料？

師云：將謂猴白，更有猴黑。忽有問：山僧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只向道：一抽三，二添四。畢竟如何？高祖殿前焚嗆怒。

舉：臨濟示眾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思一頓喫，誰為下手？僧出眾云：某甲下手。濟拈棒與僧，僧擬接，濟便打。雪竇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

師云：宗師一等提持，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若仔細檢點將來，未免有得有失。當時者僧待他拈棒拂袖便行，直教者漢掣電之機一點也用不著。雪竇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喫得棒也未？

舉：欽山一日上堂，竪起拳，又開云：開即為掌，五指參差。復握云：如今為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出眾，竪起拳，山云：爾只是箇無開合漢。雪竇云：雪竇即不然。乃竪拳云：握則為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為人好？把定為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爾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云：二大老放開把定，總不由別人，子細檢點將來，大似以鰕為目。山僧即不然，開也不得喚作掌，握也不得喚作拳，無高無下，無黨無偏。

大元天子國，依舊化三千。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趕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州云：主丈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雪竇云：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

師云：睦州權衡在手，取捨臨時。雪竇雖則似鏡當臺，大似貪觀天上。山僧即不然，忽有人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答云：猛虎當路坐。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只向他道：想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

舉：棗樹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漢國。樹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云：苦哉！賴值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即禍生。樹云：作箇什麼？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樹云：闍黎受戒多少時？

僧云：二十夏。樹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雪竇云：者僧棒即喫，要且去，不再來。棗樹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

師云：者僧小出大遇，棗樹功不浪施，雖然去不再來，直是報恩有分。只如他道：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如今諸方往往作得失論却。噫！無師嚫之聰，難以別宮商之異；有離朱之瞭，方能辨玄素之殊。乃顧視左右云：者裏莫有天然氣槩底衲僧麼？

舉：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子便掌，州便休去。雪竇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

師云：趙州忍氣吞聲，雪竇以強凌弱，山僧平展商量，敢謂婆子、趙州二俱不了。

舉：保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習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雪竇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者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掀倒禪床，直饒保壽全機也較三千里。

師云：保壽三聖若要發明臨濟正法眼藏，須至與麼。何故？殺人刀，活人劒。

舉僧問無業：如何是佛？業云：莫妄想。雪竇云：塞却鼻孔。又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雪竇云：拄却舌頭。

師云：塞却鼻孔，天清地寧；拄舌頭，崖崩石裂。

舉：僧問德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僧云：勑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便休去。至來日，山浴出，其僧過茶與山，山撫僧背一下，僧云：者老漢方始瞥地。雪竇云：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既以己妨人，者僧還同受屈。以主丈劃一劃，云：適來公案且致，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大眾擬議，一時打趁。

師云：雪竇辨龍蛇眼正，擒虎兕機全，檢點將來，也是折錐探地。德山既以己妨人，什麼處是者僧受屈？還會麼？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舉：保福簽瓜次，太原孚上座到來，福云：道得與你瓜喫。孚云：把將來。福度一片瓜與孚，孚接得便去。雪竇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者？試請辨看。

師云：孚上座一期逞俊，接得便行，要且不得瓜喫，大小雪竇弄巧成拙。

舉：南泉示眾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州云：和尚莫打某甲，向後錯打人去在。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

師云：趙州渾剛打就，豈憚鉗鎚？南泉雖則據令而行，未具通方眼目。雪竇云：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舉洞山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甚時離？山云：去年八月。門云：放你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溜麼去。山於此大悟。雪竇云：雲門氣宇如王，拶著便氷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師云：雲門一期方便，八字打開。洞山水乳不分，難同荷負。雪竇通身是口，不易分疎。當時若據令而行，總是和泥合水底瞎漢。

舉：一僧參馬大師，大師劃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便入，大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大師靠却主丈休去。雪竇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主丈。擬議不來，劈脊便打。

師云：千鈞之弩臨大陣，正好發機；大冶之金遇鉗鎚，方增光彩。馬大師逢強則弱，老雪竇弄假像真。山僧即不然，入也打，不入也打，擬議不來也打。何故？曾經大海休誇浪，除却巫山總是煙。

舉：興化問克賓維那：汝不久為唱道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饡飯。至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趕出。雪竇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索取者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主丈一時打散。

師云：雪竇要與克賓雪屈則不妨，只不合索取者一頓棒，以致千古之下遭人檢點。後來應菴和尚道：雪竇與克賓維那雪屈，要且無，合殺諸人。要會麼？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舉：僧問長慶：眾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雪竇代者。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

師云：長慶大啟玄關，者僧死而不弔；雪竇能區能別，有放有收。當時若善提持，免致伎倆俱盡。

舉：大慈示眾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大慈便歸方丈。雪竇云：大凡扶竪宗乘，須辨箇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

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

師云：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賺殺人；雪竇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劈脊便打。作麼？作麼？山僧識病不答話，口掛壁上，敢有一箇動著動著，性命不存。

舉：趙州到黃檗，檗見來便關却方丈，州云：救火！救火！黃檗便出，擒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張弓。雪竇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箇衲僧問雪竇：笑箇什麼？笑賊過後張弓。

師云：黃檗有頭無尾，趙州得路便行，雪竇看樓打樓，未具衲僧眼在。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云：是什麼源？僧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雪竇云：死水裏浸却，有什麼用處？侍者問：適來成褫伊？清云：無。侍者云：不成褫伊？清云：無。侍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雪竇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要與者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你三十棒。

師云：珠穿九曲，鏡清固是作家；玉解連環，雪竇不妨好手。山僧即不然，是什麼源？其源[祝/土]著鼻孔。侍者若問：是成褫伊？不云：是成褫伊。莫不成褫伊？不云：不成褫伊。非惟順物和光，抑且同生同死。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雪竇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

師云：衲衣下事，萬種千般，聊通一線，臈月燒山。翹松鶴冷金除鑛，踏雪人寒珠走盤。難！難！剔起眉毛子細看。

舉：本仁和尚示眾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皷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雪竇云：本仁也甚奇怪，要且貪觀天上月。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

師云：聲前句後，本仁欲隱彌彰；放兩拋三，雪竇貪程太速。即今聲即是聲，色即是色，也與汝說，也答汝話，作麼生入？

舉雲門示眾云：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雪竇云：便與掀倒禪床。

師云：世尊先行不到，雲門末後太過，雪竇盡其機來，敢謂較三十里。

舉國師三喚侍者，雪竇云：點即不到。侍者三應，雪竇云：到即不點。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雪竇云：瞞雪竇不得。雲門云：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門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

師云：國師三喚侍者，青天霹靂。侍者三應，平地波瀾。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雪竇云：瞞雪竇不得。師云：敗也，敗也。雲門云：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師云：作賊人心虛。雲門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師云：提水放火。

復舉：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投子云：抑逼人作麼？雪竇云：垛跟漢。師云：草裏走。僧問興化，化云：一盲引眾盲。雪竇云：端的瞎。師云：氣急殺人。僧問玄沙，沙云：侍者却會。雪竇云：停囚長智。師云：識什麼好惡？僧問趙州，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師云：話墮也。僧問雪竇，竇便打，師云：棒上不成龍。雪竇復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俱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師云：者老漢前不遘村，後不迭店。拈起主丈云：什麼處去也？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佛？門云：踏破草鞋赤脚走。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門云：主丈頭上挑日月。雪竇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師云：草窠裏覓得一箇，有甚用處？又云：寡不敵眾。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収得。如何是如來藏？泉云：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藏。雪竇云：草裏漢。祖云：不往不來者。泉云：亦是藏。雪竇云：雪上加霜。祖云：如何是珠？雪竇云：嶮。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習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師云：王老師告往知來，同心同德，主賓互換，今古歷然。雪竇雖則向千聖頂[寧*頁]上下者一錐撿點將來，直是天地懸隔。只如道：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隻眼，主賓互換，便能深入虎穴，又作麼生？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舉：僧禮拜雪峰，峰打五棒。僧云：某甲有什麼過？峰又打五棒。雪竇云：雪竇不曾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你若辨得，也好與五棒。

師云：前五棒如麻似粟，後五棒土曠人稀。你若辨得，自救不了。

舉：馬大師令智藏馳書上徑山，山接書，開見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雪竇云：徑山被惑且致，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師云：然則雪竇要與徑山作主，爭奈諸方不甘？當時若呈似國師，必然別有伎倆。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師云：草本不勞拈出。又有道：但與劃破。師云：鰕跳不出斗。雪竇云：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現，還免得麼？師云：有伎倆者免得。雪竇云：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當時馬師畫出，早自惑了也。師云：舌是斬身之本。

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你作麼生會？僧便出去。清云：邯鄲學唐步。雪竇云：者僧不是邯鄲人，為什麼學唐步？若辨得出，與你茶喫。

師云：穿却鼻孔，換却眼睛。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云：向上與你道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鑑。門云：鑑即且致，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門云：者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喫飯麼？僧無語。雪竇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師云：者僧貪拋香餌，豈知觸著鰲頭？雪竇步步登高，不覺通身泥水。以主丈劃一劃，云：你諸人總是長連床上學得底，且道法身還解喫飯也無？良久，吽！吽！下座。

舉：趙州訪茱萸，纔上法堂，萸云：看箭。州亦云：看箭。萸云：過。州云：中。雪竇云：二俱作家。盖是茱萸、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垛漢。

師云：二大老眼辨手親，箭不虛發。雪竇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

舉：臨際與普化去施主家齋，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化踢倒飯牀，際云：太麤生！化云：者裏是甚所在，說麤說細？際休去。至來日，又同赴一施主齋，際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牀，際云：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麤細？際吐舌。雪竇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二十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

師云：諸方商量，總道二大老向千聖頂[寧*頁]上十字縱橫，闡揚少室家風，揭示靈山奧旨。與麼說話，止成念話社家。殊不知

臨際只有先鋒，且無殿後普化。雖則向劒刃上翻身，性命在別人手裏。不是雪竇老人，爭見功高汗馬？雖然，也是一枚老賊。

舉：三角示眾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麻谷出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谷便掀倒禪牀，三角便打。雪竇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上，說什麼此事蹉過？有僧問：眉毛為什麼不眨上？雪竇便打。

師云：眉毛未曾眨上，早是蹉過；若更眨上，眉毛蹉過不少也。

雪竇云：眉毛未曾眨上，說什麼？此事蹉過，入水見長人。

舉：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板漢。雪竇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者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擔板漢？

師云：一盲引眾盲。

舉：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便禮拜。洞山聞舉云：若不是龐公，大難承當。巖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竇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打，非惟勦絕洞山，亦乃把定龐老。還會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師云：巖頭已是抑下威光，大小德山一向賣峭。若非洞山短處求長，爭見花鋪錦上？雪竇雖則乾坤坐斷，令不虛行，要且未見一手擡一手搦處在。

舉：巴陵示眾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幡，風向什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云：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

師云：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川云：若不是老師，洎與龐公答話。士云：有問有答，盖是尋常。川不管。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川亦不管。士喝云：者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川拈茶籃便歸。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師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道根苦。

舉，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雪竇彈指三下。

師云：是即是，只得八成。

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爾鉢囊裏。雪竇呵呵大笑。

師云：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只是未見睦州在。

舉本生和尚以主丈示眾云：我若拈起，爾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爾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為人在甚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生云：也知闍黎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

餘，高高處觀之不足。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雪竇云：者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迴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為人處也無？復拈主丈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師云：本生拈起也如龍得水，放下也似虎靠山，若非者僧深辨端倪，未免勞而無功。雪竇云：者僧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舉：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三下。其僧復問巖頭，巖頭打三掌。雪竇云：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師云：雪峰三下與巖頭三掌還有優劣也無？若緇素得出，便知雪峯、巖頭見性非特與他聲聞、菩薩不同，直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一時列在下風，自然超其宗、越其格。其或語不知顛倒、理不識正邪，雷例道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莫道不疑好。

舉太原孚上座參雪峰，至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雪竇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覷，便高豎降旗。孚至來日入方丈云：昨日觸忤和尚。峰云：知是般事便休。雪竇云：果然。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雪竇云：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峰。且道太原孚具什麼眼？

師云：雪竇雖善裁長補短，要見雪峰則未可在。何也？當時若不是雪峰，幾被孚上座覷破。孚至來日上方丈云：昨日觸忤和尚。雪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云：殺人刀，活人劒。僧問雲門，門便打，師云：粉骨碎身未足酬。雪竇云：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峰。師云：著甚死急！諸人要識孚上座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豎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只為喚作拳頭。雪竇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師云：要明向上鉗鎚，還他本分衲子。者僧豎起拳頭，正是依草附木。雪竇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只為喚作拳頭。

舉僧請益雲門、大師、玄沙三種病人話，門云：你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主丈便挃，僧退後，門云：你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你不是患聾。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你不是患瘂。僧於此有省。雪竇便喝云：者盲聾瘖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槌竪拂不管，教近前又不來，還會麼？不應

諸方，還柰何得麼？雪竇若不奈何，爾者一隊驢漢又堪作箇什麼？以主丈一時打趁。

師云：諸方既不奈何，雪竇更是懨懶。如今有般漢刺頭入膠盆木，見拈槌竪拂，他便瞬目揚眉，忽若放兩拋三，便乃拏雲攫浪，問云：會麼？云：某甲是某州人事。可謂金沙混雜，玉石俱焚，邪正不分，過由鞭影。驀拈主丈云：看看，主丈子穿過諸人髑髏。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者邊來。雪竇云：鈍致煞人。僧問趙州：王索仙陀婆時如何？州曲躬叉手。雪竇云：索鹽奉馬。

師云：雪竇也是方木逗圓孔。忽有人問山僧：王索仙陀婆時如何？答云：者漆桶。且道與香嚴、趙州是同是別？具眼者辨取。

舉鼓山示眾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劒。時有僧問：承和尚有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劒。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山云：拕出者死屍。僧應諾，歸衣鉢下打疊便行。山至晚問首座：問話僧在否？座云：當時便去也。山云：好與二十棒。雪竇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此，若子細點檢來，未免一時埋却。

師云：鼓山好一口劒，爭奈柄杷在者僧手裏。雪竇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是自傷己命。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陵云：和尚問誰？州云：問長老。陵云：何不領話？州云：我不領話，爾不領話。雪竇云：墮也，墮也。復云：者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主丈云：什麼處去也？

師云：者老漢問話也不了。雪竇云：墮也，墮也。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山下禪床，打四藤條。雪竇云：藤條未到折，因什麼只與四下？須是箇斬釘截鐵漢始得。大禪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山云：打鍾著。禪便走。雪竇云：者漢雖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

師云：者漢探頭太過，不知身在網羅。仰山打四藤條，也是應病與藥。雪竇云：藤條未到，折因什麼？

只打四下。黃連未是苦，黃檗好為鄰。

舉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前面是虎。沙云：是汝。雪竇云：要與人天為師，前面端的是虎。

師云：要與人天為師，莫問是汝是虎。與麼說話，粘皮綴骨，有甚了時？山僧敢道：大小玄沙自救不了。

舉南泉山下有一菴主，行脚僧經過，謂庵主云：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主云：非但南泉，直饒千佛出興，亦不能去。泉聞，令趙州去看，州見便禮拜，主不管；州從西過東，主亦不管；州又從東過西，主亦不管。州云：草賊大敗。拽下簾子便行。歸舉似南泉，泉云：從來疑著者漢。雪竇云：大小南泉、趙州，被个擔版漢勘破了也。

師云：趙州一期逞快，爭奈事出急家，大小雪竇話頭也不識。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雪竇云：曾有僧問雪竇，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鼈恕龜，必應有主。

師云：雪竇若無後語，未免打入漆桶隊裏。

舉：巖頭、雪峰、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山云：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云：是即是，打我太煞。巖頭云：爾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雪竇云：諸禪德，欽山致个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頭蛇尾。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搠。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行，雪峰、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

師云：曾聞雪竇是作家宗師，善能提唱古今、光揚宗眼，子細檢點將來，大似壓良為賤。當時欽山被打，豈不是退己讓人？若是捋虎鬚，天皇、龍潭一宗豈有今日耶？山僧愛喜不愛嗔，敢謂雪峰、巖頭較三十里。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般若體？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云：兔子懷胎。雪竇云：非惟把定世界，亦乃安貼邦家。若善能參詳，便請丹霄獨步。

師云：者老漢要且無出身之路，好與二十棒。雪竇雖則同生同死，有放有收，也是子承父業。

舉：烏臼因玄、紹二上座到，臼云：二禪伯近離甚處？云：江西。臼便打。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臼云：你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臼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參堂去！雪竇云：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劈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主丈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

師云：驅耕奪食，烏臼本分宗師；打鳳羅龍，雪竇天然敏手。雖然，若總與麼，臨濟一宗掃土而盡。

舉：僧辭大隨，隨問：甚處去？云：峨眉禮拜普賢去。隨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畫一圓相拋於背後，隨云：侍者將一

貼茶與者僧。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雪竇云：煞人刀，活人劒，具眼底辨取。

師云：者僧往峨眉禮普賢，無端被大隨輥入草窠裏一上，雲門無風起浪，雪竇平地戈矛，雖然今古傳揚，必竟不曾圓却此話。敢問諸人，且道大隨將貼茶與者僧作什麼？

舉：雪峰問僧：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是否？僧云：不敢。峯云：爭解與麼來？僧云：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峰云：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峰乃召：大德。僧迴首，峯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峰云：者漆桶。僧無語。峰却顧謂鏡清云：好箇師僧，向漆桶裏著到。清云：和尚豈不是據欵結案？峰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迴是什麼？被他道：者漆桶。又作麼生？清云：成何道理？峰云：我與麼及伊，你又道據欵結案；他與麼及我，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麼時節，其間有得不得？清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此之人，翻成毒藥。雪竇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還會麼？者漆桶。

師云：宗師家一挨一拶，絲來線去，固是尋常，若不是鏡清，便見分疎不下。雪竇云：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棒上不成龍。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僧舉到鹽官，官云：一箇棺材，兩个死漢。玄沙聞舉云：鹽官是作家。雪竇云：三箇也得。

師云：把手拽不入。

舉：雲門問新羅僧：你是甚處人？云：新羅人。門云：將什麼過海？云：草賊大敗。門云：為什麼在我手裏？云：恰是。門云：一任[跳-兆+孛]跳。雪竇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者僧為什麼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打。

師云：雪竇氣勢甚大，其奈者僧是慣戰作家，雲門弱處逢強，爭免氷消瓦解？

舉北禪問僧：近離甚處？云：黃州。禪云：夏在甚處？云：資福。禪云：福將何資？云：兩重公案。禪云：爭奈在我手裏？云：在手裏即收取。禪便打，者僧不甘，隨後趁出。雪竇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還知者僧麼？只解瞻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手裏，棒折也未放在。

師云：宗師為人，如倚天長劒，孰敢當鋒？者僧既是不甘，北禪還同莽鹵。雪竇雖則入泥入水，未免勞而無功。

舉：睦州示眾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眾，大眾回首，丈云：是什麼？有什麼共語處？黃檗和

尚。大眾方集，以主丈一時打下，復召大眾，大眾回首，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雪竇云：說什麼猶較些子？直是未在。若據雪竇，眾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鐵槌為眾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驀拈主丈云：放過一著。

師云：曾聞睦州擔板，果然只見一邊。雪竇云：說什麼猶較[此/且]子，直是未在明眼人，難瞞山僧者裏。眾集，乃召大眾云：退後，退後。眾擬議，拈主丈云：三十年弄馬，騎却被驢撲。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云：人人出者箇不得。沙云：情知爾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玄沙云：人人出者箇不得。山云：和尚習麼道得，某甲為什麼不得？沙云：我得爾不得。雪竇云：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

師云：我得爾不得，騎賊馬趕賊，拽脫鼻頭繩，水牛也不識。只如雪竇道：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又作麼生？良久，云：爭即不得？

舉：南泉示眾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眾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臥龍代云：和尚屬某甲。禾山云：是何道理？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領布衫。雪竇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輪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

師云：雪竇雖則見機而作，爭奈諸方老宿高價相酬，已屬別人了也。山僧即不然，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且待別時來。還會麼？牛頭南，馬頭北。

舉茱萸把一橛竹，上堂云：還有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橛。茱萸便打。虛云：莫錯打某甲。茱萸休去。雪竇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趁出。

師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虛空釘橛。忽有箇漢出來道：虛空是橛，且作麼生祇對？氷稜上走馬，劒刃上翻身，是我尋常用底。若也放過，你者一隊瞌睡漢向甚處摸索？以主丈一時打趁。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大梅。相見了，具說前事。夾山問：未審那箇親？那箇疎？梅云：一親一疎。山又問：那箇親？梅云：且去，明日來。夾山至來日，又問：未審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云：我當時在。大梅失却一隻眼。雪竇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為天下宗匠。

師云：夾山通身是眼，不辨親疎；雪竇好肉剜瘡，爭免傍觀者哂？山僧道：當時失却便休，管取輝天鑑地。

舉僧問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雪竇云：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子。

師云：說什麼較些子？直是未在。山僧道：若要作雪峯弟子，須是禮拜者僧始得。何故？日月易流。

舉僧問長慶：羚羊未挂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云：挂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慶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雪竇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眾生眼。長慶較[此/且]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羚羊未挂角，也似萬里望鄉關。

師云：雪竇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大小長慶答話也不了，雪峰山裏一千五百人善知識還曾夢見也未？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同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同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雪竇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其中有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點檢分明，管取解空第一。

師云：問既不同，答亦有異。因甚如此？巴陵見雲門，睦州見黃檗。

舉趙州示眾云：今夜答話去，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州云：比來拋塼引玉，引得箇墼子。法眼和尚遂乃舉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得？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雪竇云：伶俐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此，放過覺鐵觜。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什麼拋塼引墼？諸禪德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盖代功。

師云：老趙州寰中獨據，不動一塵，忽然重整戈矛，便見風行草偃，直得盡大地人冰消瓦解。覺鐵觜云：如國家拜，將甚人去得？云：汝去不得。師云：果然。法眼云：我會也。師云：識什麼好惡？雪竇云：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甚麼拋塼引墼？師云：若不酬價，爭辨真偽？

舉：耽源辭國師歸省覲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展坐具禮拜。祖云：子欲作佛去。源云：某甲不解捏目。祖云：吾不如汝。雪竇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諸人要識耽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

師云：耽源大似當門獅子，凜凜神威，大小馬師，元來小膽。雪竇云：要識耽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誰道不驚羣？

舉：溈山問仰山：甚處來？山云：田中來。溈云：田中多少人？山插下鍬子，叉手而立。溈云：南山大有人刈茅。山拈得鍬子便行。玄沙云：我當時若見，與踏倒鍬子。鏡清云：不奈船何，打破舀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鍬處？叉手處？招喚：某甲。僧應諾。

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雪竇云：諸方老宿咸謂插鍬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師云：諸方老宿與麼提持，雖則洞徹淵源，要見溈仰父子相投，言氣相合，則未可在。玄沙云：我當時若見，即踏倒鍬子。師云：識法者懼。明招喚僧，僧應諾。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師云：猶較些子。雪竇云：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師云：千年田，八百主。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麼？僧云：瑞巖。沙云：瑞巖有何言句？僧云：長喚主人公。自云：諾。醒醒著，他後莫受人瞞。沙云：一等是弄精魂，甚奇怪。却云：何不且在彼中？僧云：瑞巖遷化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雪竇云：蒼天！蒼天！

師云：玄沙巧盡拙出，雪竇直處成迂。山僧若作者，僧待他道：如今還喚得應麼？但云：諾！諾！待他擬開口，拂袖便行，非惟勦絕玄沙問頭，亦使瑞巖老人千載之下觀光有在。

舉：雪峰問僧：近離甚處？云：覆船。峰云：生死海未渡，為什麼覆船？雪竇代云：久嚮雪峰，待者老漢擬議，拂袖便行。其僧當時無語，歸舉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雪峰，舉此語，峯云：此不是爾語。云：是覆船恁麼道。峰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閽黎事。雪竇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橫行。

師云：雪峰好二十棒，當時待者僧無語，便寄與覆船，却較些子。及乎再來後，二十棒合是雪峰自喫。雪竇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舉：德山圓明示眾云：但有問答，只竪一指頭。寒則普天普地寒。雪竇云：什麼處見俱胝老？熱則普天普地熱。雪竇云：莫錯認定盤星。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嶮絕。甚麼處得一指頭禪？

師云：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升天。

舉：僧問南院：從上諸聖什麼處去？院云：不上天堂，即入地獄。云：和尚作麼生？院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云：令合是爾行。又打一拂子。雪竇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

師云：者老漢已是葛藤，不能折合，還知寶應落處麼？僧擬議，劈脊便打。若是箇伶俐衲僧，便可全身擔荷，光耀蔡林。令既不行，千古之下爭免雪竇檢點？良久，召大眾，眾擬議，拈主丈云：什麼處去也？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宿總未得勦絕，作麼生道得勦絕去？慶良久，福云：情知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你作麼生？福云：兩手扶犁水過膝。雪竇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因什麼道未得勦絕？酌然能有幾箇？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雪竇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師云：俱忘未忘，灼然未得勦絕。大小長慶放過保福，當時待他道：作麼生得勦絕去？但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教他保福進且無門，退亦無地，直饒雪竇要免長慶在鬼窟裏，且緩緩。

舉：大梅聞鼯鼠聲，謂眾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雪竇云：者漢生前莽鹵，死後瞞頇。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

師云：即此物，非他物，老大梅可謂惺惺。雪竇云：者漢生前莽鹵，死後顢頇，出三界二十五有去也。

舉：雪峰示眾云：望州亭與你相見了也，烏石嶺與你相見了也，僧堂前與你相見了也。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致，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雪竇云：二老宿是即是，只知雪峰放行，不見雪峰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麼？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

師云：雪峯把定處，二大老固是不知，當時若問雪竇，未審作麼生祇對？如今師僧十箇，有五雙不知落處，山僧者裏莫有別機宜、識休咎底衲僧麼？卓主丈，云：三十年後。

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為體？慈云：般若以何為體？州呵呵大笑。至來日，州掃地次，大慈却問：般若以何為體？州放下掃箒，呵呵大笑。雪竇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師云：前來笑與後來笑，較三千里。雪竇云：大慈還識麼？識得也較三千里。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鉢至法堂上，雪峰見云：者老漢！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回。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舉，令侍者喚巖頭至方丈，問：爾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啟其意。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巖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只得三年。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雪竇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

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師云：德山被巖頭一拶，已是去死十分，何待三年後方始遷化？巖頭密啟其意，諸方咸作奇特商量，山僧如眼見鼻頭，敢謂德山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雪竇云：德山大似無齒大蟲，好手鑑不出。諸人要會末後句麼？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舉：雪峰一日見獼猴，乃云：者獼猴各各背一面古鏡。三聖便問：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峰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煩。雪竇云：好與二十棒，者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師云：大眾！且道三聖將錯就錯？雪峰將錯就錯？若也辨得，二十棒放過也不為分外；其或未然，還我話頭來。

舉僧問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到，淨瓶云：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古佛過去久矣。雲門大師道：無朕迹。雪竇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大忙生。

師云：雲門可謂光前絕後，大小雪竇錯下名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有什麼屎朕迹？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為什麼不得他衣鉢？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相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洞山深肯。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欵欵將去。

師云：與麼則者僧得他衣鉢了也。且道還有分付處也無？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山僧道：若不將來，爭知是瞎？者裏參見祖師了，三十棒自領出去。

舉：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髣像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子云：道什麼？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云：閑言語。雪竇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點檢來，直是天地懸隔。纔問，便和聲打。

師云：雪竇只知投子把定，不知投子放行，直饒檢點將來，也是泥裏洗土。

舉洛浦久為臨濟侍者，到夾山問：自遠趁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闍黎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無對，山便打。雪竇云：者漢可悲可痛，鈍致他臨濟。他既雲月是

同，我亦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便摵。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窻下安排。

師云：夾山說道理即不無，爭奈不能塞斷人口何？也不見道：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還會麼？一等共行山下路，眼頭各自看風煙。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煩。雪竇云：可惜放過，好與二十棒。者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師云：雪竇和泥合水與二十棒即不無，若要扶豎雪峯，驢年也未夢見在。雖然，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舉：伏牛為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國師問馬祖：有何言句示人？牛云：即心是佛。國師云：是什麼語話？良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牛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雪竇代云：當時便喝。牛却問：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雪竇云：是什麼語話？也好與一拶。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師云：國師前頭也好與一拶，後頭也好與一拶。雪竇云：見之不取，千載難忘。喝云：是什麼語話也好與一拶？

舉：玄沙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你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則未在。雪竇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只向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師云：鏡清被玄沙熱瞞且置，只如雪竇與麼道，還契得他玄沙也無？拈起主丈云：你諸人從江西、湖南、兩浙來見主丈，但喚作主丈，行但行，總不得動著。

舉：先報慈問僧：近離甚處？云：臥龍。慈云：在彼多少時？云：經冬過夏。慈云：龍門無宿客，為什麼在彼許多時？云：獅子窟中無異獸。慈云：你試作獅子吼看。云：若作獅子吼，即無和尚。慈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雪竇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險。還點檢得麼？

師云：雪竇能區能別，縱奪可觀，檢點將來，也只扶得者僧，要且未見報慈在。山僧當時若作報慈，你試作獅子吼看。擬開口，劈眷便打。者僧若是真獅子兒，善能哮吼；其或不然，管取跳不出。

舉船子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雪竇云：者漢勞而無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作麼生免此過？良久云：莫謂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

師云：將謂者老漢有多少奇特？拈主丈云：祖師鼻孔在者裏得也，錦鱗紅尾，滿載歌謠；不得也，明月清風，一竿脩竹。總不恁麼時如何？須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

舉：投子問巨榮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僧云：到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僧遶禪床一匝而出，子云：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雪竇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與，擒住便喝，是誰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

師云：投子一言半句不可道無，在諸方只是不通檢點。僧云：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水，不可借路。雪竇云：是誰不甘？穿過鼻孔，若跳得出，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舉：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雪竇云：主丈子是塵，有甚麼過？過既無，應合辨主。所以道：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

師云：雪竇盡令提綱，爭奈事不孤起。山僧即不然，主丈子是塵覺亦不可得。還會麼？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有个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主丈，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横擔主丈，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

師云：者老漢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眼裏著不得沙、耳裏著不得水。什麼處是無事道人？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者般漢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後遇著本色衲僧，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人中一人受救。具眼者辨取。

重拈雪竇舉古一百則，因溫陵宣首座有請而作，非所謂妄擬前脩，圖誇後學為自得也。昔卍菴嘗謂：拈頌之作，始於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後之作者，馳騁雪竇，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為美，使後學不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云云。然道德懸遠，弗逃先聖之譏；文彩相鮮，決非愚事。惟徑截省要處，揭示直指之傳，恐無愧於抑揚云爾。時。皇慶壬子孟夏，休居叟書于開元娑羅室。

法語

示海首座省母

父母未生已前，便有報德酧恩一句。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明，如虛空之廣。雖千佛出興，相共讚揚，止是明建立邊事。若欲窺其涯涘，辨其端倪，鞠其旨歸，窮其蘊底，經無量劫，止益疲勞。入海筭沙，有何利益？是故從上若佛若祖，乘大願輪，遊人間世，最初一著，莫不一一用金剛正印印定，然後無差。脫略萬緣，等觀三世，無有我人眾生分別影響之異。然後示以生死涅槃，捨身受身，出此沒彼。所謂種種幻化，悉生我心，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殊不知我王庫內，寔無是刀。祖師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此言極為切要。怜悧漢纔聞舉著，便可如白衣拜相，更不循途守轍，歷涉階梯。然後轉向那邊，回天關，立地軸，掀翻聖凡窠窟，截斷生死根株。無一法不是真乘，無一物不為妙用。孚上座問鼓山：父母未生已前，鼻孔落在甚麼處？鼓山云：即今生也，鼻孔在甚麼處？孚上座不肯，乃云：你問我。鼓山理前問，孚上座但搖扇而已。信知此事，己眼洞明，脚跟下虛豁豁地拈將出來，迥然殊特。只如鼓山云：即今生也，鼻孔在什麼處？若向者裏著得隻眼，便見祖師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亦乃如十日並照，目前萬象森羅，四聖六凡，長短纖洪，瞞他一點不得。直饒孚上座不肯，也是抱橋柱澡洗。若更向搖扇處卜 度，以當向上宗乘，轉沒交涉。个事如紅爐片雪，直是無一絲毫，猶恐坐在無魂必死之地，何況有佛有祖，有冤有親，有恩可酬，有德可報？縱經塵劫，欲知父母未生已前鼻孔落處，終莫能得。畢竟如何？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示機侍者

古人流通佛祖言教，垂示後學，有抽釘拔楔、解粘去縛之妙，至於周旋返覆、逸格變通，如轉圓石於萬仞之崗而壽後世者，無他焉，盖欲脫去情執勝負、知見解會，置人於空勞勞、淨倮倮、洒洒落落、無為無事大解脫之場也。今則不然，動有所礙，世智聰利者有辯強自勝之殊，枯木寒灰者墮寂默馳求之異，觀其措置，靡不自謂從上爪牙，殆乎臨機應變、觸境遇緣，未嘗不是黑山鬼窟下活計也。此事決非造次，要在當人領略時灼然諦當，然後二六時中無絲毫滲漏，方可就人決擇，尚恐為知解風所吹，其珍蓄寶秘不肯放捨，為將來大病，況根本不實、造詣未至而欲究明斯事，何異蚯蚓之舞欲昇煙雲而變化，其可得乎？看他馬祖、百丈、黃檗、臨濟的的相承、潛符密契，顯示此箇法門直是嶮峻，至於臨機八面、獨脫

無依，所謂周旋返覆、逸格變通，如轉圓石於萬仞之崗者，豈徒云哉？

示性上人

趙州狗子無佛性，也勝猫兒十萬倍。此五祖老人向生佛未具已前，孤迥迥、峭巍巍處單提者一著子，務要絕羅籠、脫知解，以自證自悟為期，豈淺近浮習、馳騖言語、立機立境者彷彿於其間哉？近時以來，多不本所自惟，只向情意識卜度，所謂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如今若要易見，但於脚跟下洞照自己本分一段靈光，父母未生已前常炟赫地，至於今日何曾昧却絲毫？古人云：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與麼說話，豈不是龍馳虎驟、香象渡河，獨脫無依、威德自在者也？

示本禪人

道本無言，言言見道；法無所著，處處皆真。乃從上佛但之徽猷，非今時淺根之窠窟。務要存心確實，於二六時中，以透頂、透底、徹骨、徹隨為期，則悠久自然成辨。是他上根利智之士，初無他術，但能一刀兩段，直截無疑，全體承當，了無依倚，然後指揮佛祖，排斥眾魔，吞爍乾坤，隨處建立，更不尋枝摘葉，帶水拖泥，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所以麻三斤、乾屎橛、杖林山下竹筋鞭、楚王城畔東流水之類，是皆破妄纏、出見刺、超名相、離垢染、絕解路、去情執之要徑也。

示慧禪人

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此豈離言說而求其根本充實、理地精至而純一無雜哉？要在猛利一徑截斷，然後將古人言句密切提撕，畢竟是什麼道理？所謂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與麼會得，一大藏教無一法可當情，德山棒、臨濟喝，颺向糞掃堆頭，全體是箇大解脫人，何處更有情量境界、差別機緣、透脫不透脫耶？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除非知有莫能知之。

示慧禪人

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說即不無，了即不可。須知道：三世諸佛是未了底，六代祖師是未了底，天下老和尚是未了底。與麼會得，好一員無事衲僧。只如盡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是千佛一

數，且道是了耶？不了耶？衲僧家到者裏，直得機如掣電、眼似流星，撩起便行，卒摸索不著。所以從上諸老宿拈一機、示一境，無非向生佛未具已前單提者一著子，務要存心直截，不在多端，才涉思量，即成窠臼。豈不見臨濟侍德山，山云：老僧今日困。濟云：者老漢寐語作什麼？德山擬拈棒，臨濟便掀倒禪床。二大老如奔流度刃，不犯鋒芒，截鐵斬釘，豈容擬議？如今諸方商量，只管說照用同時，賓主互換。咄！白日青天，切忌寐語。

示念禪人

道無迷悟，法離見聞。直下承當，猶存窠窟。若要乾坤坐斷，應須撒手懸崖。從教鐵壁銀山，管取當頭裂破。脚跟下穩實，手面上玲瓏。至覿面臨機之時，著著有出身之路。是故從上老宿提持个事，深不容易。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德山到龍潭，吹滅紙燭，便云：從今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雪峰問玄沙：備頭陀何不遍參去？玄沙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是皆一一契證，若佛若祖，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之妙。此道荒凉，無甚今日。年來師僧看不上眼，十年二十年，出蔡林，入保社，名字行脚，本非正因。其間一箇半箇，稍若知非無非，影響相承，被人挨拶將來，便見氷消瓦解。間有亂呈懵袋，問渠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意旨如何？便云：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德山見龍潭吹滅紙燭，因什麼便道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答云：脚跟下黑洞洞地。雪峰問：備頭陀何不遍參去？玄沙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時如何？對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如斯見解，凌辱宗風，未能一念回光，一味食人涎唾。若解頓忘知見，洞徹淵源，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與他老宿把手共行，二六時中，全體是箇大解脫人。纖塵不立，凜凜孤危，不受差排，豈容近傍？便見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從教千聖出來，直是搆他不著。

示與禪人

五祖和尚云：山僧十數年海上參尋數員尊宿，自謂千了百當，及至浮山圓鑑會中，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咬破一个鐵餕餡，直得百味具足。且餡子一句作麼生道？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以向堦前鬪不休。者老漢懸羊頭，賣狗肉，徹骨風流，熏天臭氣，籍沒臨濟家私，凌滅楊岐宗旨，致令後代兒孫不能直截根源，惟務尋枝摘葉，所謂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

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者是也。如今諸方商量，便道雞冠花詩即是餡子一句，謂之天然標格，絕世提持，全明向上爪牙，徹證佛祖巴鼻。或謂不是餡子一句，一味佯聾詐啞，指柳罵桑，得路便行，不循途轍。不然，則二俱不涉，謂之獨弄單提，栗棘金圈拋來擲去，顯臨濟無位真人提殺活金剛寶劒，是皆鑽龜打瓦，意識搏量，摸象眾盲，異端競起。如今若要易見，但向五祖百味具足處直下覷破，自然伎倆忘，心路絕，全心即佛，全佛即心，非惟坐斷五祖舌頭，抑可與三世諸佛、六代聖人、天下老和尚同一心知，同一眼見，七出八沒，獨步大方，如師子王得大自在。其或不然，但看今年二三月，滿城開徧牡丹花。

示見侍者

佛祖大事，有志之士決欲究明其所稟器質迥然不同，纔出頭來便知生佛未具已前一著子，自證自悟、自作為自建立，未曾有毫髮許道理從外來也。五祖和尚云：十二時中如靠一座須彌山相似。此言極有深旨。所謂須彌山者，即是生佛未具已前一著子也。德山未到龍潭時，早知有此一著，纔入門未曾相見，便云：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見，渾鋼打就、生鐵鑄成，無過此語。龍潭云：子親到龍潭。者箇便是將德山向平地上掘坑埋却，且不驚天動地。若是透不過底，直是礙塞殺人，又何用奪鼓掣旗、展劒刃上事？然後謂之明殺活也。至于吹滅紙燭豁然大悟，燒却疏鈔出大言牌，是皆熟睡饒嚏語耳。後至溈出著草鞋背法堂便去，又是第二頭矣。一日小參不答話，有云：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便打？德山云：汝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德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若不知有者一著子，又焉能如此疾燄過風，不容擬議者耶？雪竇云：德山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雪竇天然氣槩，逸格提持，惜乎不辨來風，非惟不識者僧，抑亦蹉過德山不少。雖然，參學人切忌向者裏釘樁搖櫓。見侍者來自新羅，妙齡英發，險阻艱難，歷涉殆盡，孜孜為道，愈篤愈勤，其所守確乎不可拔也。訪子於隆祖塔左，以己事見扣，然宗門大事，賴有力者相與扶持。古人有雖老不敢寧居逸體，惟談禪病以警來蒙之說，予智識荒凉，豈敢妄攀先哲？因其來問，語意至誠，不得不為靦縷也。

珍藏主自菴說

珍藏主以自菴為稱，求說於予，予固無舌而不能說也。然無舌而說，豈萬象森羅，摠然在吾耳目之間，而能替吾說耶？夫自菴者，盖自己清淨廣大，虛徹靈明，盖天盖地，包含法界本有之菴也。故能以生死涅槃、真如佛性為關鑰，三界二十五有為戶庭，十八處為堂奧，四大五蘊為家具。要在當人於二六時中，與一切人把手共行，出入無間。常時虛豁豁地，則通上徹下，直截無疑，穩坐家堂，受用自在。豈復上他門戶，別有對待，而使吾行住坐臥不能確實哉？石頭和尚云：菴雖小，含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原其古人所自，必欲後人傳持佛祖正命之道，不愁無佛，但愁無眾生也。眾生與佛，是一是二？居此庵者，為吾辨之。

重刊汾陽和尚語錄疏

昔風穴和尚謂首山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觀此一眾，雖敏者多，見性者少。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捨。風穴高提祖印，向千聖頂[寧*頁]上下者一著，不妨嶮峻。其奈首山言前領旨，格外明宗，直下承當，不存毫髮。洎風穴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而首山宏機捷出，拂袖便行，如淵之深、嶽之聳，所謂唱愈高而和愈峻也。汾陽禪師出首山之門，弄西河獅子，奮出窟爪牙，哮吼一聲，群魔屏迹。梵僧請法，即為敷揚，戛玉鏗金，超聞離見。六人大器，具在典章，耀古騰今，蔚林標格。家法來從有自，正音其可無傳？在昔固已刊行，歲久遂成湮沒。天台子聰藏主，靈機夙契，宗匠親承，慨祖室之長冥，惜真風之不振，握驪珠擬澄滄海，執慧斧欲伐邪林，募緣重刊，垂惠後學。余嘉其志，故發緒言，希聞見而樂從，庶有光於祖道也。

示梵藏主

大力量人，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明眼人落井。此是松源老祖向千聖著眼不及處捩轉面皮，直教盡大地人寒毛卓竪，自古自今多少人向者裏窺覷無由，未免東卜 西卜 。殊不知，拋却自己家珍去尋瓦礫，及至入般涅槃，自知平生做盡伎倆，百醜千拙，無著慚愧處，却云：兄弟久聚正路，行者有之，而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平沈，痛哉！痛哉！此又是第二頭矣。先育王云：你若是箇一刀兩段底漢，黑豆法有甚難用？智門和尚云：黑豆好合醬。只者便是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猶如不相識。參學人到者裏如何著眼？自非心機路絕，照用都忘，動靜施為，渾成大用，未

免容易了却。所謂殺人刀、活人劒，乃上古風規，亦今時樞要，當頭坐斷，左右逢原，妙用縱橫，透頂透底。雖然如是，大力量人因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在甚麼上？明眼人因甚麼落井？直饒不動口、不搖舌、不作伎倆，一一緇素得來，我更問你：作麼生是黑豆法？

示巖維那

言無言言，行無行行，修無修修，證無證證。會者近爾，迷者遠乎？此是釋迦老子在鹿野苑中為五比丘初說四諦法也。後之學者讀之甚多，會之甚少，會而行之亦復少矣。然而稟質昏昧，習性怠墮，固不在言；天資明敏，理地精至者，動有所礙。此病非特今時有之，古之英特超詣之士，未嘗不墮斯轍。阿難多聞，不證無漏；鶖子滿智，未徹法源。至於黃梅七百高僧，世智辯聰，俊偉奔軼，莫不有之。及乎呈偈投機，遂有不識字行者，信口發言，倩人書寫，有菩提無樹，明鏡非臺之句，驚動一時，然亦不知說何法也。及至夜半傳衣，而七百高僧疑情未決，竟欲奪取，遂至大庾嶺頭，而明上座最先及之。盧行者以不思善惡本來面目之語詰之，而明上座因時發露本地風光，方知密意不從人得。若以明公之博識遠見、名稱普聞，嘗為七百龍象所推，較之盧行者不識一字，何止霄壤之遠？然聖賢示化，由本願力，隨眾生心，現殊勝事。當穩顯不測之際，而成就此無上最勝第一義門，決非細事。況此事不在心機巧智，只要根本充實，以徹證為期。然後遇著本色宗匠，不近人情，施以惡辣，自然成辦。然後奮大機、顯大用，向千聖頂[寧*頁]上揭示不可示之宗，提持不可持之要。直下如生鐵鑄就，雖千佛出興，要且移換他一絲毫不得。德山和尚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與麼說話，可謂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正體堂堂，纖塵不立。如今若要直下無疑，不用如之若何，便請一時領取。若更問道：領箇什麼？我也救汝不得。

楞嚴經授天錫郭山長

天錫山長郭公，為鄱江椽吏，去湖寺密邇，與予為方外友。凡過從，亹亹言論，至情真義篤處，必脫略邊幅。能以吾佛祖無上妙圓之道，增益重信，開發正見，在塵勞中，不與萬法為侶，真大丈夫也。況淵才雅思，卓冠古今，悉自天稟，又非時輩所及。嘗謂之

曰：士大夫去古既遠，不能深造遠到，良由一念迷妄，背自本心，流入諸趣，於一切違順境界、差別因緣，透脫不行，自作障難。是故世尊在室羅筏城，住大精舍，直授阿難首楞嚴王具足三昧，揭示此心真實虛妄，如大日輪昇大虛空，使一切有情無情，無不覩其清淨光明，徹證此心不生滅地。然而此經傳至中國，幾數百年，自非夙習大乘，則不能信受。觀公所存，若合符節，妙圓超悟，正在斯時。果能探賾精通，超情離見，然後逢緣遇境，管照一如。所謂在家菩薩，與裴相國、楊大年、李駙馬輩，同入清淨無為法性海中，轉化有情，利行一切，不為虛出頭也。予既授此經，復書此以勉其進。

示啟侍者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從上佛祖言教，到者裏一時裂破，古今淨盡，物我俱忘，如斬一縷絲，一斬一切斬，千劫萬劫，不壞不移，然後無絲毫過患，便可回天關、轉地軸，向千聖頂[寧*頁]上拈出一機，萬靈仰望不及處拶出父母未生已前面目，直是風凜凜地，方可稱為大解脫人，脚跟下十字縱橫，綽綽然有餘裕也。前聖後聖建立門庭，例皆如此。近世學者不本宗乘，向外馳求，自為虛誑；及乎歇得馳求，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未能轉向那邊，至竟還成莽鹵，從上來事儘有生涯。睦州和尚云：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不得孤負老僧。懸崖撒手，正在斯時；纔涉思量，即落第二者裏。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十二時中隨分著衣喫飯，便是沒量大人也。

示侍侍者

從上來事，不異如今。但了目前，別無他解。目前不了，便見紛紜。隱顯殊途，千差萬別。必欲究其旨歸，何異守株待兔。是故若佛若祖，提持箇事，惟大智方明。至觸境遇緣，靡不成現。壯士展臂，不假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到者箇田地，正好退步，就己揩磨。雖不動地驚天，直是欺賢罔聖。豈不見雪竇和尚云：明眼人，沒窠臼。我且問你，各從臨濟德山下來，棒喝向你不能施，語言向你用不著。我既如是，你合必然作麼生露箇消息，令雪竇知你是箇風吹不入漢？雪竇全機出沒，獨弄單提，檢點將來，正是就地彈雀，決要做他雲門直下兒孫。欲露箇消息，然後知是風吹不入漢，政不必問人也。畢竟如何？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示俊禪人

蔡林凋弊，此道荒凉，提待佛祖向上綱要，固難其人。大心衲子於日用現行常存正念，必欲尋師決擇，直到不疑之地，尤不易得。是故從上若佛若祖，單提箇事，只貴目前，纔涉思量，便沒交涉。所以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到者裏坐斷報化佛頭，直下無第二念，所謂靈鋒寶劒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是皆不得已而為之。見人不會，又來下面著箇注脚云：若能殺人，不能活人，此人有眼無耳；若能活人，不能殺人，此人有足無目。全機不動，覿面相呈，直截根源，壁立萬仞，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三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四

小參普說

解夏，小參。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是衲僧分上事？不是衲僧分上事？師云：拈却門前大案山。進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云：金剛腦後鐵蒺藜。進云：只如教中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云：放你三十棒。進云：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僧問：記得昔日舉上座見瑯琊，琊問：近離甚處？舉云：兩浙。瑯琊云：船來？陸來？舉云：船來。瑯琊云：船在甚處？舉云：步下。意旨如何？師云：開口見膽。進云：瑯琊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如何是不涉程途底句？師云：前不迭村，後不迭店。進云：只如舉上座以坐具搥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又作麼生？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進云：後來瑯琊問侍者：此是甚麼人？侍者云：舉上座。瑯琊遂親下旦過，問云：莫是舉上座麼？莫怪適來相觸忤。作麼生是觸忤處？師云：爛泥裏有刺。進云：舉上座喝云：長老何年到汾陽？我在澧中早聞你名。見解如此，何得名喧宇宙？瑯琊遂作禮云：某甲罪過。那裏是他罪過處？師云：若不登樓望，安知滄海深？進云：後來大惠和尚道：二大老相見，如日月麗天，龍象蹴踏。未審還端的也無？師云：土上加泥又一重。進云：瑯琊後遇慈明舉此話，慈明云：舉見處才能自了，是汝負墮，為復肯伊不肯伊？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進云：可謂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僧禮拜，　師乃云：秋初夏末，東去西去，萬里無寸草處去，出門便是草，擬向甚麼處去？古人事不獲已，開却通天大路，又謂之清淨大寂滅，悔與諸人同出同入，初無絲毫差別、彼我之相，直下會得，九十日內功不浪施，明朝自恣之辰，一任東去西去，只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何故？蓋為諸人未曾踏著者一路子，所以前頭大有事在。雪峰云：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拽不入。雲門云：盡大地是解脫門，枉作佛法會。却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兩處不通，觸途成滯。山僧道：盡大地是解脫門，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盡在裏許，汝諸人亦在裏許。拈主丈云：主丈子亦在裏許，且道還有不在裏許者麼？良久，喝一喝云：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

冬至，小參。霜凝氷凍，陰極陽生，日南長至，吾道大亨。拈主丈，云：主丈子橫，山河大地一時橫；主丈子竪，山河大地一時竪；主丈子不橫不竪，山河大地自山河大地；灯籠自灯籠，露柱自露柱。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只如雲門大師道：拈燈

籠向佛殿裏，將山門來燈籠上，蝦蟇[跳-兆+孛]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是常住耶？非常住耶？日東上，月西沒，循環三百六十，幾箇解知窠窟？窠窟不知，絕毫絕釐，庭前石笋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雛。　復舉：僧問靈雲：如何是佛法大意？雲云：臨鴆砧，井底種林檎。僧云：學人不會。雲云：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大慧和尚云：者箇公案，自古至今無人拈出，山僧不惜口業，更為注破：臨鴆砧，臨鴆砧，井底種林檎，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師云：大眾！靈雲答者僧話，且道與臨濟在黃檗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六十主丈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法無同相；若道是別，佛法豈有兩般？常愛大慧云：我者裏說蚌蛤子禪，開著口便見心肝五臟，只者便是。雖然，也是大都城裏撮馬糞漢。

除夜，小參。却物為上，逐物為下；敲骨打髓，指鹿為馬。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豈不見臨濟在黃檗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興化於大覺棒頭深明黃檗意旨？且道是什麼語話？白雲從年頭數到年尾，從上若佛、若祖，無一箇不是依草附木；若盡令而行，盡大地直須荒却。所以道：隨汝顛倒所欲。即今是臘月三十日，明朝依舊慶賀新年，山門頭、佛殿裏禮拜燒香，伏惟安置。

解夏，小參。九十日長期告滿，二千年舊話重圓。然則修證在人，本無處所，無縛、無脫，不即、不離，於此證中畢竟無證。殺之與活，盡屬菩提；生與不生，俱名般若。南天台、北五臺，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拈須彌山，稱作十二兩海神，知貴不知價；拽占 波國，共新羅鬪額王母。畫下雲旗翻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　復舉：古人道：九旬禁足魚遊網，三月安居鳥入籠。生殺盡時蚕作蛹，如何透得者三重？師卓主丈，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

冬至，小參。羣陰剝盡，一陽復生，天地陰陽有去有來，日月星辰有明有晦，山川草木有盛有衰，江河溪沼有盈有竭，惟我衲僧分上初無如是般事。與麼，與麼，昔年覓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不與麼，不與麼，在家疑是客，別國却為親。與麼中不與麼，畢竟水須朝海去；不與麼中却與麼，到頭雲定覓山歸。這箇說話，通人分上如十日並照，孰不覩其清淨光明？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盡在光明裏轉大法輪，所謂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不涉安排，隨處建立。若也情存限量，未達其源，管取十箇有五雙不知落處，時不逮古，大法凋零。諸方踞曲彔木底老師自己參學，既是不明無過，只是瞎人眼目，雖有荷擔佛祖、扶救學者之心，終莫能得，以故日疎日遠，入我法中殊無利益。山僧今夜不是屈汝諸人，直是據實而論。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汝諸人作麼生會？到者裏既會不得，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如何是自由去？所以德山見

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高菴見僧不會便搨住云：父母生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飢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有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山僧十三上為僧，見老宿舉此話，不覺涕淚俱下，便知有出生死、超凡聖、報佛祖深恩一著子。及乎上人門戶，遇善知識可以師表，即便放下身心，以徹證為期。如是二十年間，矻矻孜孜，未嘗暫捨。後到先育王會中，稍知觸淨，信之。此事深不容易，須是宿有根本，不假栽培，才出頭來，自然迥別。六祖大師云：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父母未生已前本來面目？鵞拈主丈云：大眾見麼？無頭無尾黑似漆。洞山道：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好與三十主丈。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眼平人被陸沈。卓主丈喝一喝。

除夜，小參。黑蟻旋磨千里錯，巴蛇吞象三年覺，海壇馬子大如驢，潘閬倒騎攛折角。便與麼去，知時識節，歲盡年窮，北禪烹露地白牛，山僧也隨例顛倒，直得神知道合、賓主混融，明朝慶賀新年，各各起居輕利。然雖如是，只如多處添、少處減，趙州東壁挂葫蘆，金剛手中八稜棒。且道明甚麼邊事？擊拂子，云：不是李將軍，誰識南山虎？　復舉：丹霞問龐居士云：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云：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霞云：若是宗眼，著不得龐公。士云：在你眼裏著。霞云：某甲眼裏窄，何處安身？士云：是眼何窄？是身何安？霞休去。士云：更道一句便可圓却此話。霞又不語。士云：就中一句無人道得。師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丹霞休去，可謂力敵勢均，惜乎不能圓却此話，大似弓折箭盡。山僧者裏即不然，昨日事拈放一邊，今日事不用舉著，明日事還有人道得麼？若也道得，宗通眼活，著得千百箇龐公；若道不得，莫道丹霞眼窄無處安身，直饒通身是眼，八面四方未免一時窄却。

開元入寺，小參。舉：雪峰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為人。後僧問雪峯云：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五祖拈云：如今說與透未過者。有兩人從東京來，問伊：近離何處？却云：蘇州。便問：蘇州事如何？伊云：一切尋常。雖然，瞞山僧不過。何故？只為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師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流來還同瓦礫。老東山依模脫塹，殊不知二大老正是食飽傷心。雖然，既是東京來，因甚却說蘇州話？

冬節，小參。僧問：羣陰剝盡，一陽復生，時節因緣，請師指示。師云：風不來，樹不動。進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師云：闍黎失却鼻孔。進云：德山小參為甚麼不答話？師云：人貧智短。進云：趙州為甚麼却答話？師云：馬瘦毛長。進云：二大老州縣相似，鄉談不同。師云：且道我即今是答話？是不答話？進云：來朝

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云：只恐不是玉。僧禮拜，　師乃舉：洞山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云：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山遂喚侍者掇退菓卓，師云：這箇說話，在今諸方每至冬夜未嘗不拈出注解一上，然於正文未曾道著一句，有底道：洞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抑屈人作麼？有底道：不惟泰首座不得菓子喫，要且盡大地人皆不得喫，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殊不知洞山有旁正回互不犯底手脚，直饒泰首座道不在動用中，也不得它菓子喫。良久，云：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

除夜小參，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釘釘膠粘。進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蟻子不食鐵。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苔封古殿。進云：如何是正中偏？師云：草滿法堂。進云：如何是兼中至？師云：日上月下。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云：截水停輪。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獼猴戴席帽。進云：五位君臣蒙指示，夜明簾外事如何？師云：趁曉不歸家，黃昏看日出。僧禮拜，　師乃云：年窮歲盡，水肅霜寒，門前爆竹聲喧，堂上燈光晃耀，是四序遷流之日，當三陽未肇之時，諸人簇簇上來，山僧口喃喃地，露柱灯籠鬪爭光彩，迦葉維衛共展神通，諸佛無上妙門普請大家證入，日不待火而熱，須彌山上白浪滔天，月不待風而涼，畢鉢巖前清風滿座，未有世界早有此性，擺手入長安，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舉四十九，如斯舉唱足可流通，其或根思尚遲，便見和泥合水。拍禪牀云：人窮不到金剛際，未免區區役路途。

解夏，小參。良久，云：問話既無，不可只恁麼休去，白日青天且聽山僧寐語。汝等諸人有眼者見、有耳者聞，聞見歷然，直下是箇甚麼？以拂子擊禪床，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向者裏百雜碎，直得四月十五日已前所得安居法門如夢、如幻、如影、如響，及至七月十五日已後雖則解却布袋、各證自恣三昧，亦皆如露、如電、如空、如風，於其中間正當七月十五日覓其絲毫真實之相了不可得。所以道：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又擊拂子，云：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盡在者裏說偏、說圓、說頓、說漸、說權、說實，至於十方世界若草、若木、若凡、若聖、有情、無情莫不承其恩力，及說一切眾生本來空寂、一切語言本無實相，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著衣喫飯本自現成，真如解脫、神通遊戲本自具足，心源不悟，逐相隨名，起妄迷真，造種種業，德山棒、臨濟喝亦不出者箇時節。雪峰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喝一喝，云：切忌話作兩橛。　復舉：疎山到溈山，聞示眾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頭上坐、聲色頭上臥。疎山出問：如何

是不落聲色句？溈山竪起拂子。踈山云：此是落聲色句。溈山便歸方丈。踈山不契，遂辭香嚴云：某甲與和尚無緣。香嚴云：有何因緣不契？試舉看。踈山舉前話，香嚴云：我有箇語。踈山云：試舉看。香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踈山云：元來此中有人。乃囑香嚴云：師兄向後若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後溈山問香嚴云：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香嚴云：已去也。溈山云：向子道甚麼？香嚴云：某甲亦曾答他來。溈山云：試舉看。香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溈山云：它道甚麼？香嚴云：他深肯之。溈山笑云：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元來只在者裏。此子向後若有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云：踈山既不落聲色，必應別有生涯。及乎到香嚴面前，又只和泥合水。雖然，還免得溈山失笑也無？後來應菴和尚道：在今天下討一箇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底，正如掘地覓天，何況更要會他。溈山說話，不言可知矣。果然，大抵宗師為人，言不虛發。然踈山既不能坐斷舌頭，在應菴又豈免隨邪逐惡？諸上座，山僧者裏放一線道，墮在聲色堆中，把斷要津，一任諸方撿責。

除夜，小參。僧問：萬煆爐中鐵蒺藜，等閑拈出要人知，雖然四海平如鏡，畢竟同誰話此機？師云：者裏著不得。進云：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為甚麼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進云：只如溈山道：從緣入者，永無退失，善自護持。又作麼生？師云：月裏仙人巧畫眉。進云：只如靈雲道：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意旨如何？師云：日出連山。進云：如何是三十年來尋劒客？師云：垂鉤不著餌。進云：如何是幾回落葉又抽枝？師云：過水不穿靴。進云：如何是自從一見桃花後？師云：頂門無竅。進云：如何是直至如今更不疑？師云：波斯入閙市。進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云：我害痴。僧禮拜，　師乃云：今夜年盡、月盡、日盡，世事悠悠，何時是盡？明朝年新、月新、日新，千變萬化，又見重新。所以，窮則變，變則通，垂鉤四海，只釣獰龍，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諸人固是不知，若得聲和響順，各守祖父田園，知道飯是米做，免向瞎驢邊滅却吾宗。卓主丈，云：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盖代功。

永福，入寺，小參。紅塵閙市，十字街頭，百草頭邊，孤峰頂上，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聲前非聲、色後非色，檢點將來，正是髑髏前妄想。借使打破髑髏、揭却腦盖、踢倒須彌、踏翻大海，脚跟下推勘得出，也是落七落八，通方上士、出格高人，除非自有生涯，終不守他窠窟。現前大眾冀善參詳，山僧二千里水陸間關來此聚頭，不為別事。

復說偈曰：處世行藏各有由，老來誰不愛心休？為圓鄧嶺先師話，來結鄱陽衲子讎。跛鼈但隨他逐浪，錦鱗終是解吞鉤。相逢試把家私展，蜜菓時懸檗樹頭。

冬至，小參。形興未質，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名起未名，無位真人突出難辨。頂門上時時顯現，眼睛裏處處縱橫。舉拂子，云：看！看！德山、臨濟來也，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且道還曾打著也無？豈不見興化道：我在南方行脚一遭，主丈頭未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花根本艷、虎體元斑，子細檢點將來，也是死水裏浸却。及到大覺，被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却言：我在大覺棒頭。方知深明臨濟先師在黃檗喫棒底道理，者箇便是打著底樣子。所以，精金百鍊要須本分鉗鎚。山僧七五年前也曾舉此話來，有云：興化氣宇如王，因甚向大覺棒頭方始發明臨濟在黃檗喫棒底道理？我者裏主丈子走遍四天下，撥著一箇便是會佛法底，他時後日免得遞相鈍置。有底便道：山僧只解扶強，不能扶弱。殊不知自有分付處。兄弟！時光可惜，不易來此聚頭，只知者邊、那邊，豈解知慚、知愧？古人小參謂之家教，在今諸方大段不同，須要起模畫樣，方為格外提持，暨乎本分商量，未免麻纏紙裹。從上諸聖豈無方便為人？一千七百祖師機緣盡是控你諸人入處，若要乾坤坐斷、逸格超宗、截鐵斬釘、不通凡聖，須是沒量大漢始得陰陽消長、日月遷流、焰發氷河、花開碓觜，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總不干諸人分上事。久立，珍重。

除夜，小參。僧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除夜小參，請師說法。師云：舊歲已隨殘臘去，新年又逐早春來。進云：時光易變人驚老，歲序循環無了時。師云：也要你知得。進云：古人道：小參謂之家教。還端的也無？師云：笑殺傍觀。進云：學人今夜一一請問，師還許否？師云：過者邊著。進云：僧問古德：如何是衲衣下事？德云：臘月火燒山。意旨如何？師云：滿耳滿眼。進云：雪竇頌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還契他古人意也無？師云：前不迭村，後不迭店。進云：和尚頌云：臈月火燒山，一身天地間，昨朝愁已遣，今日且歡顏。畢竟與雪竇是同是別？師云：莫謗山僧好。進云：一等共行山下路，眼頭各自看風煙。師云：高著眼。進云：北禪分歲烹露地白牛，澹湖分歲對人天說法，還有優劣也無？師云：鰕跳不出斗。進云：騰身直入威音外，不怕閻王索飯錢。師云：只恐不是玉。進云：買鐵得金，一場富貴。便禮拜。　師乃云：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衲僧家道：我是祖師門下客。百不知、百不會，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只如趙州和尚道：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與你百不知、百不會底是同是別？北禪烹露地白牛與諸人

分歲，豈不是知時識節，義出豐年？如今諸方往往立機立境，向大年盡夜打鼓小參，侍者燒香，禪客問話，謂之一期事畢，何不向世界未立、生佛未具已前道取一句，令山僧知你是箇德山、臨濟下大棒打不殺底兒孫？直饒與麼，也未許你在。何故？百年三萬六千日，欲覓了時無了時。

結夏，病起，小參。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山僧十數日來寒熱交攻，正覓起處不得。何故？身相離故，心如幻故。身相既離，心亦如幻，佛病、祖病，其體亦然。五祖和尚云：病來又病皮粘骨，抖擻起來無一物，行不成步語聲低，鼻孔依然高突兀。五祖老人與麼說話，只能自病，不能病人；既不能病人，當攢簇不得之時，即不能普入眾生身中，全眾生之病；既不能全眾生之病，則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大眾！九十日內同此安居，動靜寒溫自宜保愛。

冬至，重建寢堂，小參。豁開戶牖，重新舊日規模；當軒者誰？坐斷聖凡途轍。碧眼胡僧罔措，釋迦、彌勒猶是他奴；燈籠露柱掀眉，文殊、普賢權為走使。描不成，畫不就，撲落非他物；花簇簇，錦簇簇，縱橫不是塵。逴得便去，山河并大地；踏著便嗔，全露法王身。自古自今，說玄說妙，緇素不分者，如稻麻竹葦；就理就事，變通逸格者，能有幾人？伶俐漢，沒窠臼，知是般事便休，且道知底是甚麼事？寒來暑往，陰極陽生，庭前玉樹花開早，也勝東山水上行。卓主丈，喝一喝，　復舉：汾陽問首山：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山云：龍袖拂開全體現。汾云：師意如何？山云：象王行處絕狐蹤。汾陽於言下大悟，禮拜起，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云：大小首山，龍頭蛇尾，有底便道：真不掩偽，曲不藏直。拍禪床，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除夜，小參。拈起一句便是陳年葛藤，諸人聞得也多、見亦不少，可謂如魚飲水，冷煖自知，雖不可以告人，終難瞞於自己。者條活路，千聖共行，古往今來，摧邪顯正，無不從此真實性中流出。豈不見？雲居舜老夫愛罵天衣懷和尚，秀圓通為之不平。一日，舜老夫上堂，秀出問云：豈不見？圓覺經中道：舜老夫云：大眾久立。便下座，歸方丈。秀圓通云：者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所謂隔山見烟便是知火，至臨機應變處，如俊鷹快鷂，搏擊自由。諸人若善參詳，管取頭正尾正，勿謂今日不知又有來日、今年不會更有來年，不覺不知，一處又添一歲。拈主丈，云：主丈子也添一歲。卓主丈，云：鰕跳不出斗。

結夏，小參。朱明啟候，聖制斯臨，四海高人罷搖金錫，言無言而可及，念無念以相應，廓諸佛之妙明，同十方而聚會。所以，龐居士到者裏破家散宅，只守現成，綿綿不漏絲毫，直下斬釘截鐵，道

箇心空及第，早是頭上安頭，更言與他三世諸佛把手共行、歷代祖師同心同德，大似三家村裏不識羞老婆東搽西扶要事人相似，有甚麼奇特處？只如豁開戶牖，萬里不掛片雲，坐斷圓覺妙場，不離平等性智一句作麼生道？蒲團時倚無他事，永日寥寥謝大平。　復舉：陳操尚書問雲門云：儒書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門云：尚書曾問幾人來？書云：即今問上座。門云：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云：黃絹赤軸。門云：此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門云：曾聞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退位？書又無語。門云：尚書不得草草，師僧家拋却十經、五論，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怪得？師云：雲門一句語中具三句，且道：從前許多絡索在三句內、三句外？諸方商量，咸謂：雲門有掣電之機。陳操尚書雖則肩橫日月、背負須彌，及乎挨拶將來，未免草繩自縛。如斯話會，要見古人遠之遠矣。畢竟如何？李將軍有佳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下座。

冬節，小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井底紅塵蔽日，山頭白浪滔天，翻身百草頭邊，跳出劫初田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入水見長人，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為人，波斯入鬧市，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焰之無窮。釋迦老子與天帝釋相爭佛法甚鬧，雲門大師忍俊不禁，來山僧拂子頭上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我笑釋迦老子二千年前不善輸機，甘心受屈，當時若下者一著，免致笑殺傍觀。畢竟如何？卓主丈，云：寒山拾得。

結夏，小參。明當結制，今夜小參，舉一兩則古人機緣與諸人商量，非惟截斷葛藤，要且顯出各人自己參學眼目。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也甚奇恠，只是俗氣未除。既是心空，歸向甚麼處去？無為又作麼生學？然則一言易出，駟馬難追，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棒折也未放過在。所以山僧尋常與諸人道：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直得觸目無滯，達得一切法空，正是面前去不盡底。又不見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與麼說話，大似將胡猻繫在露柱，有甚快活？既出得荊棘林，又須入得荊棘林始得，所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然後縱橫得妙，左右逢原，轉地回天，方有自由分。只如者僧道：與麼則堂中上座有長處也。且道：是出耶？是入耶？雲門云：蘇嚧蘇嚧。也是折錐探地。明眼漢到者裏，若作佛法商量，正是平地死人；不作佛法商量，坐在荊棘林裏，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事而來，何曾夢見十方聚會？選佛場開，長期百二

十日，諸人若善參詳，明取生佛未具已前透頂透底，便是沒量漢也。阿呵呵，也大奇，搖扇取涼，伸脚打睡，三萬六千日，自倒還自起。咄！咄！咄！

除夜，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夜方始到頭，是汝諸人於自己分上事，亦須知有到頭時節，若未得到頭，直須向前決擇。豈不見？大隨和尚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者只有一二。且如何是具大眼目者？五祖老人海上參尋十數員尊宿，洎至浮山圓鑑會中，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咬破一箇鐵餕餡，方得百味具足。遂云：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喝一喝，云：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解夏，小參。一夏九十日，明朝事方畢。修證既無功，光陰盡虛擲。雖然如是，便與麼去也不孤負諸人。豈不見昔有老宿一夏不與兄弟說話？有僧云：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云：若是正因，一字也無。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與麼道。隔壁老宿聞，云：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污却。老宿牢關把斷，水泄不通。者僧不善其機，上他釣線。若不得隔壁老宿與他注破，幾乎虛度一生。雖然，且道者僧還肯也無？後來雪竇和尚拈云：誰家鍋裏無一顆？兩顆入水方見長人。山僧與麼告報，也是官路販私鹽。是汝諸人須是皮下有血始得。畢竟如何？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復舉：先育王夜參，云：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師召大眾，云：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只是不得與麼會。珍重。

冬節，小參。葭灰未動羣陰塞，雲物纔舒萬彙生，村北村南老梅樹，一花猶自未分明。是以，時節遷流，陰陽消長，添些子不得、減些子不得處，其或多處要添、少處要減，澹湖有口也無說處，是汝諸人切忌隨邪逐惡。大凡禪和家須得自己眼正，一切時中不被纖毫境界移換將去，然後通變自由、殺活自在，長也、短也，是也、非也，生死去來皆是佛之妙用。所以道：運用與去來，何曾有間隔？傅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如形影相似。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見汝諸人若向昭昭靈靈處見得，管取粥足飯足。其或別有商量道：我識得二大老，開口動舌，明明白白，也是夢裏惺惺。雲門云：在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學解、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當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時？大眾會麼？鉢裏飯、桶裏水，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除夜，小參。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大眾！且道未歸底是甚麼人？忽有箇漢出來道：那一人不曾出入？也許他是箇本色衲僧。豈不見臨濟大師道：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常在家舍，

不離途中。且道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卓主丈，云：換骨洗腸知去處，免教走得脚皮穿。　復舉：五祖和尚示眾云：前回底，今日使不著；今日底，後回使不著。使不著，重遭撲，自古至于今，誰錯？誰不錯？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不是今日錯。自云：錯。師云：扶竪臨濟正宗，揭示楊岐奧旨，還他五祖始得。雖然，也是泥裏洗土。山僧即不然，去年底，今年用得著；今年底，後年用得著。用得著，重拈却，一步闊一步、一著高一著。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與麼說話，也是無孔鐵鎚。只向它道：若是無孔鐵鎚，正用得著。

結夏，小參。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明朝結制斯臨，未舉西天法令；今夜小參時至，且開東山家筵。囉囉招，囉囉搖，囉囉送義出豐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儉生不孝。寸釘入木，以大圓覺為我伽藍；一句當天，八萬法門生死路絕。恁麼會得，九十日內自然水到渠成；別有商量，萬煆爐中試看花飛雪片。正恁麼時如何？明明百草頭邊事，不比楊岐栗棘蓬。

除夜，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月三百六十時，以年計月，以月計日，以日計時，乘一氣之遷流，順四時而成歲，不覺不知又是臘月三十日了也。佛眼和尚云：一日日，一時時，龍門老，心自知，敲氷取火，愛討便宜。澹湖即不然，作無所作，為無所為，心無所知，無所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多年曆日最靈驗，分付心王仔細推。與麼說話，入理深談則不無，要見佛眼老人未可在。何也？為他曾見老東山來。且道：老東山有甚長處？不見道：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無處著渾身，携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下座。

夏前告香，普說向上一路千聖共行，調達因甚麼入地獄？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玄沙因甚麼[祝/土]破脚指？打破虛空底人向甚處安著？此是山僧適來對大眾前垂此三轉語，諸人無不委知，只是無一人向山僧未開口已前道得一句。首座雖則下語，終是曲順人情，明眼人前一場笑具。若是箇漢，便好向者裏掀倒禪床、喝散大眾、拗折主丈，向三條椽下作箇洒洒落落無事人去，豈不快哉！既無如是作略，未免向第二義門為諸人通一線路。古人云：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杳無消息。雖無消息，要且瞞諸人一點不得。何也？天不能盖，地不能載，日月不能昭臨，虛空不能包畏，萬象不能覆藏，通上徹下是箇大解脫人，何處更有許多名字？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元是妄，正體堂堂失却身。與麼說話，還得相應也無？兄弟，白日青天有甚麼事？從上佛祖立機立境，千差萬別，隱顯殊途，只要你實證實悟。於實證實悟處靠者一著子，直是朝曝曝地，所謂上無攀仰，

下絕己躬，常光現前，壁立萬仞。豈不見大梅常禪師問馬大師：如何是佛？大師云：即心是佛。大梅於言下大悟，徑往大梅結菴，二十年影不出山。後有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梅云：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便向者裏住，者箇豈不是實證實悟？於實證實悟處靠者一著，能信自心決定是佛，更不別求。僧云：大師近日佛法又別了也。梅云：作麼生別？僧云：非心非佛。梅云：者老漢惑亂人家男女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且道大梅具甚麼眼？者些子說似人不得。大智非名，真空絕迹。功多業熟，職到威成。如月印千江，波隨眾水。才有是非，紛然失心。趙州和尚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才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諸人還護惜也無？時有僧便問：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為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有底便道：趙州赤心片片，為物垂慈。殊不知正是渾鋼打就，生鐵鑄成。他明明道老僧不在明白裏，諸人還護惜也無？既不可揀擇，又不在明白裏，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了，當體解脫，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十二時中要你護惜，不可放捨。者僧也不易推究，便問：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州云：我亦不知，不妨頭正尾正。僧云：和尚既不知，因甚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要識真金，須經敏手。後來雪竇和尚云：趙州倒退三千，雪竇可使一代宗師。要且只知趙州放行，不知趙州把定。大凡參學，須是頂門具眼，自然不肯造次承當，隨他顛倒。巖頭云：才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者箇喚作無功用大解脫門。後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州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僧云：此猶是揀擇。州云：田庫奴！甚麼處是揀擇？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雪竇和尚頌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蝱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於鐵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一時裂破。雖然，也是箇斬釘截鐵漢始得。僧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好與掀倒禪床。雪竇頌云：象王回旋，獅子哮吼。無義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兔走。是什麼說話？也好與一拶。後又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才有語言是擇揀，和尚如何為人？州云：何不引盡者話？僧云：某甲只念到者裏。州云：只者便是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孟八郎漢又與麼去。雪竇和尚頌云：風吹不入，水洒不濕。虎步龍行，神號鬼泣。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一對無孔鐵鎚，者般說話，諸人十二時中，還曾窮究也未？若未曾窮究，切忌向者裏東卜西卜。古人云：却物為上，逐物為下。是他本色道流，自然活鱍鱍地。豈肯將古人機緣，配在八

識田中，自作障礙？雲門云：拈得便用，把得便撲。在今諸方覓箇舉話底，也難得好。兄弟，如斯理論，意在於何？只要你向古人未嗣已前，千聖著眼不及處，坐斷報化佛頭，直是風凜凜地。山僧自來愛與兄弟東語西話，諸方聞得，往往謂之密室傳授。殊不知自有體裁，才見他開口，便知得他心肝五臟。何也？為他自己本分事上，不曾嗄地一聲，不能向古人未嗣已前，著得隻眼，所以隨語生解。縱使和盤托出，掇向面前，有甚交涉？嘗記大慧和尚有云：我便是參禪底精子。山僧早年聞與麼道，亦為不平。大抵參禪到啐地折，噑地斷，十方世界，都盧是箇大解脫門。動靜去來，咳唾掉臂，無非盡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有甚麼精與不精？後來因看大慧廣錄，見他往荊南謁張無盡一段機緣，方知古人言不虛發。大慧一日與張無盡夜話，無盡云：老夫頃寓居江寧戒壇院，因閱雪竇語，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遂擲卷于地云：審如是，臨濟佛法，豈有今日耶？十數年來，諸方往往以予聰明博記，少有知余者。公自江西法窟中來，必辨優劣，試與老夫言之。大慧云：公之所見，正與真淨死心符合。近世得此機用，獨二老耳。無盡云：真淨何謂？大慧云：真淨。頌云：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無盡云：死心何謂？大慧云：死心。道：我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因甚却三日耳聾？還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盖代功。無盡乃撫几云：不因公舉，爭知真淨死心用處？若非真淨，死心難顯。雪竇、馬祖由是相與禪悅法喜之樂。者般說話，久參先德，想己見聞，後學初機，卒難洞曉。山僧因行，掉臂舉似一番。百丈再參馬祖，祖以目視繩床角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百丈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於舊處，祖震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後來雪竇和尚拈云：夫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百丈竪起拂子，為復如虫禦木，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敢問諸人，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置而勿論，只如張無盡投卷于地云：審如是，臨濟佛法豈有今日邪？意在於何？如今眾中稍蘊知識者，往往便道：無盡大似作家宗師。既會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又須發明雪竇、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然後倒行逆施，投卷于地。所謂變通逸格，向上提持。是則固是，據山僧見處，又且不然。張無盡滿肚文章，要且不識。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馬祖一喝，百丈耳聾。正是去却貼肉汗衫，拈却髑髏前妄想。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可謂本分草料，死心真淨。據欵結案，未稱全提。後來無

盡亦有頌云：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依舊向語脉裏轉却。山僧昔年送僧往南屏再參，曾有頌云：百丈參馬師，伎倆俱已盡。一喝三日聾，當機須猛省。若謂大冶金，正是佛祖病。所以無盡翁，掩卷未肯信。妙喜天人師，今古眼目正。雲菴與死心，提掇事已定。敲唱既雙行，節拍頗相應。一舉便知音，撫膝始加敬。更有云云，不能盡舉。山僧自來鄱陽，未嘗不與兄弟切切提撕，終是未曾拈出者一著子。古人有十度發言，九度休去之說，在今豈不然乎？若是真正本色，道流未嘗虧欠。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到者裏，提撕也提撕不得，拈出也拈出不得。擬要發言，向甚處下口？縱使休去，還休得麼？五祖和尚云：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兩段？大慧和尚云：參學人向露刃劒上著得隻眼，便是百了千當。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更欲多言，恐無利益。珍重！

夏前告香普說。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向上一路，列在下風。千聖不傳，置之一處。竪起拂子云：看看，雲門大師來也。一句語具三句，函盖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一時撒向諸人面前。見汝不會，又作死馬醫去也。雖然，也瞞汝諸人不得。忽若三句內三句外，當頭一拶，撩起便行。三千里外，築著磕著，便見水底火發，通上徹下，是箇大解脫人。何處更有許多不了事也。雖然，也須實到者箇田地始得。古人垂一機示一境，險峻處直是險峻，奇特處直是奇特。若佛若祖，同一元由。乃古乃今，別無二致。兄弟，據實而論，自己分上少箇甚麼？自是從無量劫來，妄想沿襲，背覺合塵，日漸月深，不能回顧，以致膠膠擾擾，不得自由。才說自己分上一段奇特大事，如存若亡，縱有百千法門，無量方便，到你面前，只成戲論。不然，則起心動念，作意商量，立主立賓，說向上向下，為人不為人，諦當不諦當。及乎搏量不及，計較不成，便颺向無事甲中。謂從上來事，不過只是箇無孔鐵鎚。但與麼承當將去，到處亂呈懵袋，更不受人決擇。殊不知此事本來成現，不假外求。求而得之，盡是鬼家活計。德山和尚云：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者箇說話，便是釋迦老子再出頭來，經三大阿僧祇劫，勤苦修習，以至入雪山，詣鹿苑，轉無上法輪，說三乘十二分教，不過如此。只如毫端不立，本末都亡，心佛眾生，境智俱泯，還成自欺否？到者裏，須是箇斬釘截鐵，不顧危亡，撒手懸崖，不拘得失底，然後向無功用大解脫場中，拈出一

機，所謂金剛圈、栗棘蓬，使盡大地人吞透得過，受用自在，方可稱為逸羣種草。向此門中，與從上列祖把手共行，始有相應分。豈不見圓悟未離蜀時，在講肆中，已為同輩所推。及至出蜀時，所至諸方，無不盡其底蘊。首謁真如喆和尚，欲呈所見。喆云：且歇去。次日復往。喆云：昔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睦州云：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汝靜思之。悟遂靜默數月，忽然有省，即以告喆。喆詰之。悟曰：知客在門頭，典座在厨下。喆頷之。看他先輩出來，究明此事，大不容易。直是先去佛祖頭上立地，然後放身捨命，就人決擇。何以見得？是他一念確實，發起現行。明知三乘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如人說食，終不能飽。返照自己，真實受用，於一切處，無纖毫滲漏，方為究竟。豈是今日麻纏紙裹，胡亂撐拄，道我曾見前輩來，更不肯退步。就己揣摩，還曾穩當也無？後來圓悟又謁黃龍晦堂心禪師。心云：我此間要，宗說俱通。一處不明，非吾眷屬。只如獅子尊者被害，白乳涌頸，今人唯血出，汝意云何？悟云：乳血果有異耶？心曰：安得同？悟曰：二物從何而有？心曰：傷汝膚乳何在？悟曰：待和尚一鉏成井，我亦如是。晦堂笑曰：此後生亦可穿鑿。可惜晦堂當時放過，待他道：待和尚一鉏成井，我亦如是。只向他道：山僧功不浪施。當時若下得者一著，免得圓悟波波挈挈上人門戶，如喋屎狗相似，有甚用處？又謁東林總和尚，總曰：路逢達磨否？悟曰：今日獲瞻慈相。總斥之曰：汝狂矣。悟私自謂：此平實禪也。次日復往，總曰：人人有一慧日，汝有之乎？悟曰：無。總曰：安得無？悟云：在山南。總可其語。且道圓悟此語落在什麼處？東林既是落七落八，圓悟未免頭上安頭，則前所謂平實禪者，語不誣矣。是時叢林中有人不似今日，雖在眾中頭白齒黃，至竟不知祖師巴鼻是箇甚麼。聞知圓悟所歷諸方門戶，機鋒峻捷，辨說過人。有一老宿笑曰：勤川子被禪道裂破肚皮矣，何年得安樂耶？者箇便是。將圓悟推向萬丈深坑，更擠以石，然後要他甦醒起來，自作活計。圓悟聞之，不覺負愧，遂往龍舒謁太平演祖。祖詬罵曰：佛法大事，豈口頭聲色所至哉？若以機辨為禪，則臘月三十日涅槃堂裏，爭奈孤燈獨照何？悟色變而去。至金山，因故人有疾，悟授以己見，其人臨終狼狽萬狀。悟曰：吾輩極頭處，今敗績矣。古人到者裏，論實不論虛。只如圓悟平日所歷諸方宗匠之門，有如是契證古人淵奧，罔不窮盡。因甚至演祖之室，一旦如賊入空屋，更無一物可稱其意。後因入滅，至蘇州萬壽，大病，怖不自持。平日見解，一無所用。乃謂佛鑑曰：太平老人所謂涅槃堂裏禪，今日驗矣。豈此老果有異於人乎？不然，則何銀山鐵壁如是之堅也？由是還太平。時演祖已遷海會。祖曰：汝來乎？吾望汝久

矣。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山僧尋常嘗謂兄弟曰：必欲究明此事，因緣脗合，自有其時。但辦悠久真實，身心自然相應。看他圓悟，豈不是因緣時節耶？未幾，為侍者。一日，因官人相訪，請問法要。祖曰：官人曾讀小艷詩也：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若向者裏明得，參學事畢。圓悟聞之，謂祖曰：此兩句亦能發機乎？祖應聲曰：麻三斤。纔道及麻字，圓悟豁然大悟。時有雞正啼，乃斥之曰：汝亦會禪耶？乃告祖曰：今日喪却目前機，去却胷中物矣。祖大悅。好兄弟，末後一著，如到牢關，絕後再甦，欺君不得。便是全心即佛，全佛即心，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底時節也。向年有一尊宿，曾見前輩來，一生住大院，點胸不少。嘗與兄弟室中舉話，不原所自。因演祖應聲對圓悟曰：麻三斤。纔道及麻字，圓悟忽然大悟。而此尊宿不知古人舌頭落處，將謂麻字便能發圓悟之機，至舉話時只舉一麻字，遞相印證，直是好笑，掩彩殺人。如此敢稱宗匠，更要與人舉話在。當時演祖若舉到麻三兩字，圓悟因時悟去，後人室中依他作解，亦只云麻三，是何言歟？所謂眼目不明，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當知圓悟悟處在彼而不在此也。看他謂演祖曰：此兩句亦能發機乎？便是百了千當時節。縱使演祖未開口曰：麻三斤。圓悟是時亦自如桶底子脫相似，乃至道箇麻三斤，胸中礙膺之物豈不脫然者耶？所謂宗師為人，但除其病，不除其法，聲前領旨，猶迷顧鑑之端；句後精通，尚昧識情之表。圓悟礙膺之物既已脫然無著快活處，時有雞正啼，乃斥之曰：汝亦會禪耶？者箇便是回乾轉坤，千聖羅籠不住，透頂透底，獨步大方，從上列祖企仰不及底樣子，所謂靈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自後演祖之門能大其家者，若子若孫，分光四海，猶揭日月，惟圓悟一人，豈易事也？山中兄弟來此相聚固是不多，皆江湖抱道之士，既不遠數千里相尋而來，不為他事，二六時中直須窮究。高菴和尚云：父母生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飢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然此事不在多知多解，只要據實而論。大眾會麼？舉不顧，即差互，坐斷上頭關，截斷千差路，更不著商量，千聖齊却步。喝一喝，下座。

中夏普說：心不附物，意不停玄，大智非名，真空絕迹。是汝諸人十二時中向甚處措足？直下無事，墮在見聞覺知，纔涉安排，未免依草附木。兄弟！據實而論，盡十方世界有甚麼物與汝為緣？為對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增一絲毫不得。及至颺向他方世界，無依無欲，離相離名，無去無來，不生不滅，也減一絲毫不得。九霄絕翳，何用穿通？一道神光，未嘗昏昧。所以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如王寶劒，孰敢當

鋒？擬欲擡眸，橫屍萬里。古人垂一機，示一境，至痛快為人處，直是透頂透底，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隔箇甚麼？此亦是一期方便控你入處，為你未曾及到者箇田地。所以有佛有法，有玄有妙，有向上向下，者邊那邊自作障礙，曠大劫來不得自由。況此事豈是你赤肉團上心識搏量底事？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微，纖塵何立？雲門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忘知於覺，覺即佛性，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若教山僧向上論量，直是無啟口處。諸人到者裏亦無立地分，三千里外道絕人荒，善法堂前草深一丈，豈是分外？何故？立機立境不是向上事，揚眉瞬目不是向上事，竪拂敲床不是向上事，棒喝交馳、賓主互換不是向上事。向上向下則且置，即今且只要你將從前伎倆一時截斷，使脚跟下空牢牢地，然後將古人機緣密切提撕。畢竟是箇甚麼道理？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明如杲日，寬若太虛。大地山河，全彰海印。一明一切明，一見一切見，一了一切了。兄弟，時光可惜，不易來此聚頭，直須辨一片真實身心，究教徹去。者箇喚作生死大事，不是你趁口快、圖衣食、衒聲利底生活，[拚-厶+去]却十年五年不出僧堂門，無人道你不會。古來尊宿擔荷此事大不容易，不知歷涉多少艱難。汾陽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只有一二，自餘之輩不在言也。近來一等兄弟，知識不明，於自己本分事上無參學分，不能體究，却去冊子上做工夫，要資談柄。錯了也，拋却真金去尋瓦礫，有甚用處？夾山未見船子時，看他所得豈是尋常？一日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答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答云：法眼無瑕。可謂金不博金，水不洗水。洎乎被道吾一笑，便乃手忙脚亂。且道那裏是他未盡善處？下座。問道吾云：適來答者僧話，上座因甚發笑？請為我說。瞻風撥草，為法求人，須是者漢始得。道吾云：不道不是，只是未有師在。盲人指路，豈免傍觀？夾山因道吾所指，徑往華亭去訪船子，早是七花八裂了也。船子問云：大德住何寺？山云：寺則不住，住則不似。鷺池鷲嶺，海甸菴園，甚處有者箇消息？船云：不似。又不似箇甚麼？山云：不是目前法。船云：甚處學得來？山云：非耳目之所到，如印印泥、如印印空、如印印水，須是恁麼人方明恁麼事。船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鐵壁銀山萬仞高。船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金剛圈、栗棘蓬，吞者十萬八千，透者如麻似粟。山擬開口，被船子一篙打下，水中鞭長不及馬腹。山纔上船，船云：道！道！山擬開口，船又打：得也！得也！山因此有省，水中點頭三下：俊哉！俊哉！船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寧可截舌，不犯國諱？船

云：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一箇訝郎當，一箇福建子。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何不領取前話？船云：釣盡江波，錦鱗始遇，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山乃掩耳，不特慎初，亦能護末。然猛虎不食伏肉，坐井豈能觀天？當時道吾、密之、三寸、夾山，未免擔板過却。大凡參學須貴眼正，者般說話豈是你長連床上妄想計較得來？山僧十三上為僧，未嘗去村院裏過夏，遇著本色宗匠有師友處，即便放下身心相與體究，二十年來把人杓柄不知費了多少鹽醋，捱到楚水東頭依舊波波挈挈，一點也瞞諸人不得。雲門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一畫，云：百雜碎了也。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大眾會麼？名不得，狀還非，千年常住一朝僧，楚雞不是丹山鳳。喝一喝，下座。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四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五

真讚

釋迦文佛出山相讚

麻麥無功，金輪失位，入山出山，自倒自起。碧螺旋髮，具萬德之莊嚴；彩電橫眸，運四生之悲智。名不得，狀不得，強而言之曰：天人師，佛世尊。取亦非，捨亦非，然燈佛無法可傳，是真實語。

無量壽佛像讚

瞻禮無忘十二時，故鄉端可與心期。彌天相好清涼月，映日蓮開白玉池。為一切人垂隻手，現無邊界展雙眉。眾生念念皆相似，空盡塵勞不用疑。

維摩居士贊

搏大千界如針鋒，置三萬座于方丈，謂其實有墮見聞，謂其實無著妄想，是故大士不二門，於一切處超限量。我聞三十二菩薩，神通光明各自具，雖有言說徧剎塵，其實無有法可說。我此大士默無語，自然脗合諸知見，譬如大城有四門，殊方來者悉得入，是故三十二菩薩，各各皆證第一義。若言一默具眾智，演說無礙亦超越，佛子當作如是觀，毗耶離城即此地。

又

文殊有口成饒舌，居士無言計較生。兩處意根俱不墮，大千揑聚話方行。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讚

碧雙眼，穿雙耳。膽有盖毛，唇無板齒。逾沙越漠，望真丹盡是大乘；跨水逢羊，起竺乾式符懸記。達大道兮非言非默，肅萬派于滄溟；超佛心兮亘古亘今，回陽春於大地。
九年面壁喫茶多，斷臂師僧沒奈何，賴有雲門言念七，不妨山月照松蘿。

唐宣宗皇帝畫像嘉禾資聖言可長老請讚

大法顛危，聖賢隱伏。時當會昌，教罹其毒。夙于靈山，密受付囑。曆數在躬，萬邦賓服。龍章鳳姿，紺眉電目。痛掌未施，妄情桎梏。三際既除，一機不觸。佛日昭回，卿雲斯郁。秀水之西，爽溪之曲。遺像再瞻，春融百谷。

六代祖師遺像雲南禪講主請贊

渺渺長江，飄飄蘆葦，踏著便行，風高浪起。達大道兮過量，項佩圓光；不與凡聖同躔，環穿兩耳。斥相排名，分皮列髓，大振玄風，普施法雨。夫是謂之東震旦傳佛心印之師，南天竺香至王第三之子，姓剎帝利也。
法無可求，心無可覓。庭際夜寒，雪深三尺。歷勤苦日在斯須，紹真燈劫逾百億。刀不自割，臂不自完。碎虛空之逼塞，擲大地于毫端。三拜起來依位立，果然不受老胡瞞。
將罪來，吾為汝懺。性虛凝而朗然自鑑，究其病也無根，即其法而荷擔。法佛無二，討甚巴鼻？僧寶亦然，此土西天。皖公山下灊溪水，一滴渾無遍大千。
無人縛，求解脫。鼻尖頭，活鱍鱍。雙峰峭翠壁之高寒，牛首鬱紫雲之磅礴。三詔不起，非我非誰？引頸受刑，將錯就錯。接得黃梅路上兒，笑倒松頭千歲鶴。
姓，即有非常姓。達諸法空，當傳正命。闕如來七種德相之端嚴，具鶖子百萬辯才之殊勝。前身後身，何老何少。濁港江頭，波聲浩浩。三更半夜唱巴歌，盧公也解隨顛倒。
八十一生擔板，三十三代傳衣。碓下米舂未白，壁間之偈先書。起七百僧阿修羅之嗔怒，耿二千年甘蔗種之餘輝。無繩自縛也，顯葉落歸根之旨。有口無舌也，示風旛不動之機。誰道嶺南無佛性，從來鼻孔大頭垂。

龐居士贊

彈沒絃琴，唱無生曲，從茲鼻直眼橫。勘驗諸方瞎禿，被人捋下幞頭。大小渾家不睦，一口吸盡西江。唵摩尼達哩悉唎蘇嚧。

百丈大智祖師贊

野鴨飛來，何曾飛去。杻得鼻頭，無出氣處。竪拂掛拂，看樓打樓。直下耳聾三日，不妨賣弄風流。

趙州和尚贊

禪在口皮邊，道在鼻尖上。只有眼與眉，渾不涉限量。無三十二應之色身，有八十種好之妙相。語其機也，琢雪鏤氷。言其用也，敲空取響。打破趙州關，十方無影像。冀掃堆頭輥出來，七百甲子老和尚。

臨濟祖師贊（并序）

臨濟祖師遺像，予嘗見浙中衲子所藏，率皆黧面努目，張眉奮拳，若不可近者。其意不過以祖師尋常機用險絕，棒喝交馳，如雷轟電奔，致人於神飛膽顫之間而彷彿之也。洎來鄱陽，獲瞻濟寧路所傳真本於北山安國方丈，其豐頤廣顙，珂齒丹唇，日精月華，儼若天人之表。此故知其荷擔大法，建立綱宗，使天下後世知有靈山正傳，綿綿不絕者也。由是衲子爭相摹寫，求贊於予，迅筆為書，成若干首。

懸百千日為一照，闡三玄三要。聚十數雷為一喝，發大用大機。黃檗棒頭，痛入骨髓。再思一頓，愛討便宜。天下橫行小廝兒。

無位真人，生鐵面具。掣風掣顛，無巴無鼻。據虎頭，收虎尾，難瞞小釋迦。不看經，不坐禪，嚇殺王常侍。

黃檗腮邊奮掌，大愚肋下揮拳。兩處牢關把斷，至今骨露皮穿。打殺煲與狗喫，方契靈山正傳。

百丈大機，黃檗大用。土塊泥團，拈來賣弄。千峰到嶽，萬派朝宗。在途中不離家舍，在家舍不離途中。

棒喝交馳，照用同時，聖凡罔測，是白拈賊。定龍蛇眼，焚燒禪板，將此幾件事驗天下衲子，夫是謂之臨濟正宗。熨斗煎茶銚不同。

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驚起三峰頭倒卓，橫吹玉管向秋風。

口似磉盤，頭如木杓。遭黃檗六十主丈，傍若無人；問趙州祖意西來，恰值洗脚。踏翻大海，踢倒須彌。喫盡野狐涎唾，從教不動唇皮。

三玄三要四料揀，無位真人百草頭。兒孫箇箇眼卓朔，到底不辨金與鍮。

師黃檗不師大愚，據虎頭兼收虎尾，從茲四海橫行，攪得無風浪起。普化掣風顛，相共立宗旨，合眼跳黃河，扶過三千里。
六十烏藤錯怨誰，輕如山嶽重蒿枝。不辭膝下黃金貴，又向高安見大愚。
面門上突出無位真人，瞎驢邊滅却正法眼藏。十字街頭石敢當，肩擔手挈睦州板。

法昌遇禪師贊

屋倒籬坤，東撐西拄。赤骨律窮，掀天富貴。十八高人到來，且共圍爐打睡。葫蘆棚上掛冬瓜，嚇殺南匾頭，方纔是作家。

大惠禪師贊

握竹篦不分背觸，肆一舌惟要罵天。到底難逃夙債，木弓重續因緣。蠻煙瘴雨，嘿照邪禪。掃蕩不留毫末，重光濟北之傳。鞭起象龍千七百，免教死在瞎驢邊。

先育王和尚贊

二千年前滅佛種，一十七世臨濟孫。塞壑填溝乾屎橛，七穿八穴破砂盆。

天目中峰和尚壽像贊

道契　　主上，名落天下。以此讚中峰，中峯謂吾罵。滿肚無明，通身擔板。以此罵中峯，中峰謂吾贊。也不罵，也不贊。從渠天目山中，孤峰頂上，破生死牢關，出塵勞妄想。顯無師智自然智，寫九江三峽之倒流。用劈箭機陷虎機，走四海五湖之龍象。鍾之應聲，谷之答響。夫是謂之堅不住山，而能耿佛祖百世之光。幻住和尚。

自讚

妙果南楚和尚寫師真同幀請贊

行不在前，立不在後。輔車相依，通塞相守。扶起破砂盆，各自出隻手。長松樹下，瀑布巖前。獅子哮吼，象王迴旋。

營藏主請贊

不跳金剛圈，不吞栗棘蓬。一味喚鍾作甕，從教凌滅宗風。當軒大坐，毫髮不容。昨夜南山，虎咬大虫。

猷首座寫山行請贊

壞松源門風，滅育王宗旨。全不肯諸方，有甚麼巴鼻。撥萬象於塵中，窮大千於一指。主丈頭邊，綽有餘地。

西山崇報槐長老請贊

佛法無寸長，應機有千變。驀直顯全提，縱橫看手面。重關把斷，一線聊通。簾捲西山白晝，門開少室真風。

茂首座請讚

是亦剗，非亦剗。併蕩三要三玄，[翟*支]瞎摩醯正眼。箇是楊岐栗蓬，不比睦州擔板。

小師元浩首座請讚

萬仞峯前理釣車，三千里外摘楊花。祖翁一片閑田地，留與兒孫弄土沙。

悟理都寺寫澤山和尚遺像與師同幀請贊

四十年前道伴，三千里外相逢。話盡山雲海月，分開南北西東。梢金雞，拂玉兔，打白鳳，羅獰龍。廓太虛之寬廣，悟至理之圓融。兩鏡高懸一照中。

澤藏主請贊

氷稜上走馬，針眼裏[跳-兆+孛]跳，渾不涉孤危，用本分草料。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撥轉如來藏裏珠，萬別千差都一照。

思侍侍者請讚

覩面隔山河，東西沒分付。塞却兩耳根，試聽塗毒鼓。昔人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為心祖。

蕭藏主請讚

三關把斷雲門旨，兩喝商量濟北宗。不獨咽喉都併却，又兼雙耳十分聾。

頌古

德山小參，示眾云：老僧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頌云：

纔出禮拜也好打，未跨船舷也好打，卷舒出沒更由誰，銅頭鐵額俱擒下。山僧與麼道，莫是扶他德山麼？

五祖和尚示眾云：一即三，三即七，牧羊海畔女貞花，拒馬河邊望夫石。石擊赤，赤土畫，簸箕從教眼[目*荅]眇。頌云：

水闊魚蹤少，天高鳥跡稀。移舟過別浦，沙岸夕陽微。

僧問古德：如何是善知識眼？德云：紙撚無油。頌云：

紙撚無油不用愁，百川還是向東流。因看月掛松梢上，不覺青天在屋頭。

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頌云：

臘月火燒山，一身天地間。昨朝愁已遣，今日且歡顏。

五祖演和尚云：牛角長三寸，兔角長八尺，四溟東海流，般若波羅蜜。頌云：

蛇無頭不行，虎有脚方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洞山和尚示眾云：兄弟！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後僧舉似劉陽石霜和尚，霜云：出門便是草。頌云：

萬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瀏陽與洞山，一老一不老。君不見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雲門大師示眾云：釋迦如來見明星悟道。時有僧出問云：釋迦如來見明星悟道時如何？門便打。先育王舉了，竪起拂子云：者箇是毛頭星。頌云：

死店活人開，自買還自賣。斤兩甚分明，鐵鎚打不壞。

僧問汾陽：如何是接初機句？陽云：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句？陽云：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句？陽云：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定乾坤句？陽云：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遂云：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頌云：

舉手攀南極，擡眸望北辰。橫身天地外，誰是我般人。

雲門有時云：宗門七縱八橫，殺活臨時。時有僧便問：如何是殺？門云：冬去春來。僧云：冬去春來時如何？門云：橫擔主丈，南北東西打野榄。頌云：

冬去春來，陰陽消長。殺活臨時，當機不讓。縱橫妙用兮草偃風行，就下平高兮拋三放兩。南北東西打野榄，橫擔主丈千峯上。

仰山示眾云：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頌云：

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石臼翻空，須彌倒卓。

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德云：東村王老夜燒錢。頌云：

東村王老夜燒錢，迎取新年換舊年。無角鐵牛眠少室，拽來露地更加鞭。

黃龍三關語頌云：

我手何似佛手，拈起糞箕荅箒。掃開碧落煙雲，撞倒南辰北斗。
我脚何似驢脚，萬仞峰前失却。羚羊掛角無蹤，獵犬尋他不著。
人人盡有生緣，休論者邊那邊。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

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頌云：

舉，不顧即差互。北斗裏藏身，手脚已全露。笑倒老韶陽，邯鄲學唐步。

偈頌

送供萬佛會化主

與麼與麼，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不與麼不與麼，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當頭坐斷祖師意，信脚踏著如來禪。普化建法幢於紅塵堆裏，玄沙立宗旨於釣魚之船。所謂道人行處，如火燒氷，如箭離弦。不拘東土，豈隔西天。撞著吾家種草，問渠覓一文錢。

送堯禪人之永嘉

不見一法，是大過患。逼塞虛空，滿耳滿眼。無端瞥轉一機，直得星移斗換。擘開臨濟三玄，風動蘆花兩岸。突出金剛眼睛，海底鯨魚生卵。老僧與麼提持，一火鑄成金彈。拋來擲去自由，且不受人呼喚。將歸鴈宕峰前，打鼓普請試看。

送淨慈侍者再參

百丈參馬師，伎倆俱已盡。一喝三日聾，當機須猛省。若謂大冶金，正是佛祖病。所以無盡公，掩卷未肯信。妙喜天人師，今古眼目正。雲菴與死心，提掇事已定。敲唱既雙行，節拍頗相應。一舉便知音，撫膝始加敬。堂堂臨濟宗，壁立千萬仞。三玄建法幢，千聖不敢近。踏著上頭關，坐斷毗盧頂。廓然如虛空，赫爾日月並。二三與四七，寧免弄光影。上人根性聰，囊錐方脫穎。昔年登南屏，不枉事馳騁。如救頭上然，直與寸陰競。喝下既承當，棒頭亦深證。有禮復有樂，有呼即有應。彼此不相辜，總入大圓鏡。此行宜再參，續佛祖惠命。

示檗禪人

黃檗老婆，大愚饒舌。雖然佛法無多，直是斬釘截鐵。果然直下承當，便是紅爐片雪。表裏純淨一如，上下四維通徹。他年倒捋虎鬚，定是雷轟電掣。跨鐵牛機兮，祖師心印印泥印水印空。作獅子吼兮，旃檀林中翫月話月指月。

寄淨慈斷江首座

南屏山中第一座，頂[寧*頁]一著超諸方，恰如韶陽見靈樹，任以大法提宗綱。有時借得上方座，更不作禮須彌王，拈來拂子正在手，對揚又擬懸繩床。風之來兮草必偃，箭不發時機自忘，瞎驢滅却正法眼，寶劒凜凜生寒光。驚羣駭眾難廻避，忽然坐却南泉位，王老機鋒沒奈何，不如下地巡堂去。

寄淨慈笑隱書記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吞底栗棘蓬，透底金剛圈。不吞復不透，一著尤當先。如書暗中字，字義雖不全。縱橫得自在，文彩已燦然。昔日老黃龍，荷負智力堅。泐潭死水中，浸得鼻孔穿。怒枕擲老悅，未即忘正偏。倏來見慈明，一語脫蓋躔。譬如百煉金，遶

指顏色鮮。照耀大千界，心月常孤圓。丈夫事探索，舉措思齊賢。況炳智慧炬，行當拍其肩。三關不用立，直造威音前。

送雲藏主歸舊隱

雲無心而出岫，水盈科而或流，遇高山而必止，至大海而方休。知止乃為貴，不止將焉求？脚頭脚尾，橫三竪四，東去西去，萬里無寸草。秦不管，漢不收，突出雲門主丈頭，五千餘卷對一說，語默豈可窮其由？若不然也，臨濟三玄要、四料揀，與夫向上直指之奧，又何上遇大風而止？直得窮天地、亘萬古，大行此話於赤縣神州。山悠悠，水悠悠，百千年滯貨，何處不風流？

示禪人

言凡即全凡，舉聖即全聖。頂門眼未開，何處分邪正。西天老比丘，或定或不定。

送源禪人之江西

十方無虛空，大地無寸土。不是李將軍，誰識南山虎。任運分身百草頭，隨機一二三四五。線去絲來驗作家，銅頭鐵額河沙數。神機互換兮石鞏張弓，節拍相酬兮禾山打鼓。驚起嵯峨五老峰，看取機關木人舞。

送懋侍書之徑山

金色頭陀，論劫打坐。爾來扣門，覓箇什麼？又言上徑山，開口早話墮。胷襟流出尚等閑，向外馳求誠不可。豈不見？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一塵不立歸家，更與從頭注破。達磨未來時，何曾有者箇？佛祖不能窺，古今成滯貨。貼秤麻三斤，賊是小人做。當頭坐斷沒商量，雪曲巴歌有人和。

送禪人

丹鳳舞青霄，烏龜鑽破壁。抹過兩重關，忍死吞栗棘。虛空包不過，萬象明歷歷。全提與半提，綿綿復密密。鐵壁銀山萬仞高，看取日從東畔出。

題一擊軒

香嚴一擊傳來久，遺響至今獅子吼。達者雖云上上機，小根終謂虛開口。多聞學道固所難，知覺頓忘從古有。體寂塵鎖性自圓，根境法中何足守。道人當軒種脩竹，不種此君人謂俗。何年除礫打空梢，擘窠大榜追芳躅。滴雨鮫珠點點圓，搖風鳳尾叢叢綠。人生行脚貴眼正，我識道人心自足。話頭不特愛南陽，臨機又欲超多福。客來見榜須見人，見人會見真規復。

送旨首座

佛祖未生前，太虛何逼塞。憑誰盡力推，三九二十七。日月輪弗齊，海水謾盈尺。楊岐跛脚驢，踢踏無蹤跡。聲前沒商量，句後愈綿密。行行躡寒霜，主丈生兩翼。

贈宣藏主

衲子英靈，渥洼之種。道本無言，名還可重。學海波澄，靈源水湧。萬象自沈，一塵不動。有主有賓，有奪有縱。放兩拋三，單提獨弄。石上栽花，空中覓縫。前三後三，眼睛鼻孔。倒捋虎鬚，百發百中。滅正法眼，破塵勞夢。大施門開，十八不共。平等無涯，廓徹空洞。從教德山棒頭，滴水滴凍。忽然捩轉面皮，接住也與一送。佛祖低頭，人天膽聳。金剛圈，栗棘蓬。三脚驢子弄蹄行，踏殺湖南凍膿。

送則侍者歸江西

侍者參得禪，烝砂不成飯。紙襖上抄來，何時能了辨。磊落自天真，光明常燦爛。舉一不得舉二，截斷江西十八灘。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免被廬山葛藤絆。歸去來，歸去來，行看平地風雷。

示億維那

水上葫蘆捺不住，空中石臼推不去。剎竿頭上舞三臺，黑漆崑崙遭指註。稀復稀，少復少，四七二三無處討。忽然突出主丈頭，把定教渠道道道。拋出袖裏金槌，撒下衣中至寶。津濟九有四生，使夫敗善根非器。眾生知有吾門，單傳直指之妙，妙也不好。

送堅知客之永嘉

保福有願不撒沙，趙州見僧惟喫茶。德山之棒臨濟喝，雲門俱字猶堪誇。塵塵自己光明藏，眼正便可分龍蛇。涼風西來入我牖，江月夜照禪人家。還鄉曲子調自別，問佛莫答三斤麻。

哲藏主請益圓悟問東山佛身無為不墮諸數示以偈

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二三既分，七六俱露。譬如摩尼，映於五色，照用失宗，動靜自得。道人行處，如金與金，輝天鑑地，耀古騰今。碎三玄不勞鉗鍵，穿九曲豈用金針？懸曹溪不拂之鏡，碎龐老無絃之琴。多多和和時，眼橫鼻直；磊磊落落處，山高水深。

送仲侍者再參徑山

坐斷毗盧頂，踏著凌霄峰。不稟釋迦文，拈却第一句。道人行處湯銷氷，千里萬里搏鵬程。龍門無波白日黑，鯉魚躍出風雷驚。精金百鍊色須失，耳根何止聾三日。

送靜侍者省師

道人來雲巖，未久即言別。將歸阿師傍，早晚侍巾鉢。揩背機未諳，袖紙請予說。援筆直為書，更不慙蕪拙。佛道本現成，參尋貴猛烈。先秉智慧刀，盡把愛網裂。次握金剛槌，打破生死穴。休於一法中，便謂攀緣絕。休於一門中，妄自生途轍。一知與一解，爭得疑情決。多知復多解，重增煩惱結。一念頓忘懷，天無第二月。縱橫妙用時，臨岐看施設。倒捉虎尾收，平將驪頷擇。炎炎六月天，處處飄霜雪。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法法本無差，頭頭自超越。更問如何是古靈，不出于今者時節。

贈芳藏主

一句合頭語，萬劫擊驢橛。舉步踏南辰，超過鬱單越。頂門眼盖乾坤，手面機如電掣。大梅悟心於馬祖言下，即心即佛，細不通風。臨濟契證於黃檗棒頭，佛法無多，大通車轍。東敲西擊兮社舞村歌，暗合明投兮陽春白雪。

送懷藏主省親游湘潭福建歸台溫

閻浮提人苦為樂，日用現行都不覺。果然一念證圓明，頓解多生煩惱縛。父母非我親，靈機洞照廓。諸佛非我道，頂門眼三角。騰騰任運。福建章泉稱性，優游天台南嶽。永嘉不到曹溪，爭得無為絕學。燒尾雲雷震一聲，等閑驚起遼天鶚。

送天童瑞首座之仰山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百匝千重，經天緯地。忽然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纔聞大白來，又往仰山去。三千年桃樹花開，九萬里鵬程逸翥。一拽石，二搬土，信脚踏著須彌山。離四句，絕百非，一口吸盡西江水。咄咄咄，力韋希。上士勤而行之，中下聞之不喜。看取珠回玉轉時，正偏兼帶雙雙舉。

示禪人

咄！何物上上，人剛受屈，旱地遭釘，青天霹靂。佛祖不同途，古今何得失？頭頭海月山雲，處處青紅間碧，拈却南山鱉鼻蛇，一二三四五六七。

送禪之台鴈

主丈雲生，鉢囊花綻，抹過百城，去游台鴈。石鑿鑿兮白水漫漫，花片片兮錦霞爛爛，吞楊岐之栗蓬，笑睦州之擔板，續少室之真燈，開人天之正眼。君不見？應化寒山松門獨掃兮，啟大溈三生宿習之既忘；吾祖曹溪大坐當軒兮，摧永嘉振錫繞床之我慢。

自牧歌示謙禪人

道人名謙號自牧，牧之以道無不足，當知此道出天然，受用何嘗不純熟？溈山水牯牛，東觸復西觸，如是三十年，年年溪草綠。岸南岸北春風吹，山前山後日遲遲，橫眠倒臥實快活，此意豈許他人知？明朝放出去，依舊牽將歸，索頭拋下背上坐，看取鼻孔遼天時。

送超侍者歸鄉

侍者參得禪，臨機少方便，千人萬人中，是誰看不見？三更月到窻，日午風吹面，滅却少林宗，何妨通一線？早晚即歸來，光陰急

如電。

次韻送照禪人再參仰山虛谷和尚

江西諸老阿漉漉，八十四人數不足，較得些些是仰山，見說年來舌還禿。子今歸去追再參，到門為我伸和南，百衲袈裟剪裁罷，屋頭賸種青松杉。

示東禪道禪人

少室真機日午變，黑月即隱白月現。鎮海明珠總不如，頂上金烏急如箭。道禪得之猶等閑，信手拽脫須彌山。黃河奔騰大華裂，獅子踞地雲濤翻。東禪老人眠三角，識得渠儂誠不錯。壁觀空逾九度春，一花五葉開還落。

送宜首座西川省母

狗子無佛性，有問即便應。一句恰相當，拈却佛祖病。此是禪流頂門眼，照地照天光燦爛。迢迢萬里出南來，不動脚頭俱了辦。洞山得之，列而為五位君臣。臨濟用之，分而為四種料揀。楊岐金剛圈，栗棘蓬白雲。多處添，少處減。及至老東山，咬破鐵餕餡。貼秤麻三斤，賤賣擔板漢。變通逸格，千差萬別。固有多途，妙圓超悟。直下現成，毫髮無間。只將此箇獻尊堂，利益人天有何限。

送嘉藏主歸永嘉

曹溪心印誰傳得，一宿曾聞造其極。扣其所以識其端，三繞禪床振金錫。死生大事沒奈何，開口即喪閑口失。三千威儀八萬行，六十小劫風雨疾。休休休，筭沙入海徒悠悠。歸去松風閣上看江月，休居老人口無舌。

送圓通瑞藏主

五祖和尚云：說禪是惡口，若是真道流，此語宜堅守。祖師不西來，諸佛豈知有？盡力為提持，寧免空兩手？臨機應用時，著著離窠臼。謂是圓通門，何曾立戶牖？謂非圓通門，此語亦不受。生過彌勒前，死落瞿曇後，今日又明朝，明明三八九。

送雲居祐藏主

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雲居。山中安樂公，何人敢輕忽。兩處牢關一擊開，梢空背日遼天鶻。虛空解失笑，萬象爭突兀。石人腰帶寬，露出脊梁骨。豈不見老雪峰，對人落落提綱宗。南山鼾鼻噴毒氣，嚇得韶陽無處避。如今藏在獨龍橋，來者教渠著眼覷。

演福仕座主號行可求偈

可行則行止則止，此是如來中道義。即空即假即三千，我觀初不從緣起。昔日靈山三百會，果亦不修因不昧。未離兜率降王宮，天上人間實為最。舌底青蓮香馥馥，眉上白毫光奪目。妙中之妙玄中玄，愛河慾火同烹煎。白牛露地載不起，拋向雪山香草裏。歸去南天竺國前，眼覷不透耳可傳。不然更聽休居仔細說，截斷聖凡途路轍。

送坡禪人之南山

下坡不走，快便難逢。高提佛祖，開發盲聾。自己神通三昧，頭頭應用無窮。分太華連天之秀，搏扶搖九萬之風。竭苦海奔騰之浪，屏稠林異類之蹤。踏倒跛驢何處去，南山燒炭北山紅。

送湛禪人

湛然常寂，兀爾忘緣。虛空有柄杷，無手能行拳。臨濟正法眼，楊岐金剛圈。瞎驢邊滅却，不直半文錢。蘇州有，常州有，江東西，湖南北。頂後神光萬里，眼前秋水連天。分開五位，突出三玄。有問：如何是佛？雖然不答，也須漱口三年。

送安侍者再參徑山

我心未安，乞師安心。如山之固，似海之深。無一毫而可擬，致萬法以平沈。頂門，上堂。堂顯露，脚跟下密密推尋。盖天盖地，亘古亘今。大丈夫，大丈夫，直是當陽坐斷，休教歷涉程途。仰山手裏藤條，通身是眼；雙徑龍淵一滴，透頂醍醐。既是親承記莂，何妨再捋虎鬚？相逢有問如何也，兩載相從在澹湖。

飯不足歌四首

澹湖山中飯不足，衲子往往如雲奔。鉢盂無口但掛壁，栗棘擲出渾侖吞。萬法紜紜自生滅，誰道飢腸曾百結。跣足肩檐老更癡，爐邊鑄錯從人說。
澹湖山中飯不足，眼盼東西手摩腹，遶屋松聲入座寒，一奩春水當門綠。撈波無魚摝鰕蜆，釣竿不用重添線，見說巖頭打渡時，江邊日日風吹面。
澹湖山中飯不足，早禾晚禾俱不熟。床頭短拂去年樓，壁角一尋霜後竹。家貧著脚自古難，瞻風撥草須加飡。黃梅七百肚正飽，夜半衣盂付盧老。
澹湖山中飯不足，衲子遠來唯一粥。免教坐折舊禪床，勞他侍者將薪續。浙右門庭盡知識，一舸須流消七日。有問休居事若何，道箇渾侖黑如漆。

示小師道綱

我有一句語，不敢望汝會。突出口皮邊，虛空百雜碎。趙州古佛牙齒踈，解道狗子佛性無。東山老漢心膽鹿，釋迦彌勒渠之奴。神機出沒有如此，快若駿馬奔長途。又如千丈崖頭攛下一塊石，驚起草裏戴角之於菟。若不然也，又何必紹玄風於鷲峰孤頂，發智照於旃檀林中，顯自己衣單下之工夫。坐重圍，標赤幟，排偃月，佩靈符。山形主丈，東壁葫蘆，拈來便用，叱咤喑鳴。黃河澄清四大海，白日照耀須彌盧。晏安六國，端坐團蒲。呼童取茗，煲瀑拾枯。踏倒門前古松樹，聽教千載鶴來扶。

送性首座

鍾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僧堂裏坐禪，後園驢喫草。此語誠合頭，且免別尋討。皇皇祖道無復論，世上竊服徒紛紛。趙州八十眼目正，豈意行脚登人門。本空胷中有天地，日用現行根本智。百步曾投輥芥針，纖塵不動遼天鼻。不墮靈樹機，不坐南泉位。不探諸方淺與深，一條主丈隨緣住。海上橫行正此時，高秋獨鶚搏空飛。

送梵藏主之南華禮祖

新州城中賣柴漢，八十一生擔片板。黃梅衣鉢是渠傳，緯地經天有何限。又云：從前不識字，黑底是墨白底紙。三千威儀八萬行，鐵作脊梁金作齒。後學但嘈嘈，有如風過耳。南嶽與青原，所得良有

以。至今曹溪流，竭底無滴水。子今獨往休問人，問人便見波濤起。更言突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何曾有自己。

悟首座扁所居之室曰真照求偈并序

真照現前，幻境俱寂。幻境既寂，真照亦空。真幻既無，佛祖之道可得而近矣。是故妙在體前，寂而常照，不動本際，徧塵勞中。此所以虛巖之新構，南楚之立名，不徒作也。休居叟美其所稱，為說偈云：
太虛空中，具含眾象。性智妙圓，無分別相。觀察十方，如珠在掌。能緣所緣，超越格量。真照無邊，人間天上。

送學侍者歸受業

什麼魔魅教出家，什麼魔魅教學道。男兒出處須自強，慎勿將身入荒草。侍者參得禪，一拳即便了。三千剎海空，百億須彌小。虛空既消殞，萬象無處討。開摩醯頂上之眸，顯自己衣中之寶。寬廓非外兮，靈山密付，觸處光輝。寂寥非內兮，祖父田園，勉力可紹。

送丹侍者省師

行脚一千餘里，何曾賣却布單。留得通身煖氣，歸來重禮師顏。是我好兒打不殺，是他人馬騎即難。梢金雞，拂玉兔，轉地軸，迴天關。直下痛施三頓，方知虎體元斑。

送全侍者省師(四人同行)

四人同一船，兄弟添十字。彼彼不相知，佛祖亦如此。況是三年在澹湖，拈匙放筯渾相似。全機應用時，何曾有宗旨。擘太華謾逞其威，透龍門孰燒其尾。歸去師前試展看，千里百匝難廻避。

送因侍者歸澍

老病既相仍，無心弄筆墨，袖紙立吾前，覓偈贈行色。幸有從前劈箭機，等閑拈出當頭疾。我不如你兮，劒去久矣，刻舟奚為？敢保未徹兮，曳尾靈龜，徒彰影迹。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捉得賊。咄！

題船子和尚圖

萬古清風，一橈活計。水面無魚，釣頭有餌。住則不似，似則不住。點頭三下欠商量，船子踏翻何處去。

贈則明陳居士(扁所居室曰水月道場)

則明居士求真宗，歲月既久忘其功。一塵飛來翳天黑，撥出萬象分西東。有時宴坐水月裏，解使六用塵勞空。治生產業乃餘事，左顧右盼開盲聾。山頭天明玉兔出，海底夜半金烏紅。無孔笛，沒絃琴，調高自有人知音。迦葉聆笋曾起舞，習氣未除繼吾祖。

示觀侍者

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窮盡大千沙界，方明入理深淵。風動塵飛海底，雲開月在中天。離名離相，三要三玄。非言非默，顯實顯權。拈出犀牛扇子，清風頭角完全。何處長江無白浪，誰家竈裏沒青煙。

贈祿首座

金剛圈，栗棘蓬，拈來嚇殺東村翁。四明山中祿首座，見處不與尋常同。依天長劒握在手，忽然倒挂雙眉中。斷肱求法笑二祖，不解善用藏其鋒。

送宜首座之仰山(號自然)

把手上高山，騎牛入鬧市。各自討便宜，初不涉泥水。人天眼目親，佛祖玄關秘。珠穿九曲針，玉解聯環鋸。君看四藤條，機用孰可比。天下大禪佛，點頭還自許。梵僧從何來，露出醜舉止。擎拳復翹足，胳合第一義。兩口無一舌，剛道有宗旨。何由及自然，不奪亦不與。正如韶陽師，行脚到靈樹。一句恰相當，千古播人耳。巋然光明幢，指日看扶竪。

送篤首座回浙

相別，相別，此事如何可說？三千里外逢渠，笑倒山雲海月。佛法不論有無，只貴當頭直截。自然流出萬端，毫髮曾無差別。雪峰九

上洞山，踏著秤槌似鐵。又云：三到投子，未免虛空釘橛。金剛脚下崑崙，烈焰爐中片雪。子今兩到鄱陽，不墮古今途轍。相別，相別，此事如何可說？不如買箇扁舟，送汝先回兩浙。

送營藏主回浙

相別，相別，此事如何不說？相逢只貴知音，直下分明便決。祖師門戶宏開，凡聖同途共轍。靈符肘後高懸，寶劒當頭直截。較之臨濟德山，棒喝輸他饒舌。非干句後聲前，豈在眉毛廝結？一塵不立歸家，便是心空時節。相別，相別，此事如何不說？明朝大罵出門，管取人天歡悅。

贈舟山此堂長老

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拈出箇一着，摵碎破砂盆。青天無雲霹靂吼，大海有底波濤渾。全那吒勇健之力，瀉鶖子辯慧之文。言如春溫，機如電奔。休居拾得口喫飯，不解細嚼渾侖吞。半夜捉得賊，早起牢關門。說與山前王大伯，聽教含笑入深村。

示教禪人

參禪學道教即會，古佛傳來此三昧。拈花豈不是求人，面壁九年終有待。我聞子往南山回，南山白額誠俊哉。磨牙嚙嚙戴兩角，四面颯颯腥風來。虛空落地日月黑，鐵壁銀山何偪[仁-二+仄]。忽然一踏天宇寬，玲瓏八面胡為難。

示李居士并序

庭佐居士在家學般若菩薩也，與長江湛長老訪予鄱陽永福，求法語為進修之逕。然佛祖之道，非假外求，在塵勞中貴要猛利，把得定，作得主，至千難殊對，萬境交侵，能以空理洞照，則妙淨圓明之性，於一切處自然廓徹融通，威德自在矣。復說偈曰：
塵勞之中，遍是空性。一念不生，本來清淨。無法可求，無心可證。語默起居，中虛外順。透脫死生，調伏邪正。是故龐公，超凡入聖。我知庭佐，根性猛利。在火宅中，不沽名譽。豈不婚男，亦行嫁女。世緒萬端，身心廓爾。觀法性空，悟根本智。昔日維摩，非一非二。南閻浮提，西瞿耶尼。祖師心印，如鐵牛機。垂範後

世，惟證乃知。作無所作，為無所為。脫窠裂臼，只有須臾。斯言或忘，紳亦可書。

示與禪人

不慕諸聖，不重己靈。萬機俱罷盡，方顯本來人。巍巍堂堂頂後相，磊磊落落天麒麟。雞不啗無功之食，左眼八兩。鷂不打籬邊之兔，右眼半斤。摘楊花，摘楊花，三千里外休輕舉，有願從來不撒沙。

示小師永元維那

言發非聲，梵音清雅無人聽。色前不物，五濁界中虛出沒。拈出袖裏金槌，擊碎是非窠窟。興化打克賓山鬼，捉住天麒麟。罰錢趁出院，釋尊不坐空王殿。也不打，也不罰，辛苦年深須著襪。一言道出未生前，萬里清風起天末。千峰到嶽兮勢不重迴，百步穿楊兮箭不虛發。笑倒當來佛下生，正是和盲勃窣瞎。咄！

悼嶽林栴堂和尚并序

嶽林栴堂和尚訃至，臨終遺偈有云：八十三年什麼巴鼻，栢樹成佛，虛空落地。火葬牙齒數殊，不壞舍利瑩然。因說偈以悼云：虛空落地日已久，柏樹子超彌勒前。長汀水邊崖石上，大火聚綻黃金蓮。平生不露風骨句，敲磕齒牙無覓處。忽然迸出設利羅，八斛四斗何其多。

送溈山材藏主歸四明

大藏與小藏，總向者裏出，和底盡掀翻，直往問彌勒。來不涉程途，去亦沒蹤跡，一句定綱宗，超過百千億。溈山水牯牛，打殺狗不喫。

禪人攜澤山和尚閑人歌求和

閑也好，忙也好，看來總不干懷抱。閑去還同水上波，忙時屢獲衣中寶。未全頭角謾隨流，纔入荒田誰揀草。是非二字起無根，善惡一言都識了。閑也好，忙也好，閑人說與忙人道。奔奔逐逐早回頭，看盡五湖山海島。鼻孔從來向下垂，摸不著時休別討。

贈興藏主

興也三年在吾側，日用現行渠自得。酧僧問字不尋常，電卷星馳惟一點。曉來瞬目江之東，夏雲舒卷多奇峰。庭前栢樹子成佛，撲碎虛空高突兀。

送禪人之南華禮祖

祖師靈跡徧人間，何獨南華與嶽山。草裏撥來金襴爛，石中敲出玉珊珊。山形杖瘦龍生角，竇八衫穿虎有斑。他日歸來倚庭樹，笑看千嶂起波瀾。

送禪人之永嘉禮師塔

赤手擒來鈍鐵鍬，豈知脚下有波濤，擬尋靈骨埋頭入，已是全身被火燒。臥聽松風吹屋角，坐看江月轉山腰，盤山會裏翻筋斗，千古輸他普化高。

次虎丘東州和尚韻贈陳居士建接待

五鄉橋北水雲家，凡聖憧憧似稻麻，平等既炊無米飯，慇懃須點驗人茶。宗師指示宜經始，長者圓成在咄嗟，彈指便登香積界，大施甘雨沃焦芽。

寄斷江西堂

何時獨上千峰閣，幾日重游十里湖。南宕近來知識好，西丘終見話行無。乾坤老我三間屋，明舊踈他半幅書。昨夜北風連地起，一堆黃葉擁寒爐。

題一色軒

萬里晴空浸玉壺，不知何處是平蕪。飛來白鳥明邊沒，望去青天盡處無。眼底乾坤如許大，人間今古未分初。迢迢生佛已前事，一曲漁歌落澱湖。

悼東州和尚二首

癸丑三月十九日，雲巖全示法王身。面前指出菩提路，頂上飛來熱鐵輪。自對波旬雙足露，不消迦葉兩眉顰。翻然又欲昇忉利，去作摩耶說法人。
雲巖活葬大火聚，靠倒勝熱婆羅門，話到法身無住處，方知萬象獨稱尊。戲波老蚌千年孕，出窟於菟七世孫，撩撥春風更何物，糝花枯木鐵崑崙。

送禪人之徑山

蘇州有與常州有，更有凌霄在上頭，嚙鏃一機猶是鈍，為人三頓亦輕酬。青天黯黯開圖畫，洞水滔滔瀉逆流，總是眼前成現底，拈來塞斷幾咽喉。

送禪人游江西禮祖

祖師靈跡在江西，誰道江東道不齊？盡力吸乾嫌口窄，潑天漲去放頭低。山高豈礙鸞鳳集？林密唯便鳥雀棲。漿水草鞋錢納了，却來相聚喫莖蘆。

楊提舉見訪

聽法何年別鷲山，又乘悲願到人間。却將整頓頹綱手，對我提持向上關。喜有大年家世在，合追龐老古風還。自緣知識門庭少，相見何辭指一彈。

送禪人歸永嘉省親

堂上雙親盡白頭，逝波拍拍向東流。潮生野渡思黃檗，蒲長春風想睦州。此日劬勞終可報，多坐心地更須修。永嘉未唱還鄉曲，曾向曹溪一宿留。

送實禪人之徑山

真實工夫做得成，三千里外古風清，本無堦級何曾落，縱有機鋒不用呈。馬祖寄來圓相密，欽師點出意非輕，不知被惑如何也，莫是重敲火裏氷。

送逢維那之東林

三千里外忽相逢，拈起當年栗棘蓬。少亦不添多不減，南山燒炭北山紅。鄱江載月千尋浪，廬阜看雲五老峰。見說遠公曾結社，一池香散白蓮風。

送道侍者再參徑山

湖外霜寒雨乍收，與誰同買浙江舟。萬般總有衣單下，一物全無主丈頭。百丈耳聾因挂拂，鹽官扇破却需牛。二途不涉曾知否，千古龍淵水倒流。

寄商隱西堂

先師口吃不解語，意氣孰謂吞諸方。虛空落地自成佛，柏樹子燒還有香。

高麗送藏經至

玉殿珠樓盡豁開，高麗王子送經來。最初一句無人會，何事相傳遍九垓。

懷諸路化主

化洽毗耶事若何，好將得失付維摩。無心施也無心受，千古風流不可磨。
黃梅石老眉間劒，竇八衫穿肘後符，我亦為人無一法，壁間挂箇醋葫蘆。
煲砂合供如來飯，香積誰云在上方？拈却毗耶佛祖病，一塵一剎是津梁。
化緣纔了合歸休，路滑何須到石頭。世上罕逢穿耳客，對人難舉過牕牛。

觀僧坐化

旋拾枯柴聚作堆，坐看紅焰四邊來，果然瞎一城人眼，收取莖茅石上栽。

承天虎巖和尚臥疾

病無起處身還愈，藥有靈時忌自忘。何日獨携三萬眾，散花來繞阿師床。

擬汾陽十偈并序

予寓鳳山客檻，重閱汾陽和尚偈語，有辨邪正，至讚師機，前後十首，皆各立標目。觀其措意，實宗師方便誘掖，糅雜三玄，參綴五位，能使學者剪除菭翳，洞徹本源，超越格量，無間然也。嗟乎！運固季矣，人根益微，非惟不能覈其旨歸，使其深信從上佛祖垂慈弘濟，有大利益者鮮矣。因不顧荒陋，妄擬前脩，亦述十偈，仍總頌一首，以遺二三子，庶有所勉焉。

辨邪正

提唱宗師切要知，好分邪正驗來機。頂門眼在眉毛上，看到眉毛早已遲。

恐瞞頇

石中一片玉玲瓏，剖出方知匠者功。不觸當機須道著，教君休昧主人翁。

巧辯不真

舌底波濤滾萬千，須知不在口皮邊，剎竿倒却明真諦，方信西來別有傳。

得用全

凡聖賢愚一道分，德山臨濟下兒孫。絲來線去全生殺，滴滴醍醐透頂門。

擬將來

兩手持來一物無，棺材頭上挂葫蘆。定知不是神仙術，肘後徒誇奪命符。

辨作家

物物頭頭顯正宗，目前端可驗來風。不妨伸出那吒手，同上須彌撲帝鍾。

識機鋒

電光石火不容伊，覿面須明向上機，透匣七星光燦爛，得來那許甑人知。

句內明真

才涉言詮早已差，更從言外覓還乖。眼親手辨分緇素，日用何嘗不偶諧。

顯宗用

挂拂遭呵示的傳，眼睛纔動墮深淵，不惟吐舌驚黃檗，出窟金毛鼻孔穿。

贊師機

發揮祖道稱全提，功大難將造化齊。腦後一錐猶閃電，七金山外日輪低。

總頌

十偈深明佛祖機，一輪紅日耀昏衢，汾陽昔日開天路，浮佛今朝舉要樞。濕性不移元是水，情塵纔鎖竟亡珠，拋綸擲釣緣何事？要覓雙雙樹上魚。

悼承天庸叟和尚

世尊涅槃無法說，老子坐脫留伽陀。髑髏打破不打破，奈此虛空落地何。
無明業識成灰燼，定慧圓明百草頭，無量劫來明此義，未應今日是熏修。
雙峨峰頭日杲杲，涅槃城外空勞勞。活埋未免沾泥水，不若山翁火葬高。

重寫伽陀話死生，一甌春茗對爐烹。看渠來日元無伴，此去依然獨自行。

送小師元浩參方

侍吾左右聽吾言，一句何曾到汝邊？老大不辭心力倦，嚇兒偏要奮空拳。

辭天平檀越

來結高平石上緣，嘉聲何獨遠公傳。他年有會重相見，脩竹蒼松在目前。

覺鐵觜與趙州和尚同祖堂

先師有語也不錯，口硬如鐵瞞清涼。灰寒火冷數百載，尊像忽聞安息香。

禮翠峰明覺顯禪師遺像

地闊天高仰祖風，水光山色石屏峰。不辭二十年辛苦，扶得韶陽已墜宗。
路轉峰回橘滿林，碧天明月下波心。定乾坤句知多少，作境商量古到今。
堂前說法井不湧，嶺上白雲相對閑，樹影霞光提祖令，舌端無處着波瀾。
樹號應真無兩耳，當年聽法亦神通。着他合出雲門調，脫華鳴枝浩浩風。

寄密菴大師遺像與天平斷江和尚

一句投機廓頂門，當陽提起破砂盆，七穿八穴重拈掇，千古從教累子孫。

寄鳳山別流和尚

鳳山今年無顆粒，解使一眾毛孔香。癡兒認作上方飯，兀兀坐守長連床。

贈達心陳星學

達心須達自家心，造化窮通古到今。昨夜南辰移向北，曉來紅日又西沈。

白雲松下

借得雲邊屋半間，老來容我看青山。因嫌積翠談禪病，又把柴門緊着關。

悼崇福良巖和尚(辭世頌云：萬象森羅，聽吾說頌，寂滅無聲，大眾珍重。)

萬象森羅聽說頌，字字句句皆朝宗。阿師無口又無舌，六十九年生死中。
撒開兩手言珍重，超出三途示死生。不是從前腕頭力，如何日午打三更。
臨行無語手揶揄，唵字中藏殺活機。海底金烏夜來出，照天照地幾人知。
入滅無聲強主張，虛空無口自傳揚。試看嶽頂雲收夜，落月依然照屋梁。
空花無蒂樹無根，三世如來總滅門。六十九年如幻住，百千三昧與誰論。
強將生滅示無常，火後莖茅幾許長？再轉法輪今已矣，散花無復到禪床。
幻住老人口無舌，今日即死明日活。二邊不立中道空，三界上下佛與法。
來時無我去無人，一曲還鄉調自新。風度漁歌來嶽頂，月移松影到湖津。
幻住不死我不哭，日面月面常現前，露地白牛能活脫，載行無復痛加鞭。
了知萬法皆如幻，去住自生煩惱因。垢衣不脫便辭眾，大火聚中金色身。

析仰山晦機和尚送僧歸永福偈四首

夢中截斷天機錦，醒後來看壁上梭。吞却乾坤化龍去，眼中留得舊山河。

句外掀翻人語春，頂門一着驗如神。此時直下分緇素，八十翁翁解笑人。
自與澹湖兩平展，終有一機藏手面。無牙老虎合隄防，藤條倒握看方便。
不知誰是不平人，到底還他大仰親。兩口果然無一舌，驗人端的眼中筋。

示禪人

山前虎趁大虫走，門外雨滴芭蕉聲。眾生顛倒不解聽，巖畔老龍長自鳴。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五(終)

No. 1412-B

佛性和尚於大元泰定丙寅間住保寧府，仲謀猷公首座以師提唱，四方學者爭相謄寫，烏焉迭謬為病。諸耆德檀越共相勠力，姑取吳之天平、前後開元，并饒之永福，凡四會錄，以先繡梓，便其觀覽。然保寧之語益富，特未遑編次也。茲本既已流通，往往南詢衲子携來不一，海內勝流咸羨慕之，而卒不能獲為恨。辛巳夏，森禪人必欲幹募刊版，以結眾緣。等持古先元禪師聞而慨然喜曰：昔嘗居其座下，諸彥欲倩為書，時迫東歸不果。今當以森公之志以補所欠。由是為之勸緣，與森共成其事。明年秋，事未畢，森復南詢堂中第二座。葩公先既一力施版，至是復幹募以畢其事焉。
　康永改元歲在壬午南禪嗣法比丘　梵僊誌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